

[Wu jing si shu] [77 juan]

Bd.: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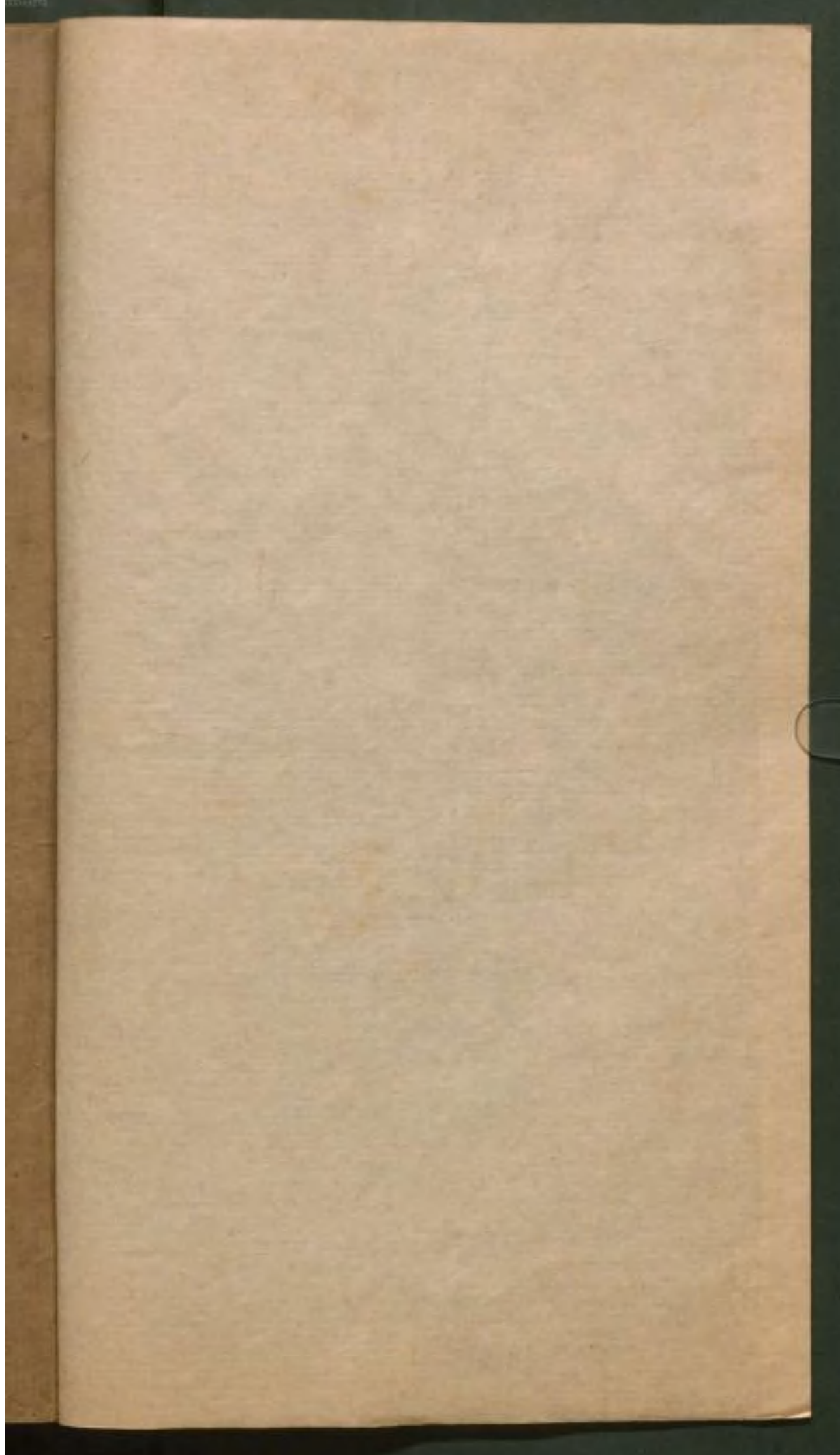
[Beijing] [Yongzheng 1723-1735]?

4 L sin. C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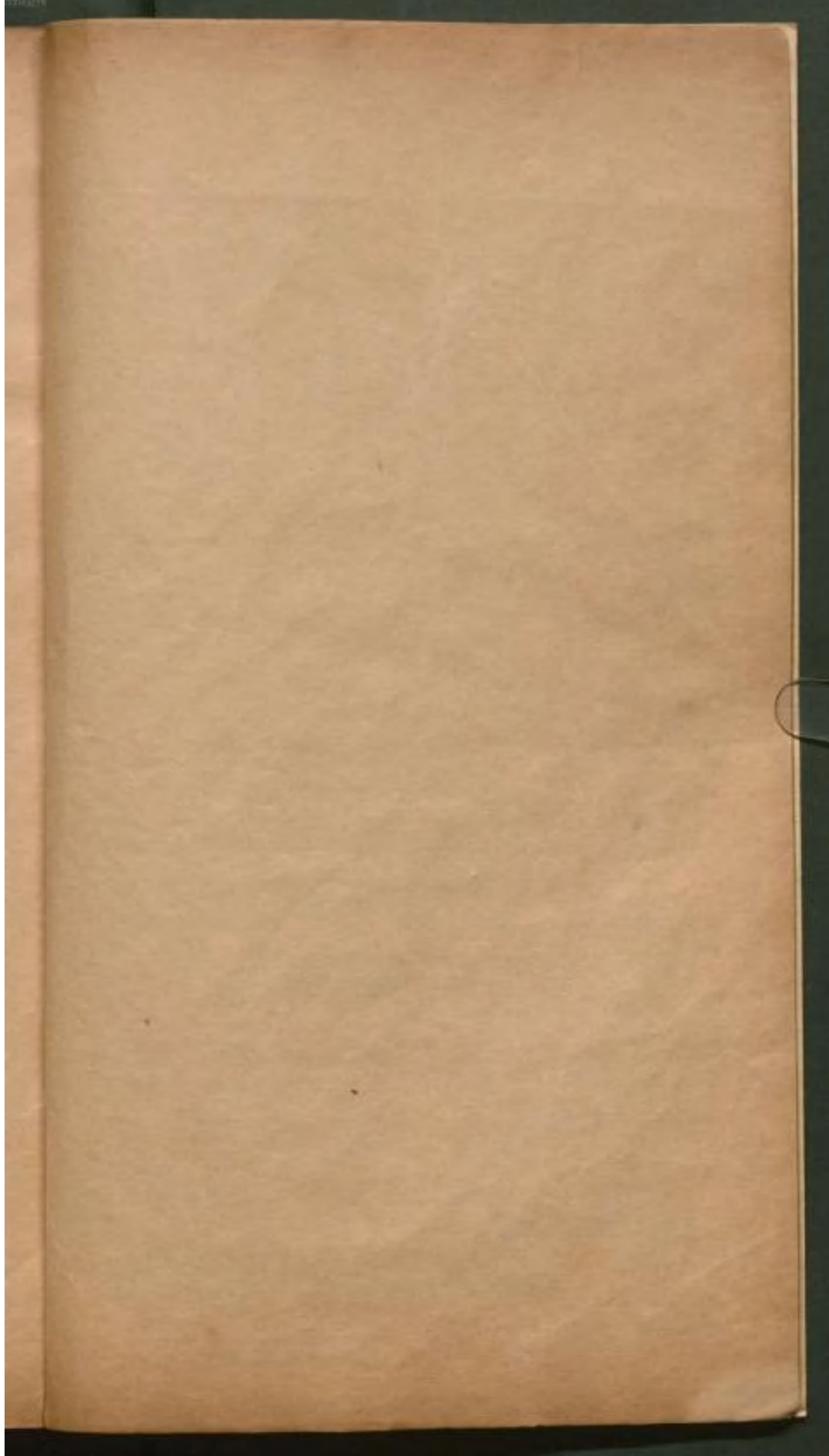
urn:nbn:de:bvb:12-bsb000632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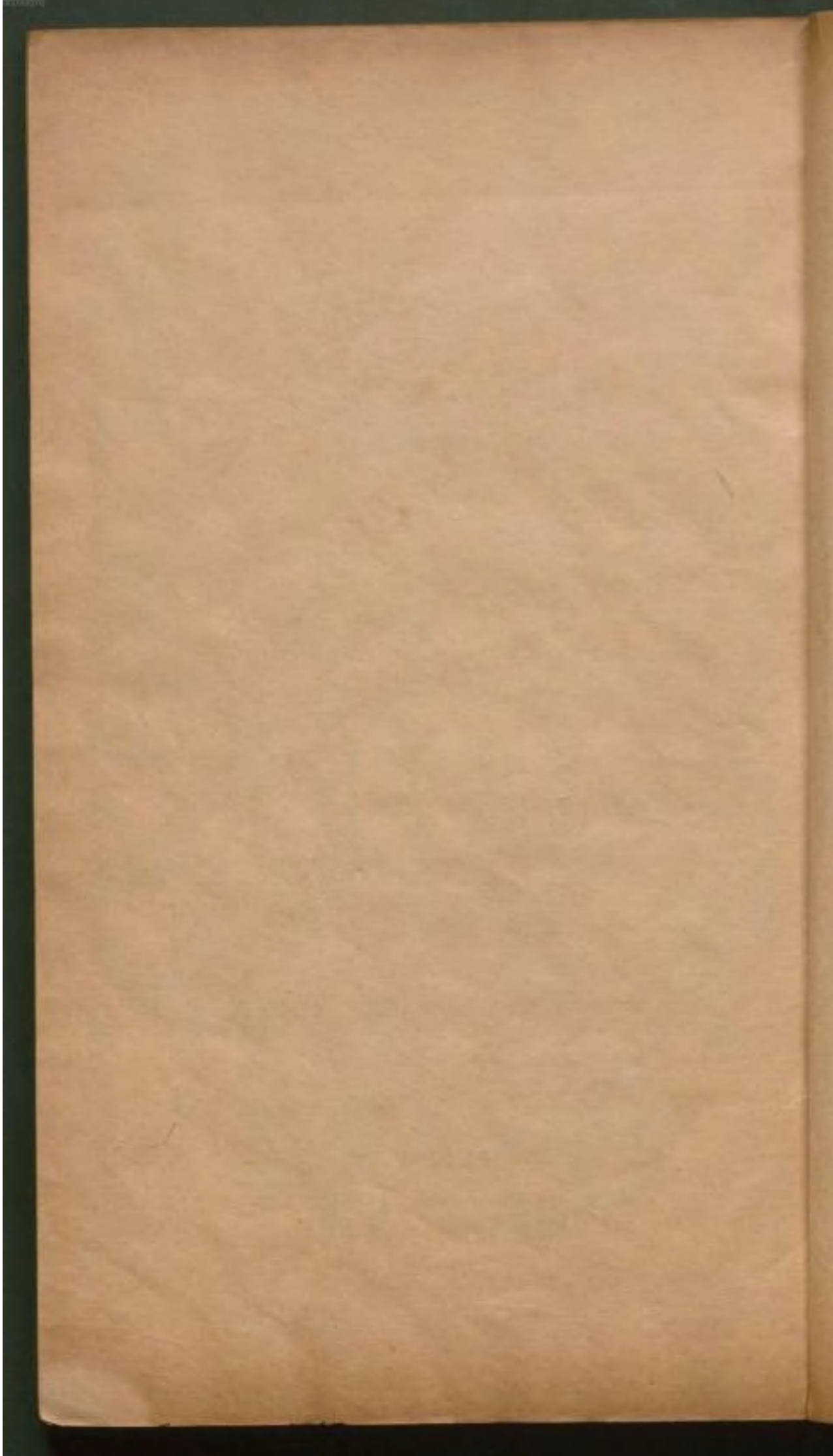
62/10/17: mss.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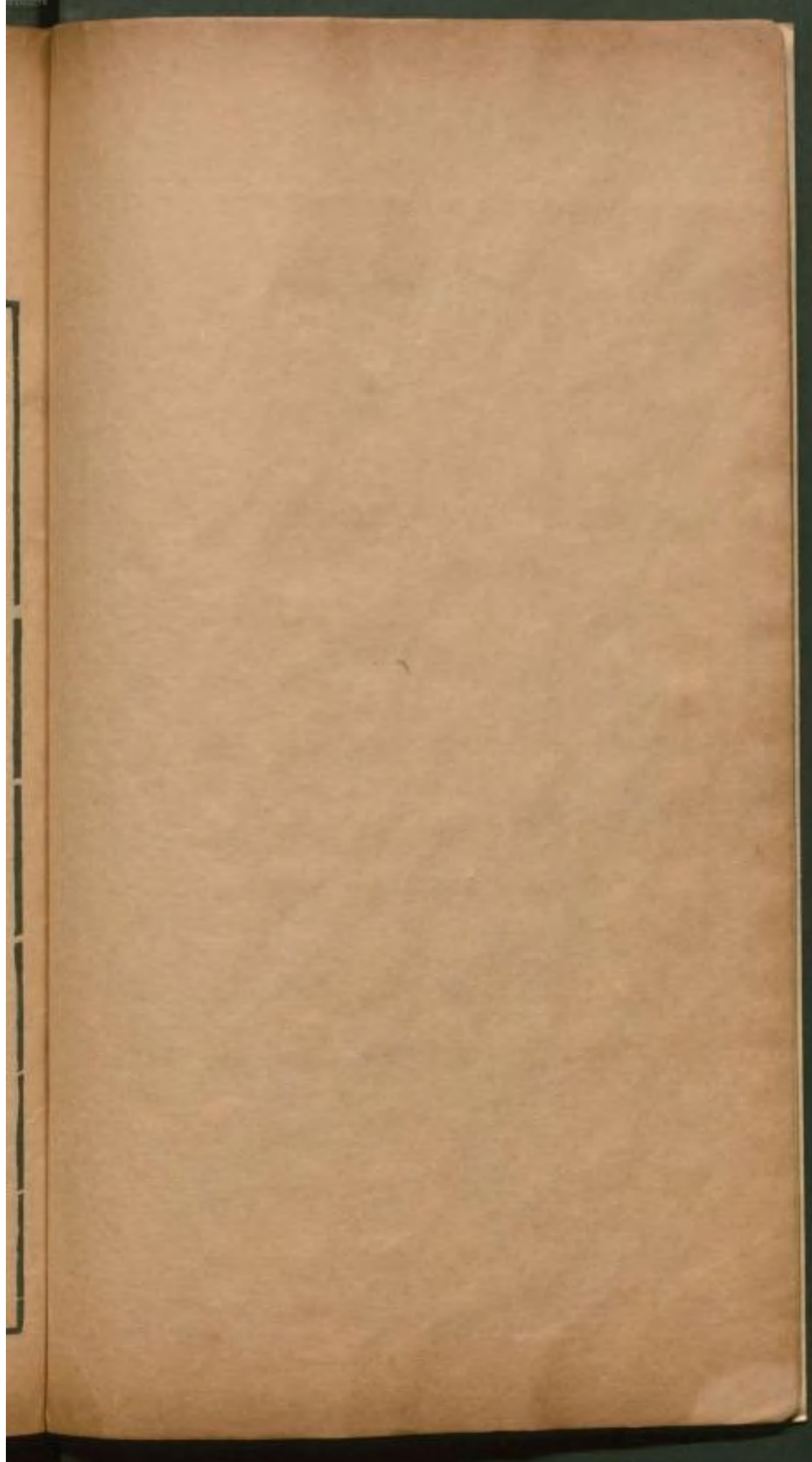
Wb/157/17



學
庸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
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
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
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
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
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日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異端之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
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
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
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
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
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
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
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蔡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

曰親當作新。○大學者。人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大學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
地而不遷。蓋必具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能靜靜而后能安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
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
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
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以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此入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

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大學

二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正心以上皆

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

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

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

明命。即天之所與我。而我之所以帝典曰。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皆白明也。結所

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本誤在沒世
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

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

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

不可略有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

開斷也。

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人雅文王之

也。

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

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緝

作緝。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

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

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

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

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

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大學

四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詩云瞻彼淇澳。蔡竹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於澳

六反。蔡詩作綠。猗叶韻音阿。欄下版反。喧詩作喧。誼詩作謏。並見。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錯。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側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也。詩云於戲前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

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

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

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

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
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
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
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

聲謙讀爲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
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
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小人閒居爲
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爲
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作鑿一閒居獨處也厭然
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閒居爲不善而陽欲
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
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
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
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
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惡之不可拚如此。可畏之甚也。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忿懣。粉反。懣。救。仇。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

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放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碩

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

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

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

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驗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詩云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太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

天大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也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

詩小雅蓁蓁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

父子兄弟是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鵲鳩篇武營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

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

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知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一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

平矣。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

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

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

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

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

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

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

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

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

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

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

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

下僂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數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

尹周大師尹氏也其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

於一已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

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峻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

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
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
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
可不講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
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
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
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通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

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

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舅犯曰亡人無以

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

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上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爲屏。古字通。用。○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如此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

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

臺節南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秦以失之已治人之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

無違謂信驕者矜高秦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蓋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

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

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

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

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

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許
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
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
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
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
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
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
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
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

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白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
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
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
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
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
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
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
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
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
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
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
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以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所以爲之。固有所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出於天。亦此意也。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

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

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

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

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

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

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

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

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

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

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

之中發皆中節。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

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

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

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

之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

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

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

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

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

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

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

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效亦在其

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

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言之。
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
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
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
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
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中庸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

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君子

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

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

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

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

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

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

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義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

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

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中庸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可以離人自不察是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就其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

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

中庸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无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得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閒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

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山子曰南方之強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

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與平聲○抑也

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

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

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

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

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
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
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
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
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以不能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
聖者能之不能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仁之至不
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
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

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未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

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

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所

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

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

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

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

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

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詩云鳶飛戾天

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為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為鵠

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

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

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

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

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中庸

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

道。

道者。率性而已。因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

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

柄則法也。眼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有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忠恕違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已之心爲忠

推已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

九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

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勗，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且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有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

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

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中庸

傲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侯命不願乎外也。傲求也。幸謂所不當

得而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得者

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

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

辟譬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

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

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安於兄弟。如此。則父母

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

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

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

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

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

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

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

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敦。詩大雅抑之

也。思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

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

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

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也。小

大而
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

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

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

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

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其言言王季其勤王家。其言其

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

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

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

前朝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豈成衣？武王末受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斯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

士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紉以士至后稷也。上

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

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中庸
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
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

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

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

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

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

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

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

也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

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

卿大夫也事宗視有司之職事也旅衆衆也酬

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

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

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

數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

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

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

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故爲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

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

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在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

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

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

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

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

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

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問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仁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是者。自是而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

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

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

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

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夫
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
猶吾子。此視臣
視民之別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
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
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此言九經之敘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
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
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
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
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
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而天下畏之。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

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豪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有不誠。

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指路其劫反行去聲。凡事

素定也。路。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在下

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
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
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
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
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不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
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
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
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
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
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有弗學。學
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爲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

百倍其功此困而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

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

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明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

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一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盡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重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中庸

中庸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

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

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亦無不行矣
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

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

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爲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

無爲而成以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

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
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
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詩云維天之命於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

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

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待其人而後行。兩節。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

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

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

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

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

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

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

乎其所以已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

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

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

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
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
之方。莫詳於此。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
學者宜盡心焉。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炎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

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

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

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微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

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中庸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上聲○呂氏曰三重謂

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

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質諸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之言者也。

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

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

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

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未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

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戮。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中庸

而
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

之理

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

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音憊。

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

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有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

時出之

溥博周備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

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

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

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

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節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

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

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

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

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

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

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

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

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

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

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

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

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

中庸

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

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通又惡止聲闇於

威風。○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頌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褰衣。褰。綱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綱故開然衣錦故有目章之實。淡簡溫綱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爲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詩云潛雖伏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中庸

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

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

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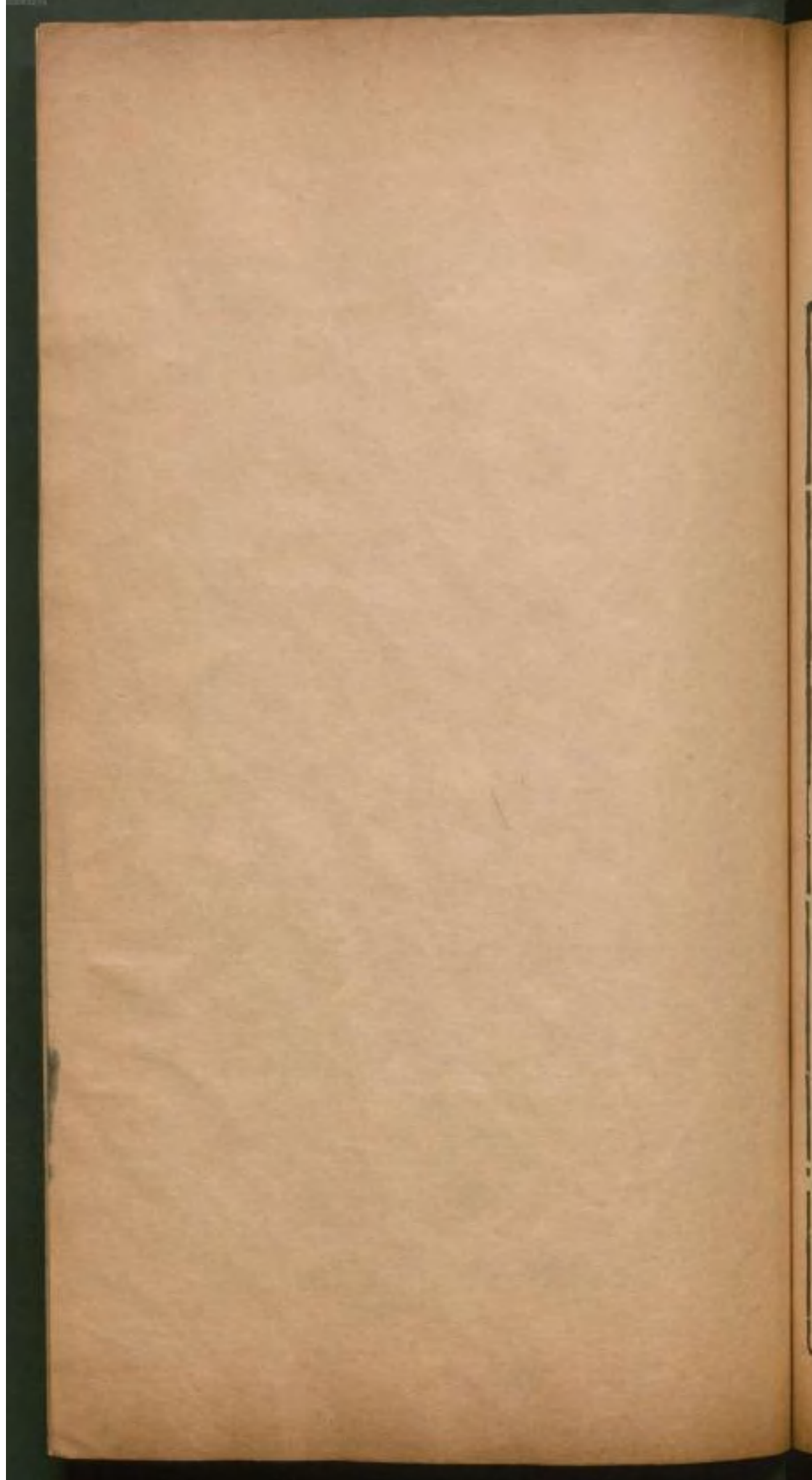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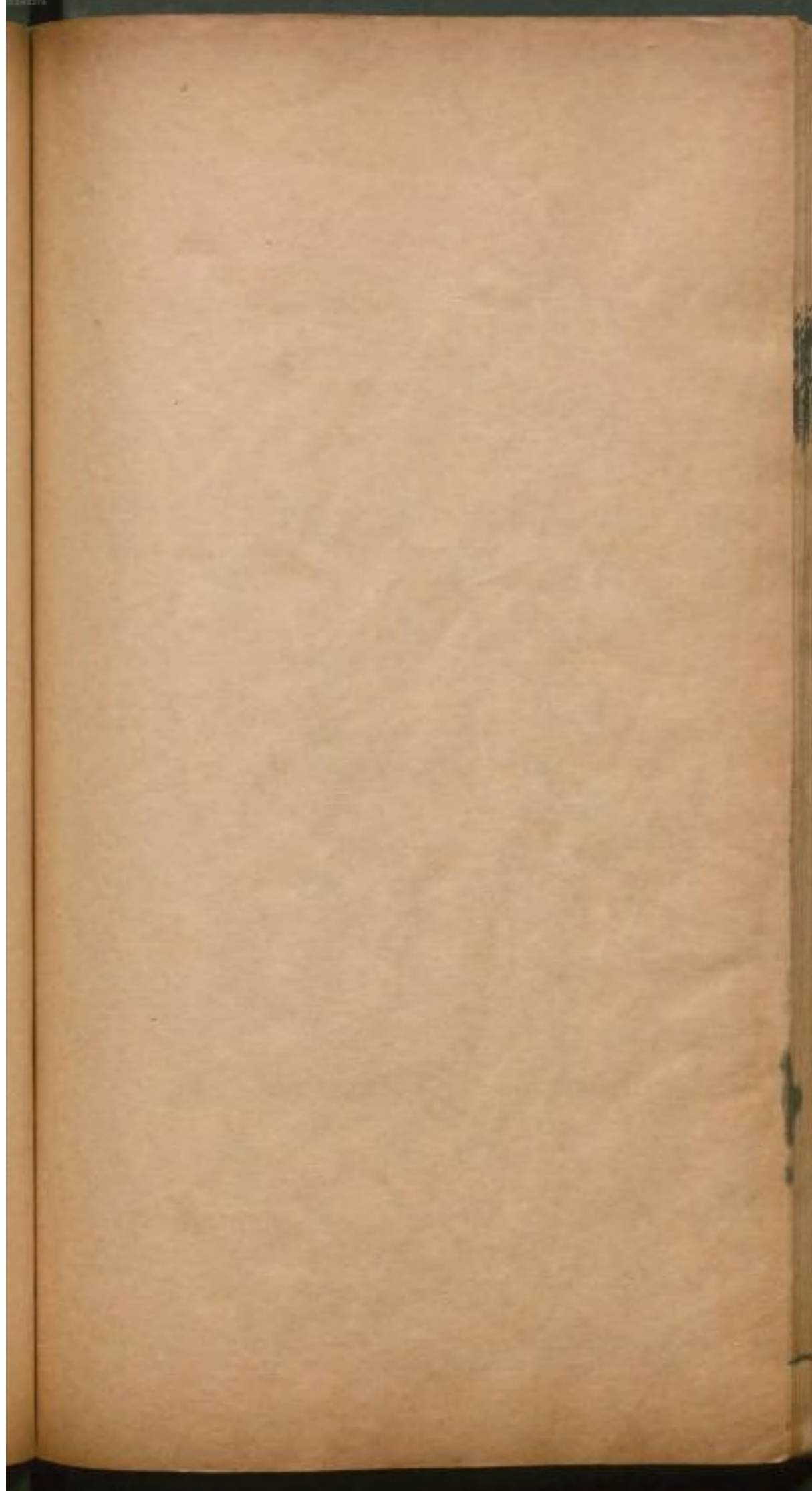
聖人之德而諸侯效法之則其德愈深而諸侯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平德淵微自詩云予懷明德不大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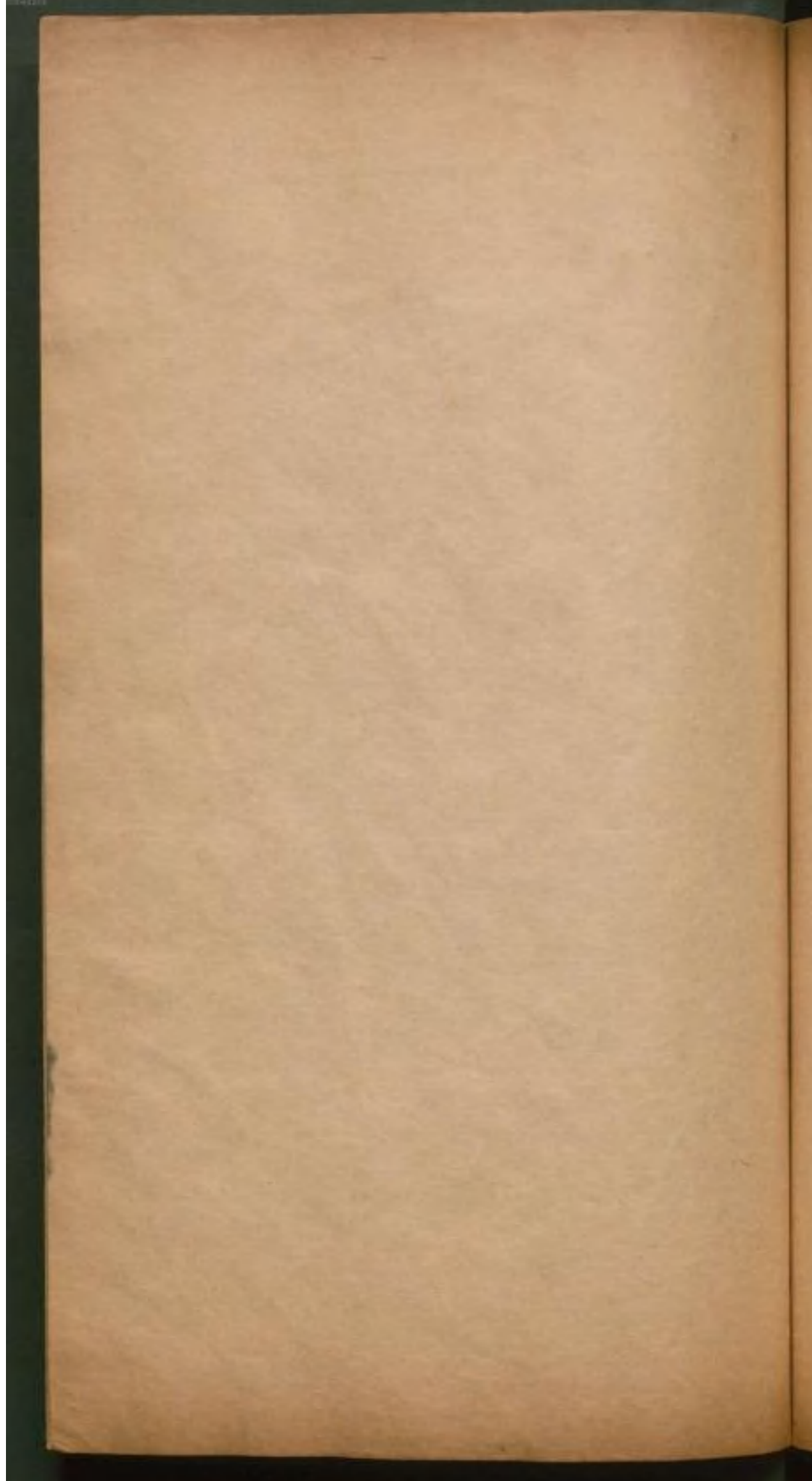
輶由西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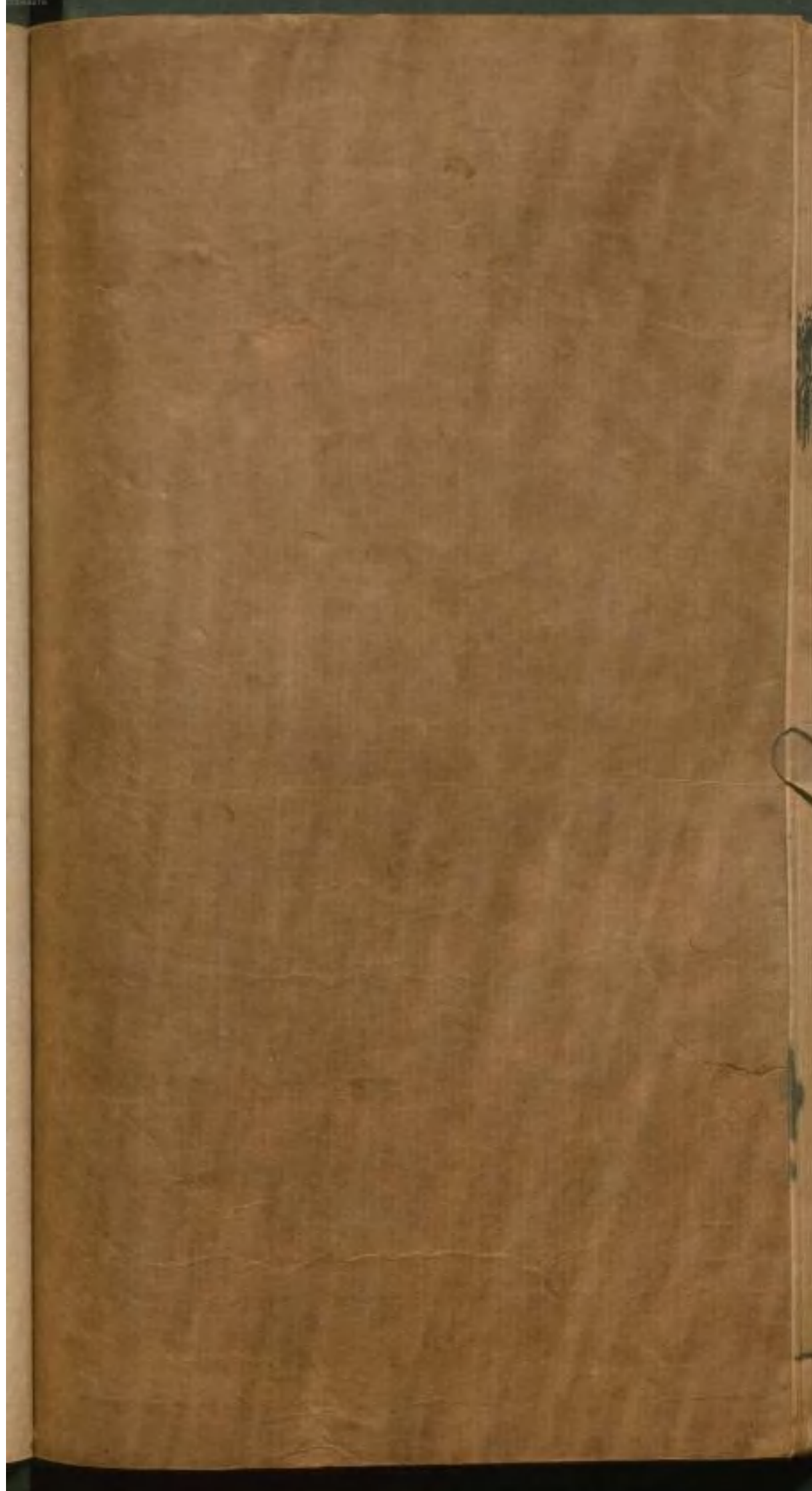
中庸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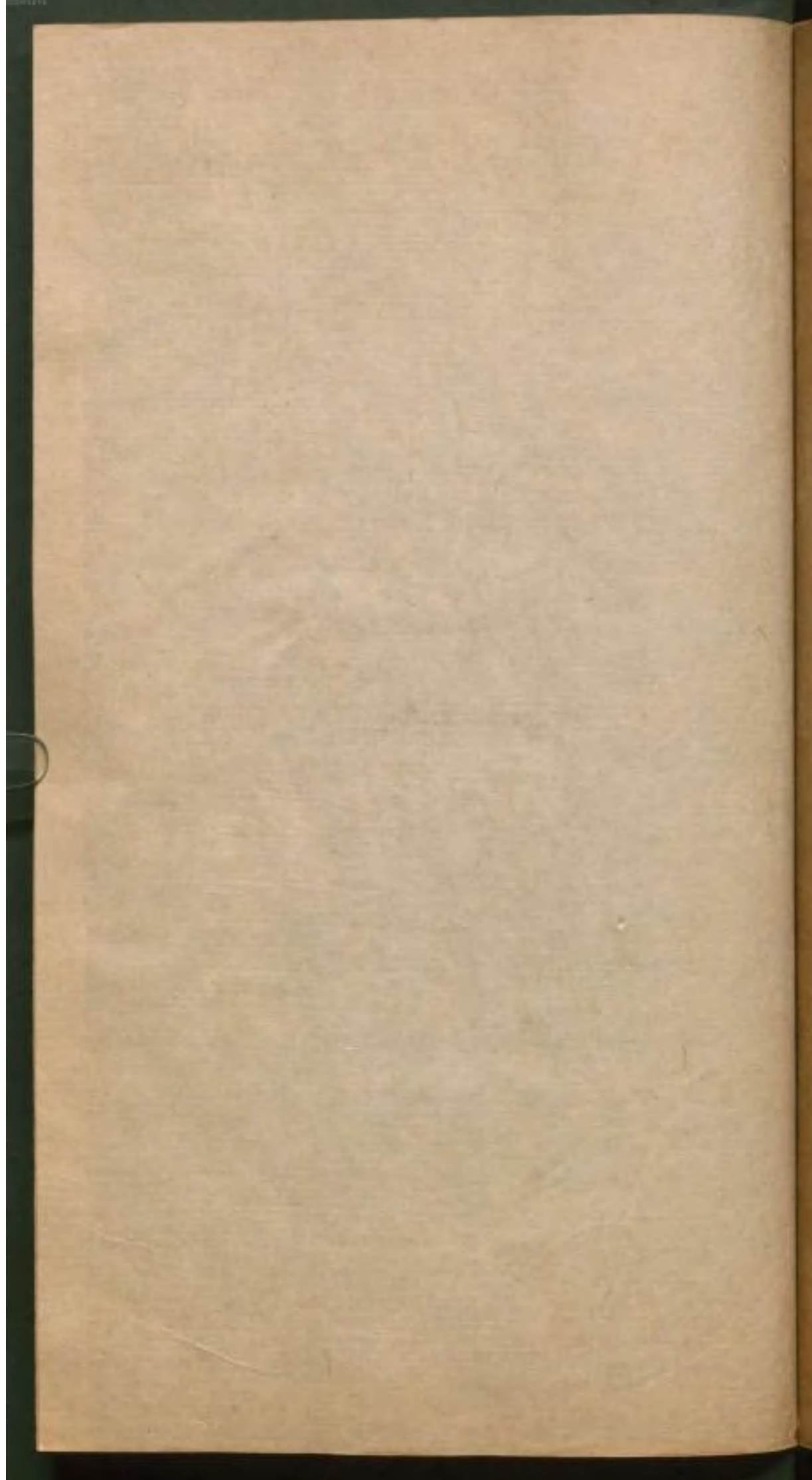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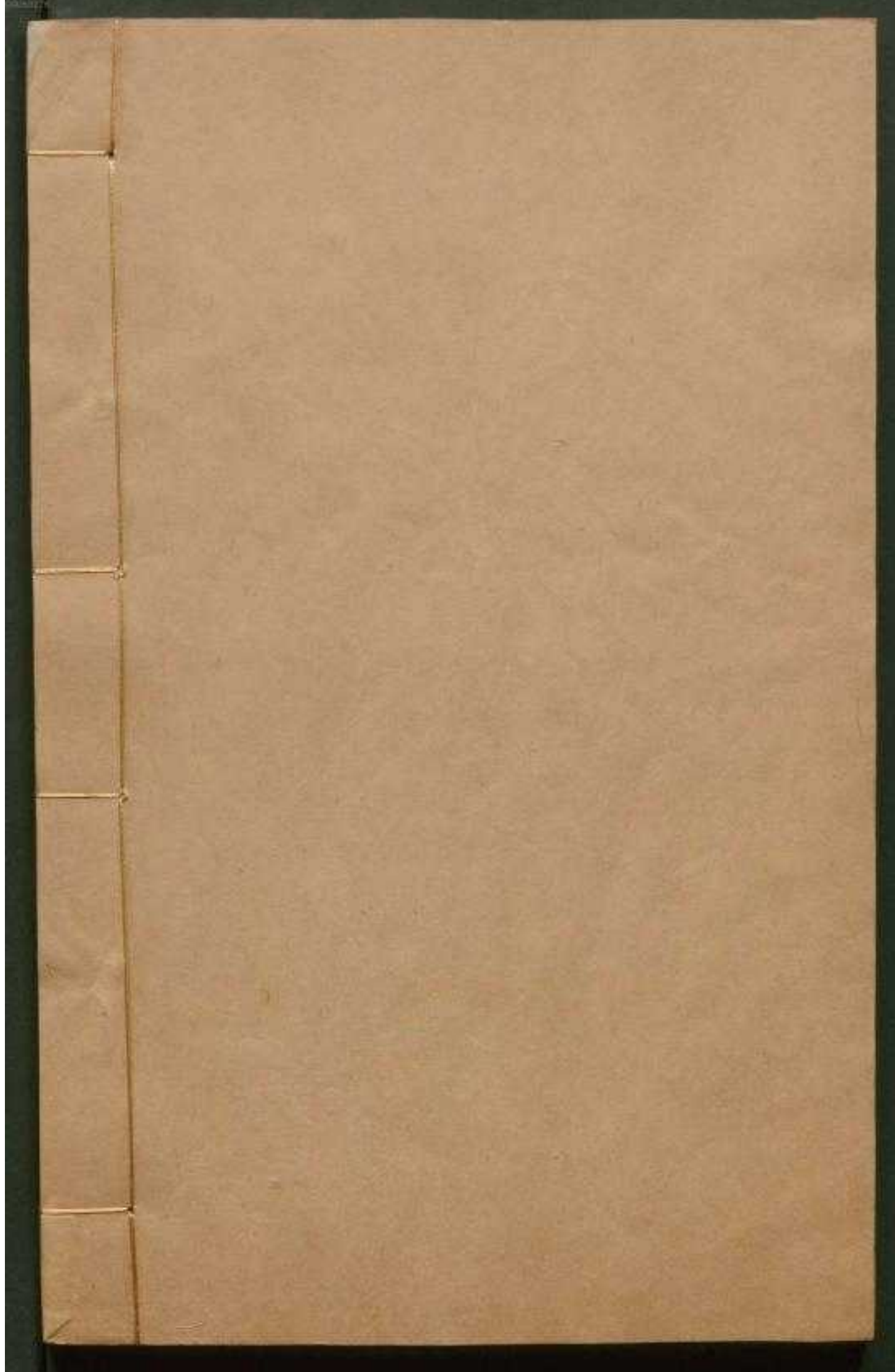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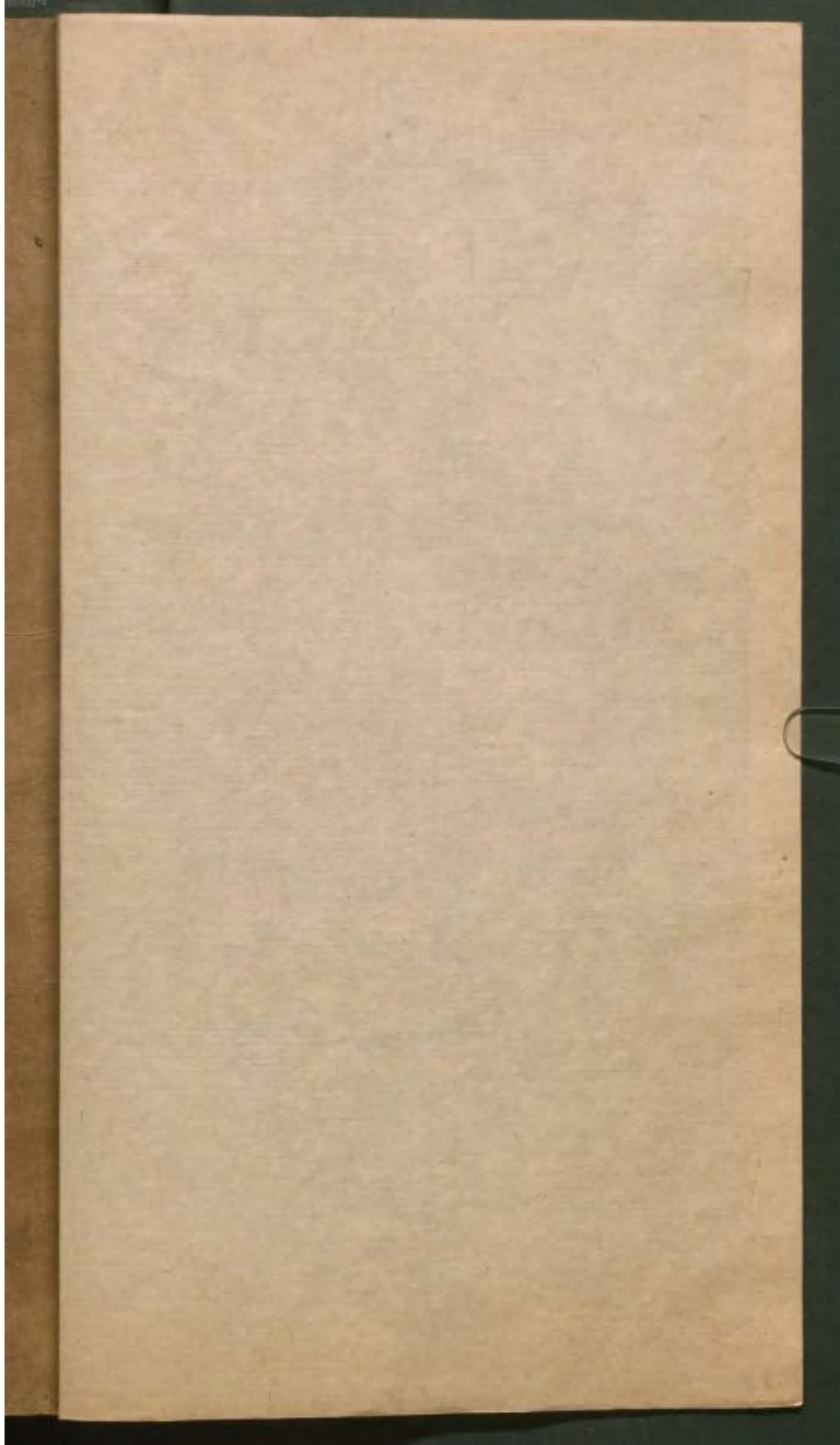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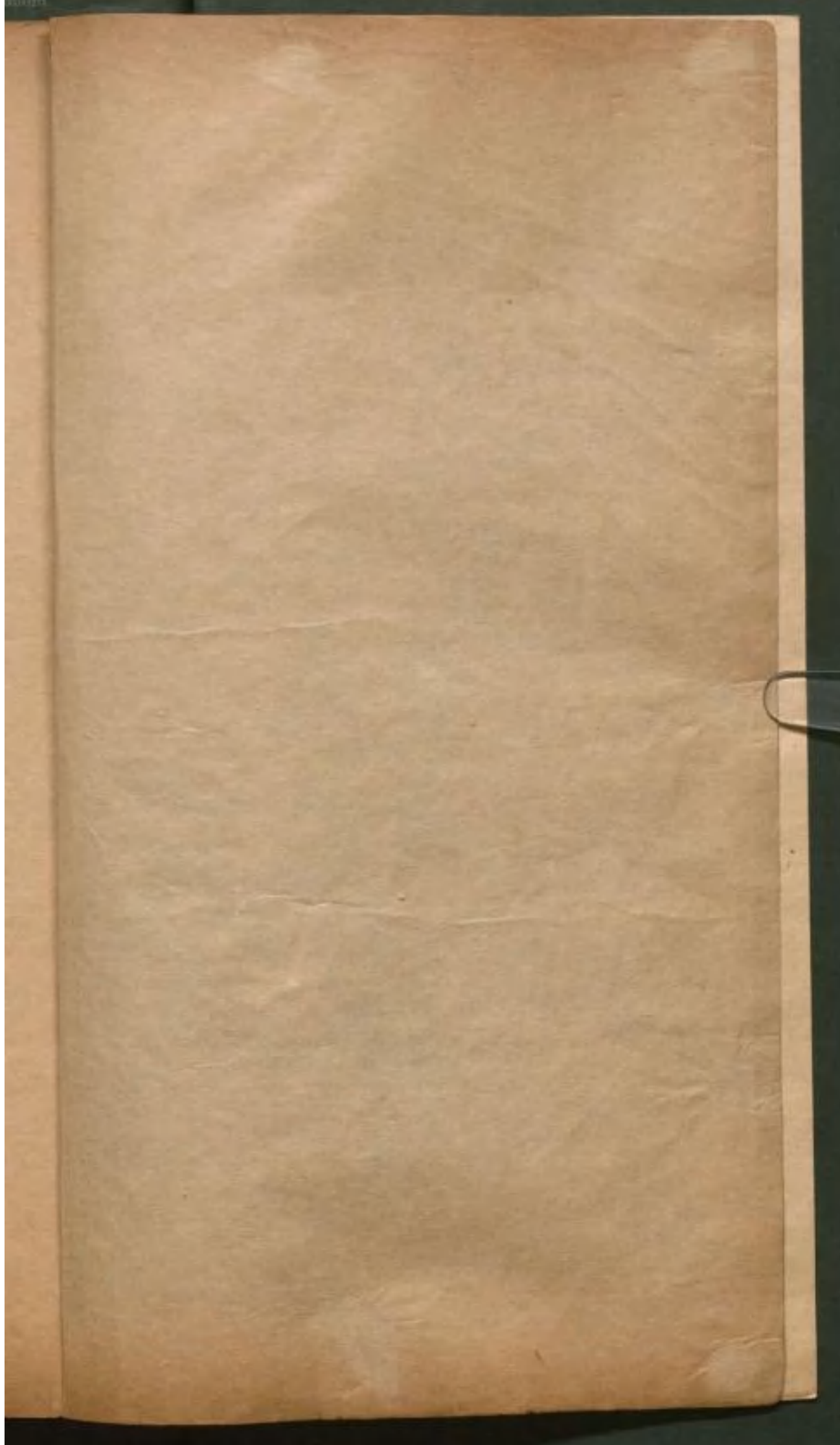
4^o L. p. 114. C 1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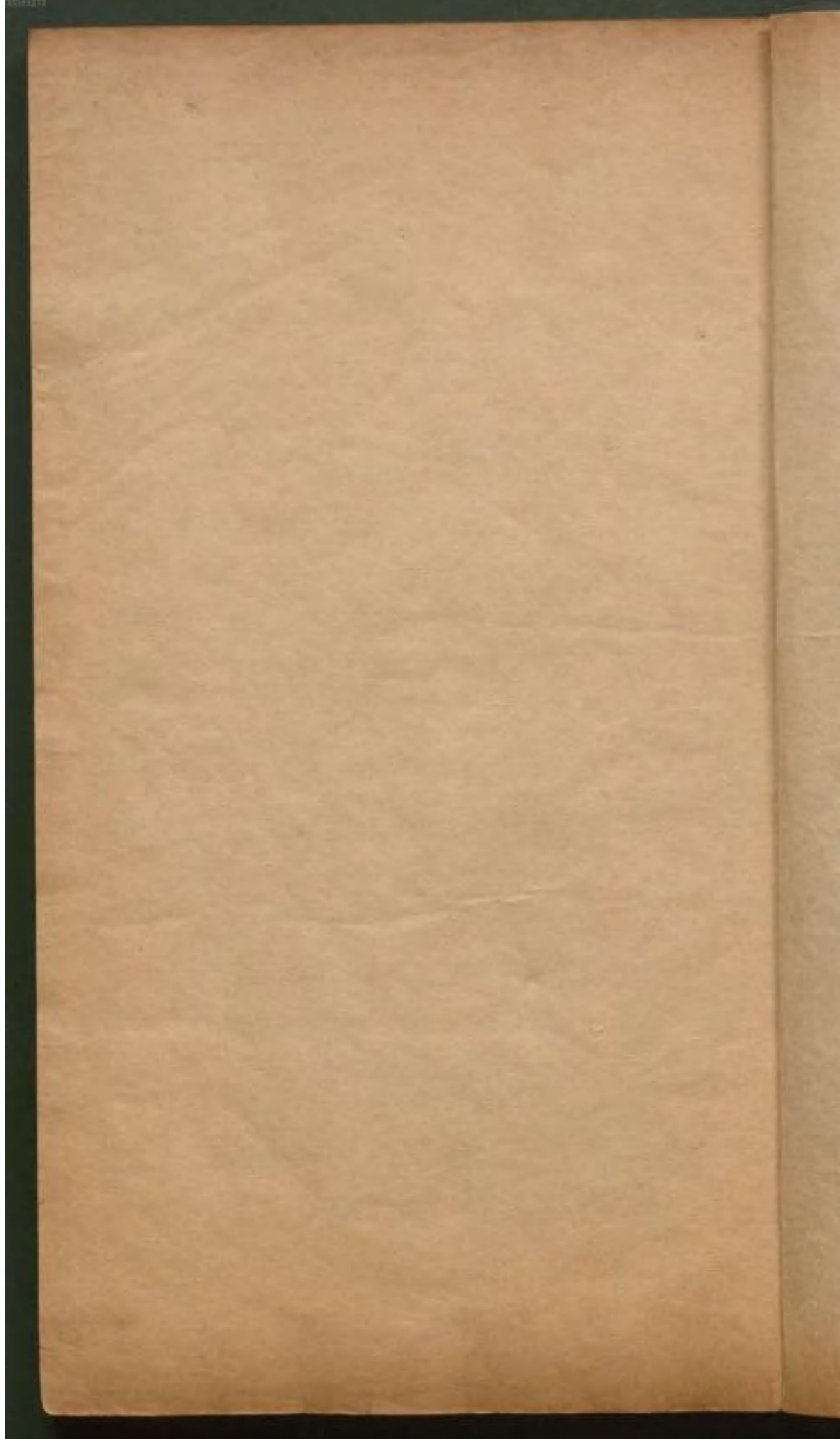
Wb 15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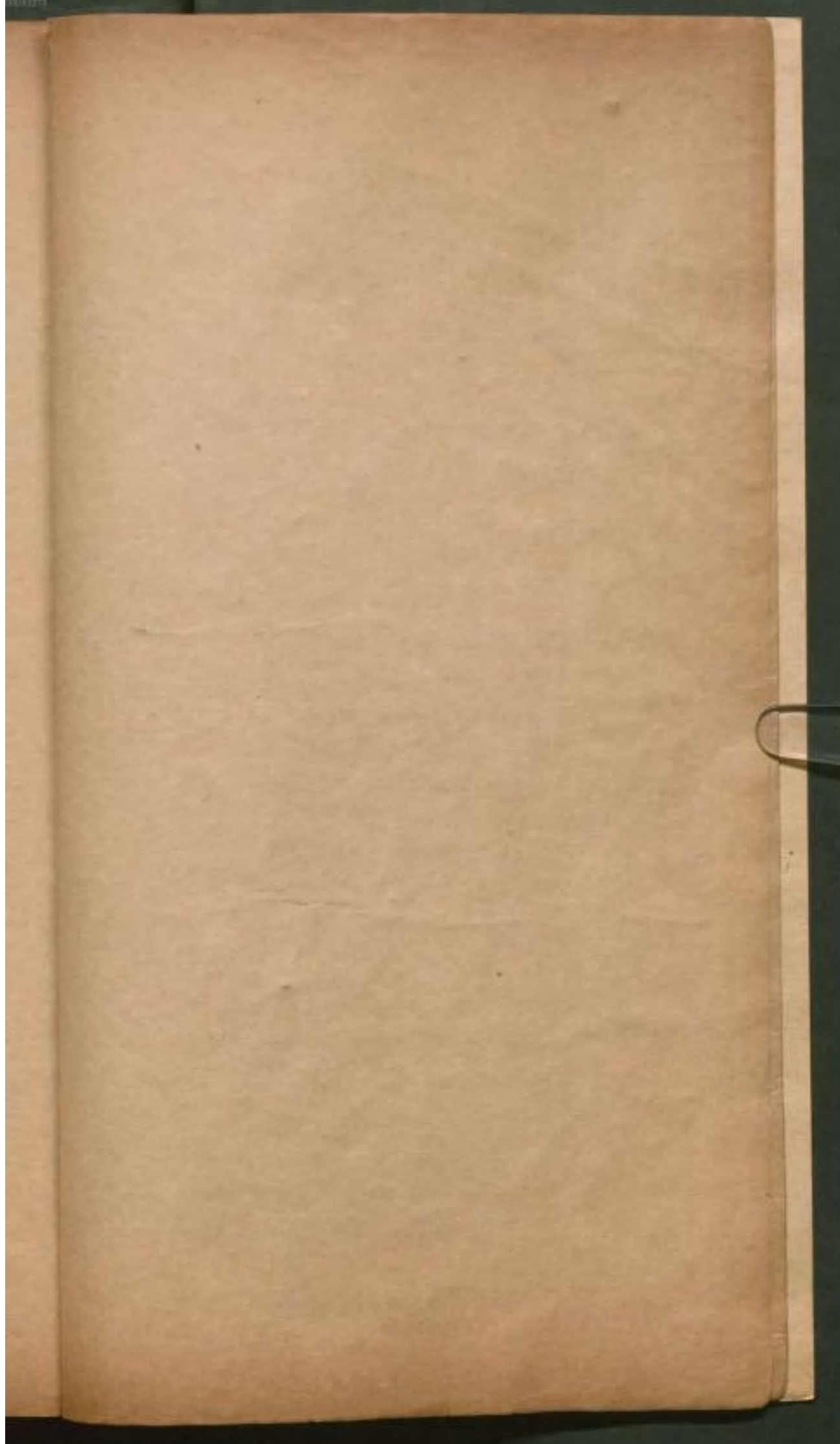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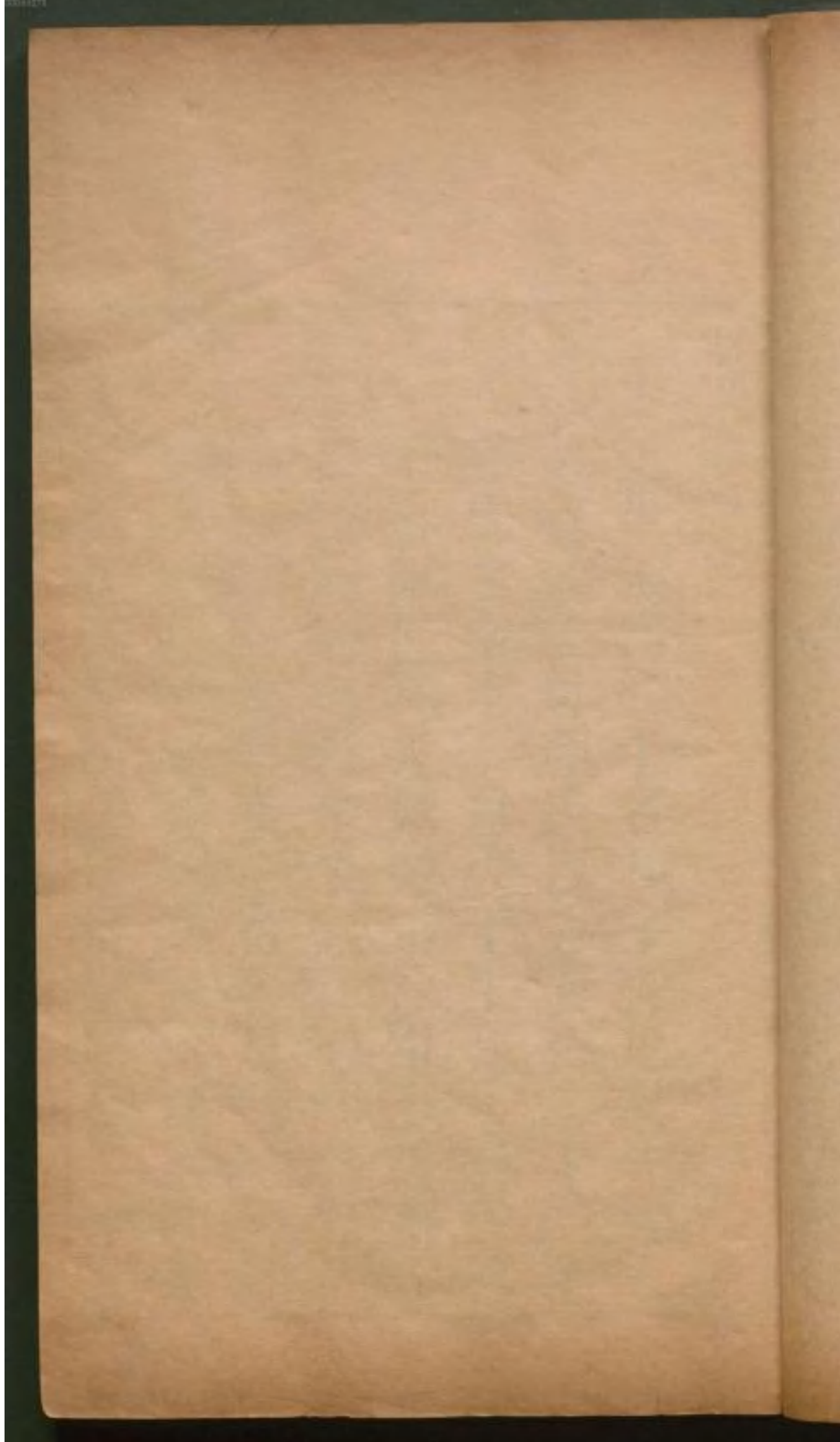
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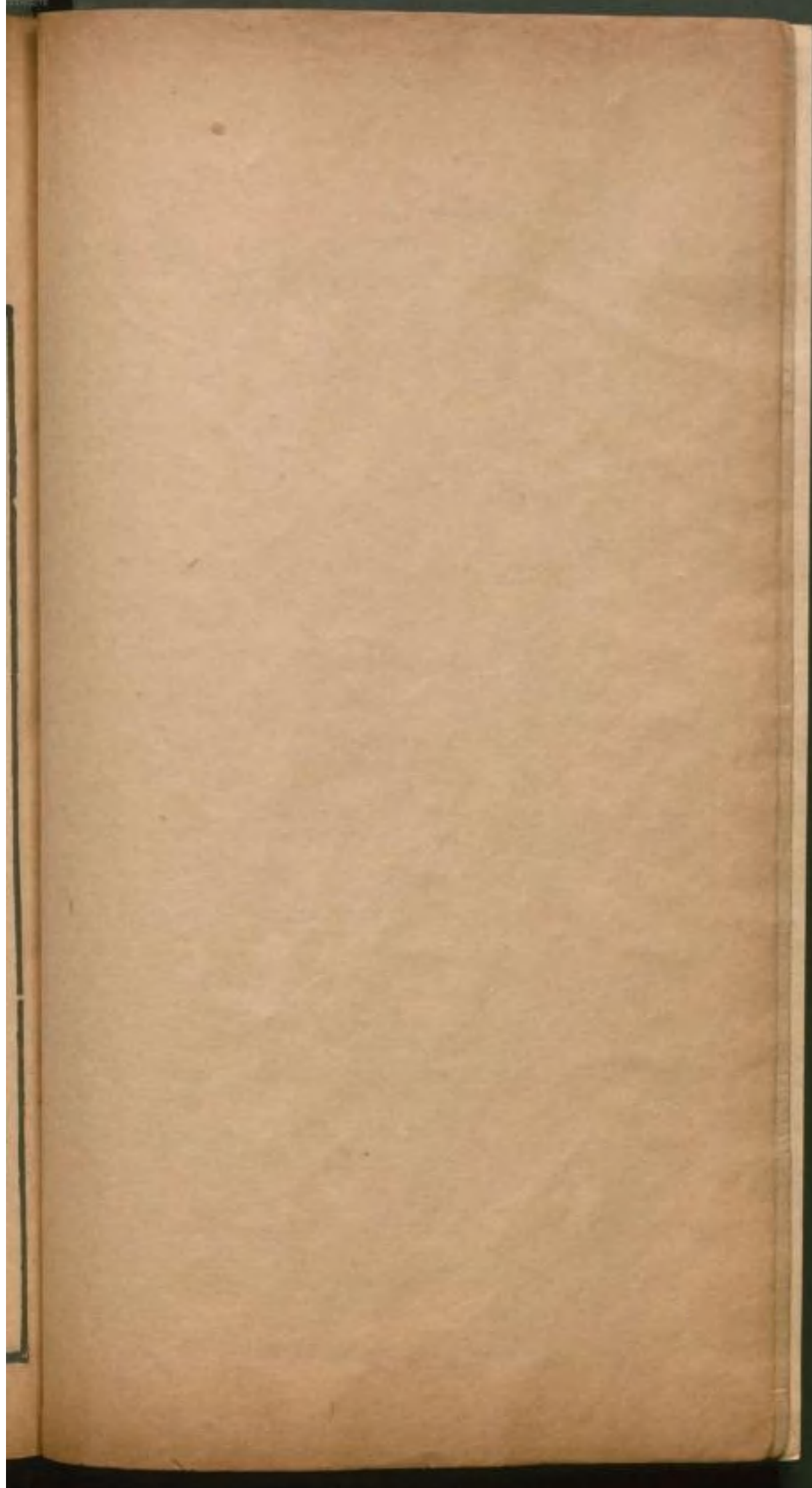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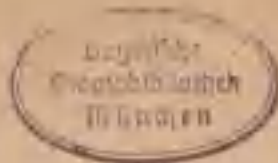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

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

公。

有聞昭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

不可。公惑之。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

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

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

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

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離由

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

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

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

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

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

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

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

語而所記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

有異同耳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

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

去衛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

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

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

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語人

正之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世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

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

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

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

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
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
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
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論語卷之一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

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論語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

人不知

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紆問反。○愠。含怒意。

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

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

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有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有

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

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

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

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君子

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
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
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
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
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
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
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
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
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
仁，否？曰：非也。謂行仁之本，自孝弟始。孝弟
是仁之本，則不可謂是仁中之本，則不可。
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
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
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
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論語學而

○子曰：巧言令色

言言

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

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仁。則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

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

與。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

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

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

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

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

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

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

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

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

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

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

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

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

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

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

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

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能被其澤矣。然此特論

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

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論語學而

論語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

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

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

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

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

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

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

出於私意。非但○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

失之於野而已。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

論語學而

一之四

論語

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
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無友不如已
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已
者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

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

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

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已者輔之

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

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

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
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於厚而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謂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

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

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平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

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

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

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

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

論語學而

論語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

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

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

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

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

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論語學而

論語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

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

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

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

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

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

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

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音早。屈也。驕音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子貢曰。詩云。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

詩言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七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詔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

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

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

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

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

其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

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

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

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

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

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

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

論語爲政

論語

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

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謂制

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

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四十而厭矣。不五十而知。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不足言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也。矩法度之器。

詩言

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日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也是其日用之閒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

言謙辭之屬○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

意皆放此○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

大大仲孫氏名何忌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御子孔子弟子名也

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

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

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

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

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論語為政

論語

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懿

名懿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子游問孝子曰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

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大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論語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一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子以爲也。爲善者爲君。爲惡者爲小人。

觀其所

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

或曰。由行也。謂所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

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安所樂也。所由

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

人焉廋哉。人

則亦僞耳。

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所留反。○程子曰。在已者。也。重言以深明之。○

吾厚者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

能知言窮理。則能以。○子曰。溫故而知新。可

此察人如聖人也。

以爲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

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

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聞有限。故學

記識其不足以爲人師。○子曰。君子不器。器

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

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

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先

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

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

艱而行之艱。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

而不周。

比。必二反。○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

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論語爲政

詩言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

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

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常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駁駁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

知之乎。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

汝。由。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子張學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

子曰多聞闕

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

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

論語爲政

之十三

詩言

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哀公問曰。何

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

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

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

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

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

孝之不能見謂容親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

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致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定公初年然者矣孔子不仕故或人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疑其不爲政也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周書告

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子曰人

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論語爲政

詩詩

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輓音月。大車謂平

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輓輓端橫木縛輓

曲鈞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

人而無信○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子曰殷因於

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

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

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

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

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

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

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今者可見則自今

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
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以所
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
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
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
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
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
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
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
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子曰。非
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其鬼而祭之。詔
祭之鬼。詔求媚也。見義
不爲無勇也。知而不爲
是無勇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卷之二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

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

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知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論語八佾

詩言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

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薛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手。識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入。侑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

鼓鐸鐸。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林

放問禮之本

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

以爲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

其本則禮之全體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

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
者皆未合禮。然足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
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
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

論語八佾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
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
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杯飲爲之簋簠豆罍
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
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
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
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子曰夷狄之有君
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子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
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
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
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
不能盡○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
其道爾○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
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
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
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
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
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
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
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
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子曰。君子無
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
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
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
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子夏問曰。
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曰。夏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

論語

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口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事。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

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有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論語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
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
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
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
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
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
追遠之意
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
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
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
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
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
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

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

子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

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間。爲奧。竈者。立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譬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

倫。吾人俗

二五

詩詩

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上。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子曰。不然。獲罪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於天無所禱也。

天之可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

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

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

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

大音素鄉側雷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

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

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量。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

○子貢欲去告

論語八僂

論語

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

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

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

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

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定公問君使臣臣

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一者皆理之當然各欲

患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患忠之不足

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

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

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

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

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雖深而不害於

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

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

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哀公問社於宰

論語八佾

詩言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

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

士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

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

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

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

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

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偏淺規模狹小不能正身脩德以致士於王道

或曰管仲

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度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

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

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玷。丁念

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

論語八佾

二之八

言言

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若器大則自知。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賢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大。

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命吾人。

論語

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大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絳。堯。致治。武王。

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子曰。居上。

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

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

之得
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

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得爲知矣。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窮困也。利猶貪也。蓋

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

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

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

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閒。非有所存

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日視而耳

論吾里仁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子曰惟仁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子曰苟志於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則必無爲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

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

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乎聲言君

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

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

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

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

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

論語里仁

論語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

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

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

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故難得而見之也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

且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

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

而至之亦易也

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

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
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
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
無不可至之理。但川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
其人焉。此夫子所以
反覆而歎息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
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
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
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
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
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
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論吾里仁。

詩言

理也。人却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子曰。士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

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

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

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

念也懷德謂有其固有之善懷土謂勤其所
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
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
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
取怨○程子曰欲利於
已必害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爲
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之實也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
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
而况於爲國乎○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已知求爲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
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已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

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值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應之速而無疑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

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

井反。○思齊者。黃氏曰。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

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而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諫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

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

而無憂名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子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

出而逸。○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

愛日之誠，自○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

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

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

行之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子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

論語里仁
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詩言

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

於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

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

十章，疑皆會子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

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子游曰：事

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曰：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

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

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

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

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

詩言

弟子居南宮名緇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
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
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
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宮故
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
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
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
避嫌之有。兄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
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
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
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
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
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
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上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

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字仲弓。佞。口

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

焉。於處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

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

論語公冶長

三之三

論語

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
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達於三月之後。况仲弓。
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
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

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

俘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俘與裁同，古字借用。程子曰：

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弓於義，

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

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孟武

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孟武

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

在或亡，不能必其有。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

無故以不知告之。」

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

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

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

也。知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論語公治長

三之三

詩詩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

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

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

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者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

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

子曰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

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者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問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

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不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

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

命吾公治長

詩詩

致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
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
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
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惻惻荒寧爲懼。勤勵
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
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曰。吾未見剛
者。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
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反。○剛
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
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
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
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
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撓之。謂慾。故
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
豈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
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

此其所以為憇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

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

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同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言言

問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

論而歎美。○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之言也。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

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貢問曰：孔文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

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巳。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

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結，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

室孔如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

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子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刊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用有封疆廬井有伍之類

○吳氏曰數其事而貴之者其所善者多也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

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

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

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子曰臧文仲

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

詩言

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綱也而柱
頭斗棋也藻水草名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
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悅也當時以文
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
此安得為知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藏之室祀爰居之
義同歸於○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
卿執政者也子文姓圖名穀於菟其
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
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
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

而未計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

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

齊大夫名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

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
詰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
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
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
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
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

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

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
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
曰爲思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
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
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
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
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
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
斷不徒多思之爲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尚武

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常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率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子在陳曰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

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

論語公冶長

言言

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在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怨是用希。

子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

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

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

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而千驪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

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

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

立心以直也。○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音盍

合。○盍。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顏淵曰。願

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

論語公冶長 三十九

言言

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子路曰：願

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

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

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

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

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

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

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勒以御馬

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

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

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

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如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論語雍也

言言

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

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而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

辭簡者。不煩之謂。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音大。

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

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

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

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

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

夫子之。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
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
字之意。而其所言之
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
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仲弓問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而內有平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哀公

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

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己而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言言
嫗在彼隨物應之而已。向遷之有。又曰。如顏
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
才差失。便能知之。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
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
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
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
性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
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
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戒過者。則
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
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
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
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何謂學老不遇也禮記文選之問其力與乎

之學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

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爲

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

者續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

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母以

與爾鄰里鄉黨乎

母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

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論語集注

言言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鄆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

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鰥爲父。而有禹。古之

以替贖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

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

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

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

便是不仁片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

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

之要當知二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

之辨使心意勉循循而○季康子問仲由

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

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

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其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

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

秘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在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

之福貴不辭曰夫幾以從幽世之登其心哉在

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

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癰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特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未決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論吾雍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力則庶乎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

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
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
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
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
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
則目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

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
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
自便。凡可以害大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
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誦之。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
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
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
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
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
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小事之小而
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
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
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
惑。○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
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
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
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
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止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子之反可以爲法矣。○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

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祝宗廟

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哀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

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

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

論語

雍也

三之十六

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者，不如樂之者。知，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好之者，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子曰：中人以

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上以

之上上聲語去聲。○謂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驥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

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子曰：知

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

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

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就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

也。然魯有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

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

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

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

詩言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陷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大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

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謂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
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
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嘗
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
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
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
也○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
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
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白世教衰民
不興於行少○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
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

言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

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

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

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

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

不仁。一不仁。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

所不至者不屬已。自與已不想干。如手足之
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
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
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
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
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
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
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已。以安百姓。則爲
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
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
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四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

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論語述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

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

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

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

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時復扶又反。○孔子盛

故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有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子曰志於

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

者正。而無他

據於德

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

岐之惑矣。

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功矣。

依於仁

依者

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論語述而

理之流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

行矣。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脰爲束。古者相見。必入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有以禮來。則無不。○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厲粉反併

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惟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沖然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能不甘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

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命吾遊而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

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

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

冰反。好去聲。○暴虎徒博。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子曰富

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

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

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

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

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子之

所慎齊戰疾齊

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

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存亡者皆不

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

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加此也。○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

爲去聲。○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

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

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命吾述而

詩言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

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問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其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

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絕亦不已之妙。有非

言言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子曰。我非生

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而。知。之。者。生

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

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

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驗其。○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

實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事。非。理。之。正。因。聖

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

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

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子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

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之。○

○

○

○

○

○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桓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命吾述而。

詩言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以

四教：文、行、忠、信。

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

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

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

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

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

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子釣而不

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絕

射也。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

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

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

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音識

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

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

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

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

可以次於。○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

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賢見

命吾述而

四之八

言言

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

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

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

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

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

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

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

待物之。○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

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爲仁由己。欲

之。則至。何遠之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習於威儀之

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孔子退。揖巫馬期

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

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

禮？

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娶

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巫馬期以

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

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而

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

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子與人歌而善。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

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取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子

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子曰。若聖與仁。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

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

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謀力軌反。○禱

言言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意禱之。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

寧固

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是氏曰不得已而救時

之弊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

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會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

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論語泰伯

言言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

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絞。古

卯反。○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於親

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

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之章。亦不相蒙。而與首

論語集注卷之八 子罕篇第九

篇篇慎終追遠之意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大音扶。啓開也。曾

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兢兢戒謹臨淵恐懼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之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尤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

命吾秦伯

論語

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

言白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

之善而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

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辭氣也鄙凡陋也倍與

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

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違大則沛之違也若夫籩豆之事器

敬之末。道之全。雖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

數之末。道之全。雖固無不諳。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止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詩言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

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以奪。可謂君

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

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會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

遠其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

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

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

剛毅。然後能勝。○子曰。興於詩。性情有邪有

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

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惡惡之心而不能自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達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禮爲本而有節文
度數之詳可以同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
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
所搖奪者必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
於此而得之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
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
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
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
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
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
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
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
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
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
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
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者之心。善惡雖殊。○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吝。

科今。客。鄙。蓋也。○程子曰此言驕客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客。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客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客氣試。愚謂驕客雖有盈歉之外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客之枝葉客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客客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空不易得也。

○子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

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論語 泰伯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君子

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

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磔磔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雖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

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子曰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

侗音通慥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

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

其中材以下

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

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

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

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

說姑待明日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便不可也

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

論語泰伯

言言

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

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

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

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

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王子開宮适箕一人

言言

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

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言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才難。美語。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川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閒。言周室

人才之多。然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茫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

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

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

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

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論語

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子曰。禹

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閒然矣。○開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

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

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

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

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

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論語卷之五

子罕第九

凡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

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

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

成名也。

子問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

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論語子罕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
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

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
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

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降之乃

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子絕四可意母

必毋固用我意私意也盡者毋更記作無是也

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雷

於固而成於我也意必常在前固我常
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
窮矣○程子曰此月半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

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馬氏

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

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大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達天害

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言言

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

多能爲

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

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幸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

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

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口。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

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

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

人之教人循循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

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

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

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

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

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

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大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

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張氏曰。以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

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

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

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

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

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

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若

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

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

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

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木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說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聞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聰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
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
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
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
斯歎也其在諸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
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

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閒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閒如字。○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

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晚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行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匱，置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衛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化。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子在川上曰逝。事愈平而意愈切矣。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晝者過來者。續無

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息。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來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

命。吾子罕

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

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子曰謂顏淵曰惜乎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

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大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

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可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

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說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

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而從而已。異言無所乖作。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

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子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

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

曰。衣赀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衣去聲。纒，紆粉反。瑤，胡各反。與，牛聲。○
敝，壞也。纒，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

之賤者。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

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

進於道矣。故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政反。

夫子稱之。不愠。不習。何月不別。○後害也。

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忤不求。則何爲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

呂氏曰貧與富交強
必支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者必恃弱者必求
二上結言之二
一上
終身編之則自喜其能而不

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

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

此以警之。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

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

路之賢。空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

於日新也故○子曰歲寒然後知公百之一愛

激而進之。

五之八

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

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

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

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

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

重。使各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

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無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常有辨。○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

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音書作。翻。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此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騙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論語子罕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閒也故夫

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

上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恂

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辭氣如此

遙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也。辨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

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

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君在蹢躅如也與與

如也蹢躅子六反蹢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

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躒如也擯必刃反躒驅

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揖所與

命吾鄉黨五之十

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檐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

擯。川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

整。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貌。趨進翼如也。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

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

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振闌之間。君

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

則不。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

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位而慢之也。言似不。不足不敢肆也。舞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

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無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振衣。便去地尺。恐躡

之而顛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還

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

蹶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還放也。漸遠所尊。舒

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

在朝之容。○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躡躡如有循。

勝平聲。躡色六反。○圭諸侯命

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命。吾鄉黨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
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蹠蹠。舉足促狹也。如
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如聘而
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私。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
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
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
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
當如。○**君子不以紺緌飾。**紺。古暗反。緌。側由
此爾。**○君子不以紺緌飾。**反。○君子謂孔子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
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
爲褻服。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
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
朝祭之服可知。**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袷。單也。葛
之。綌。布也。葛

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絺是也。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也。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裘。黃衣。以錫裘。欲其相稱。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類。狐貉亦得以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類相從矣。去喪。無所不佩。去身。鱗。鱗。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朔也孔

必變服所以哀死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

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

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齊必變食居必遷

坐此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交神故致潔○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葷而切之為膾食飯

善非謂必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音餽之

饘於黃反。餽鳥邁反。飪而甚反。餽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方割肉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音食

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

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當康子之藥同意。

不

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

祭於

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

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

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

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

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開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孔子曰。雖燕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
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
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
欲心勝。而○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
不暇擇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正者。○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
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敢先。既出。不敢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
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
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
記孔子居○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如親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

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腹焚子退朝

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理當如此○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

而薦之君賜生必啗之食恐或殘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

敢殺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

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疾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

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

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

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

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

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

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

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囚服者式之式

負版者

版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

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迅雷

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

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升車必正立

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車則見於此也

指

內顧。同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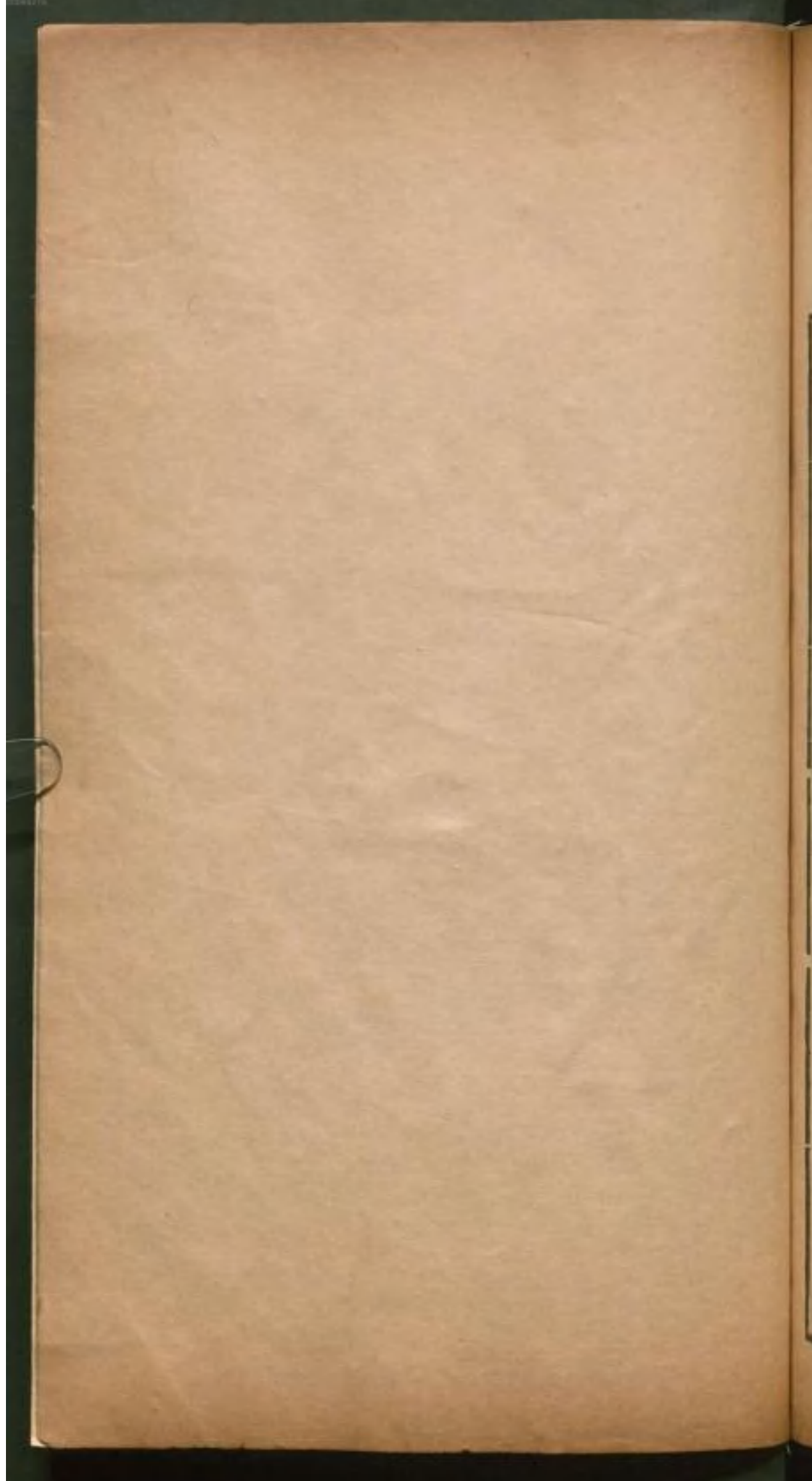
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曰。山梁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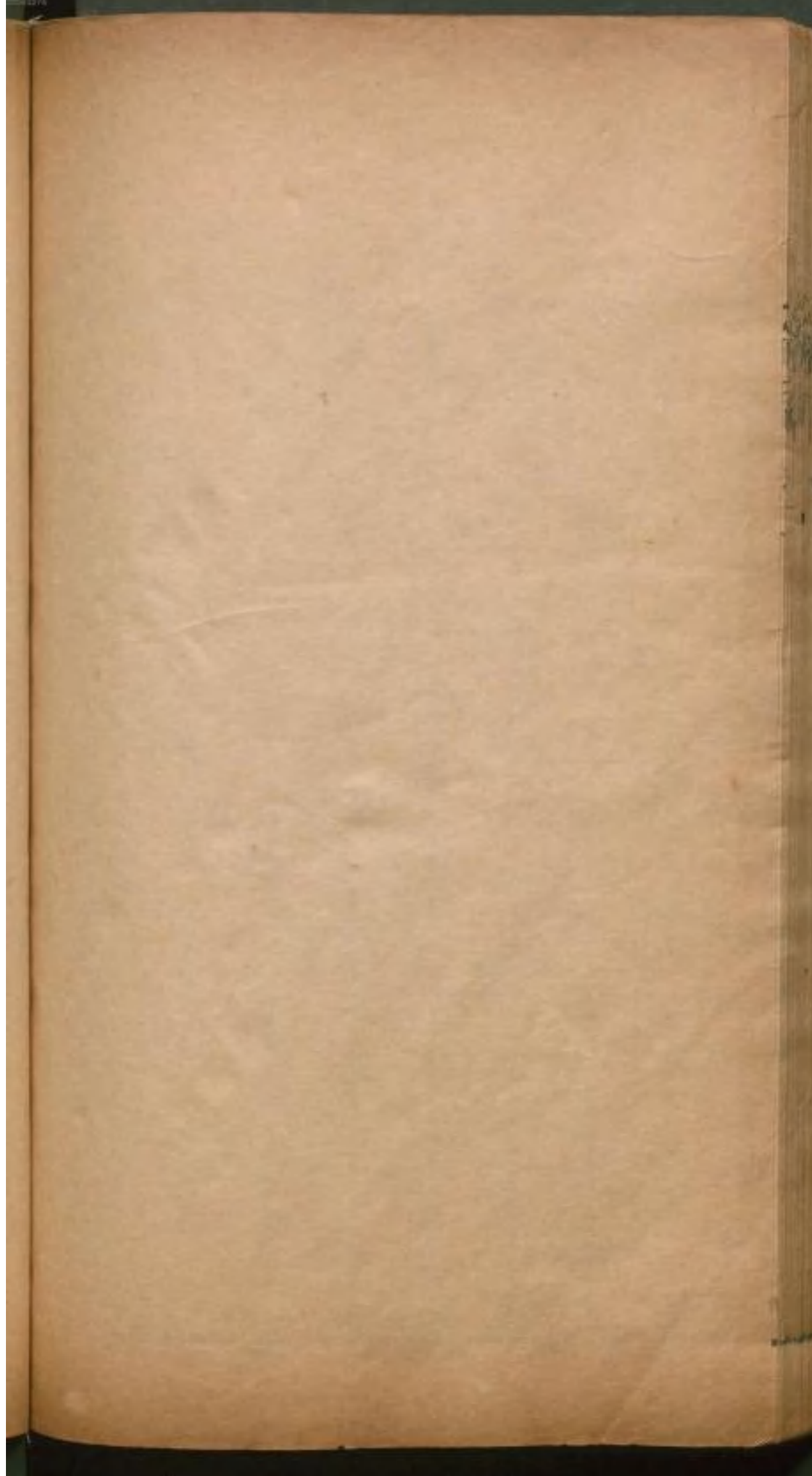
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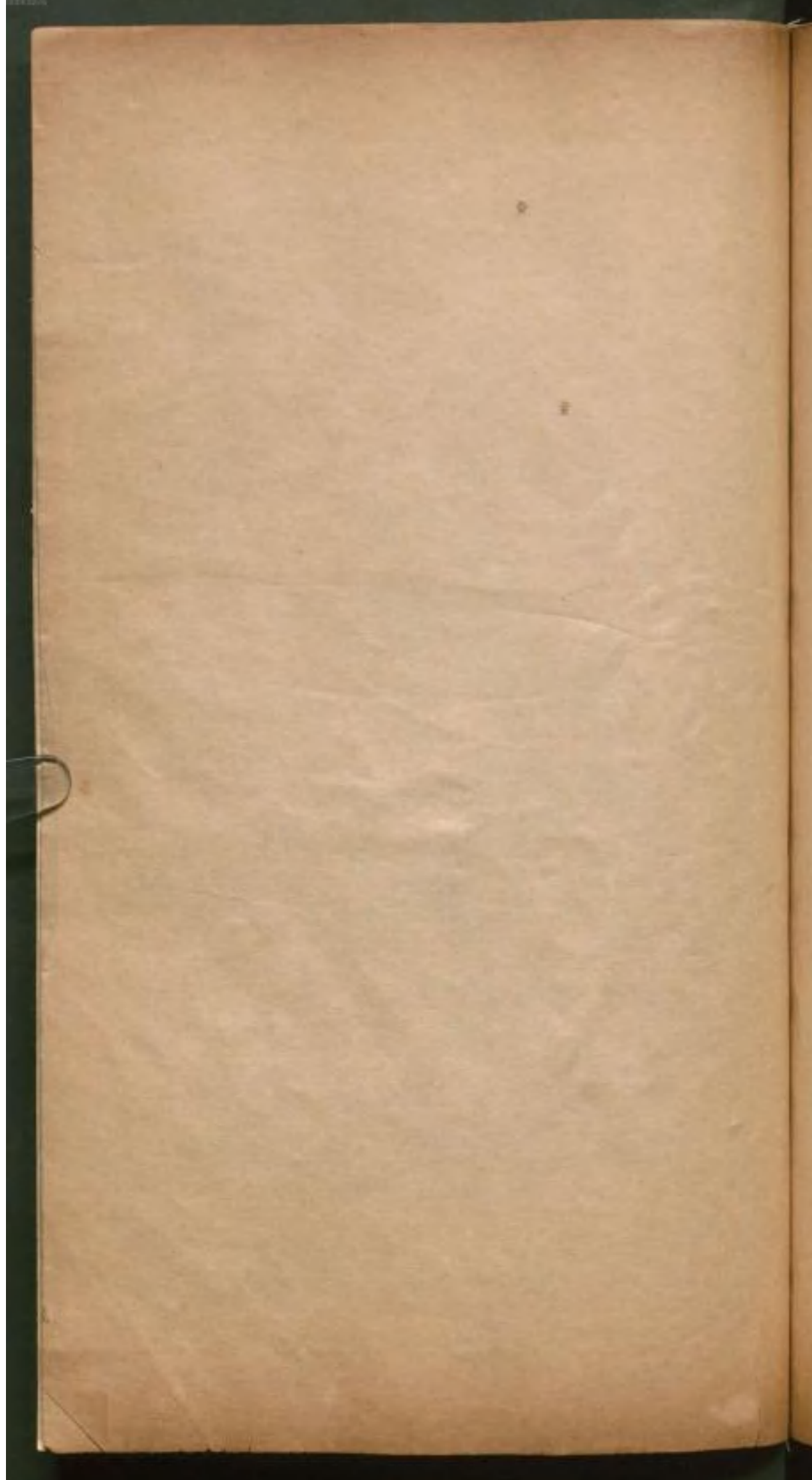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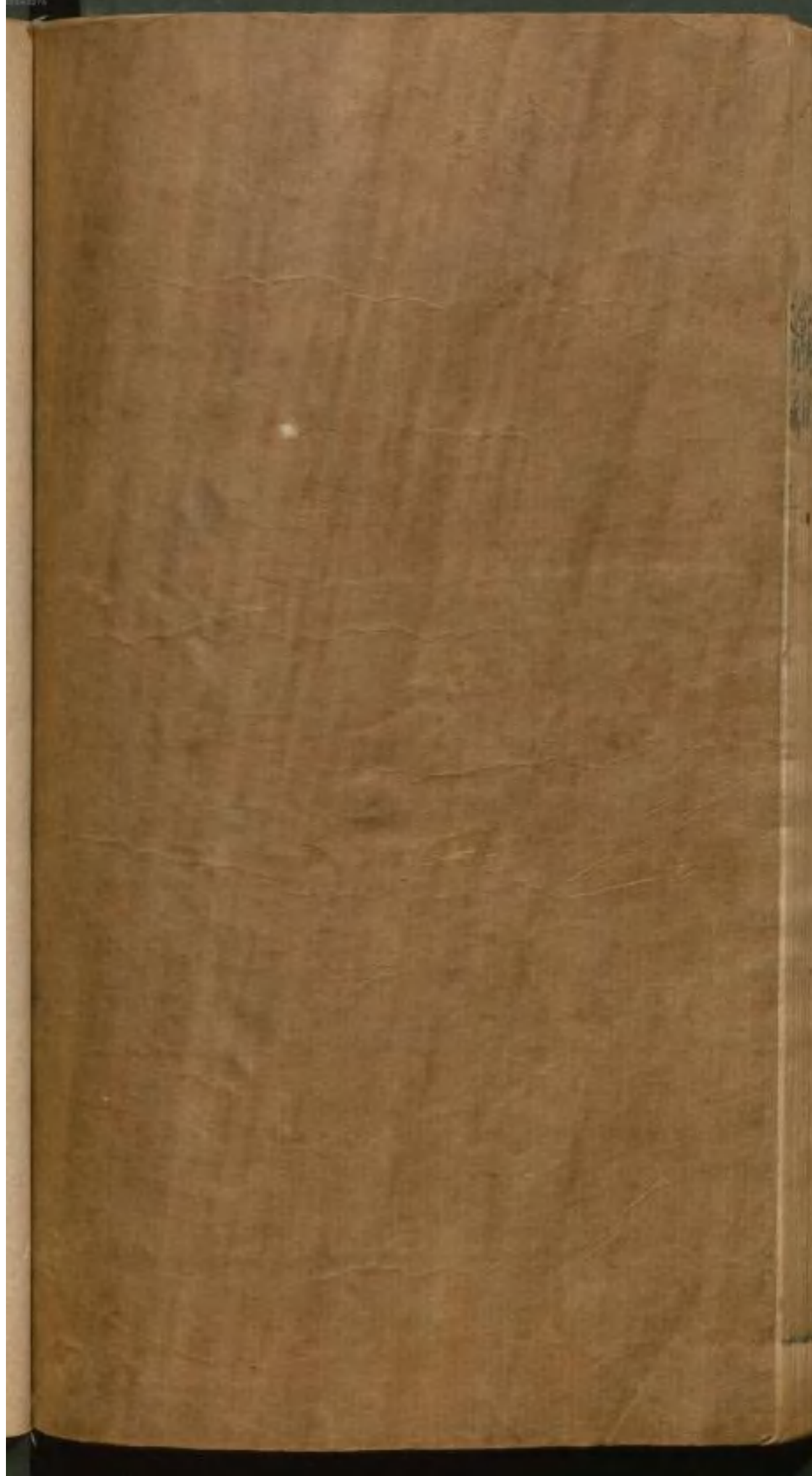
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閱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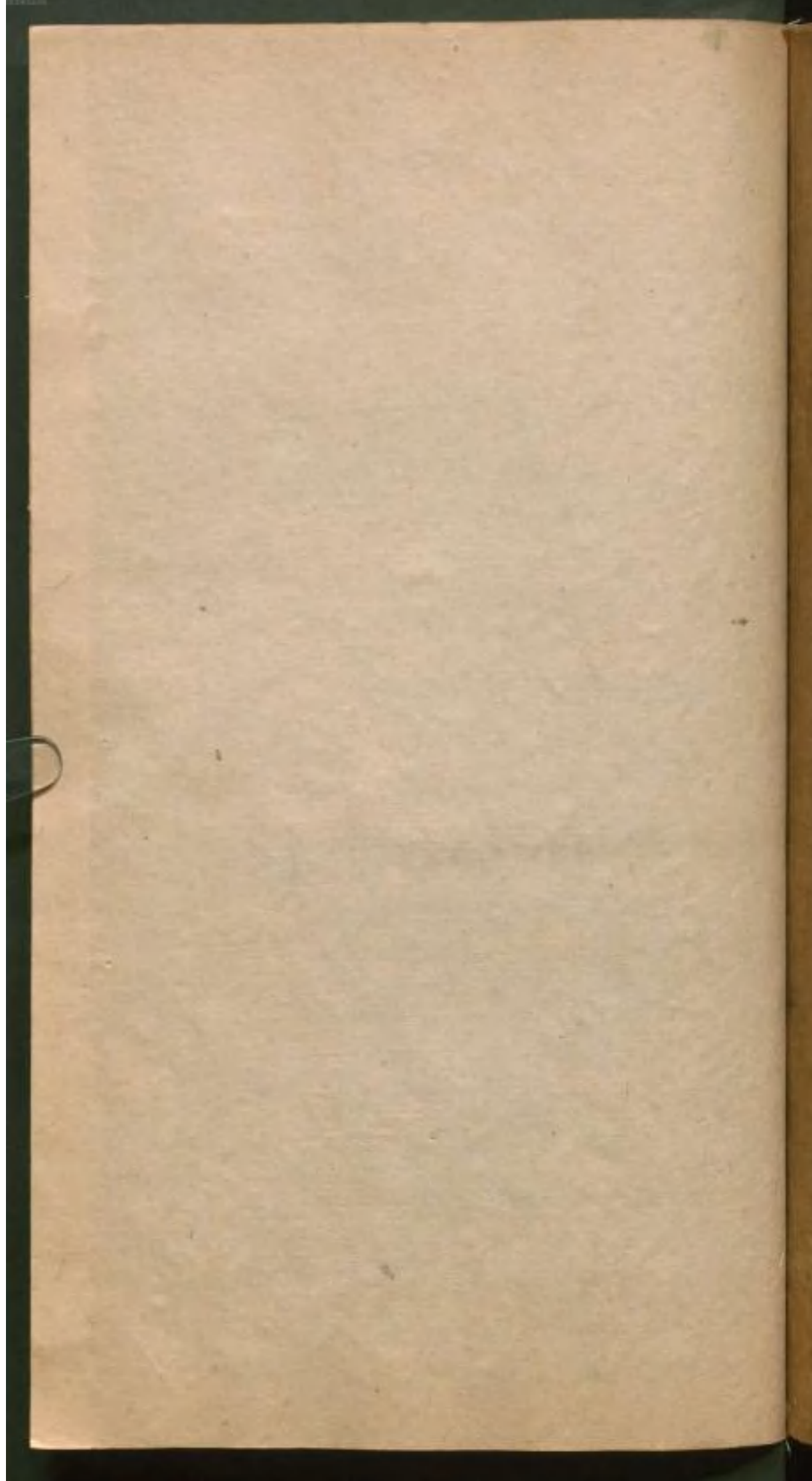
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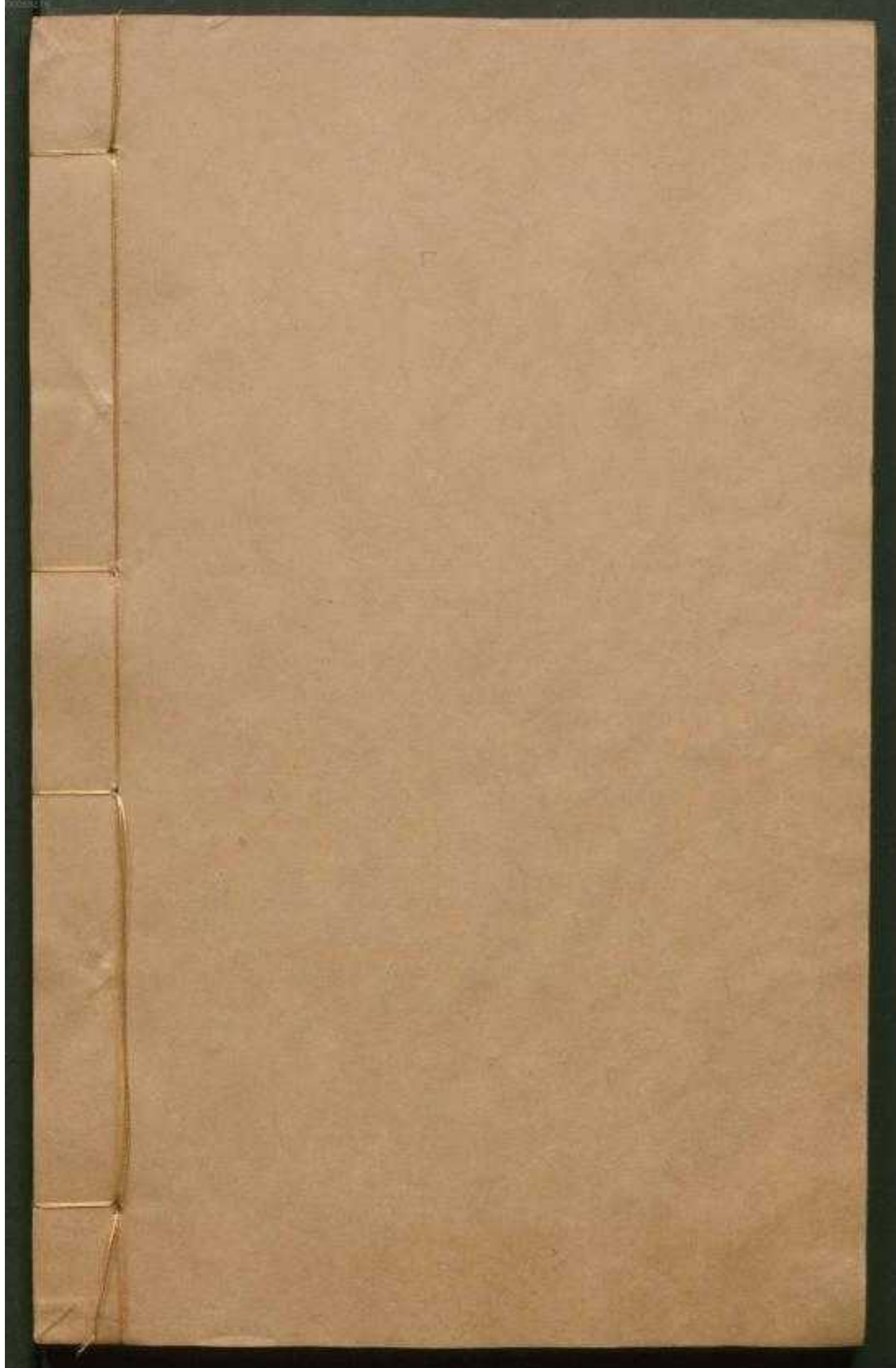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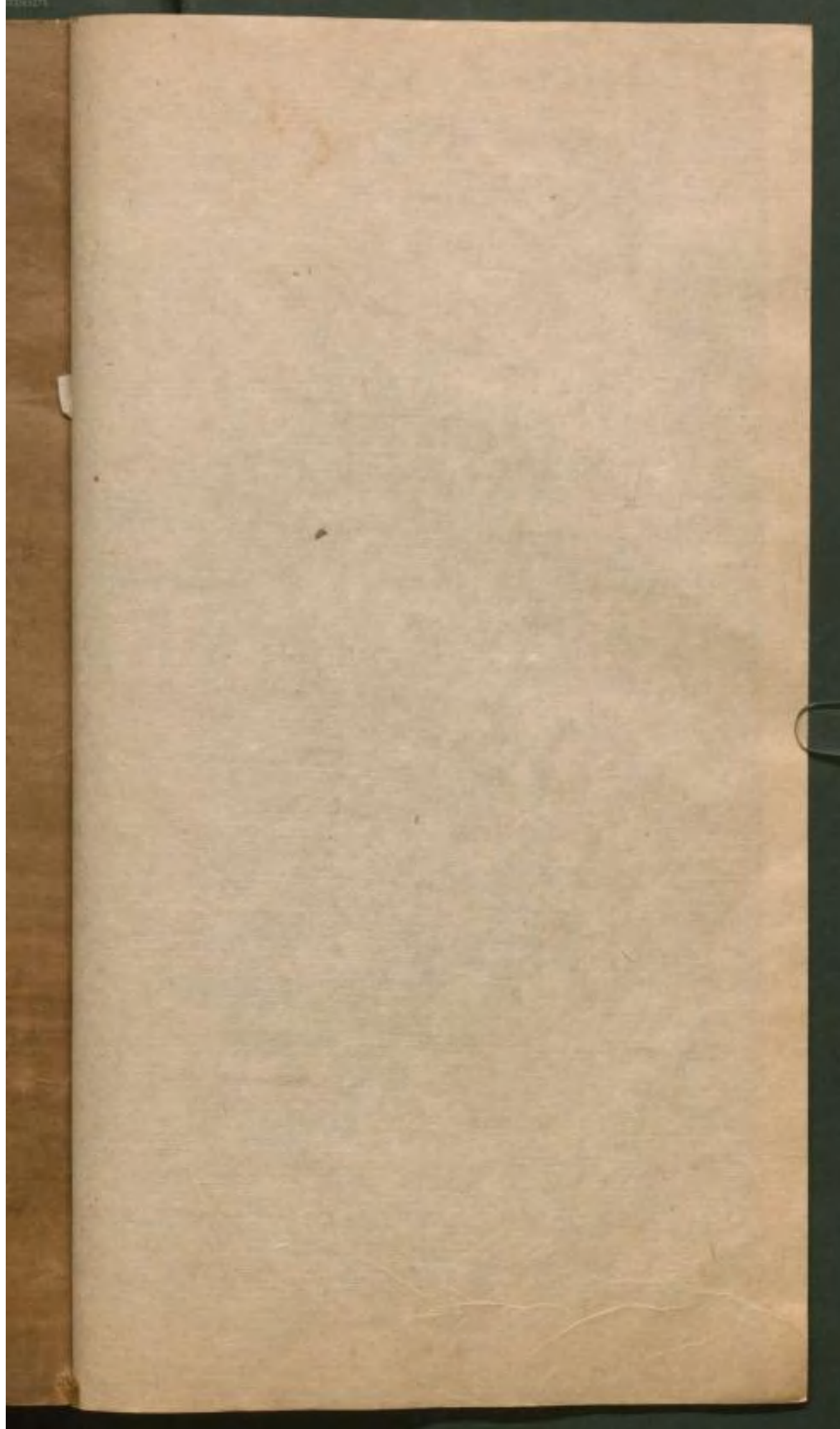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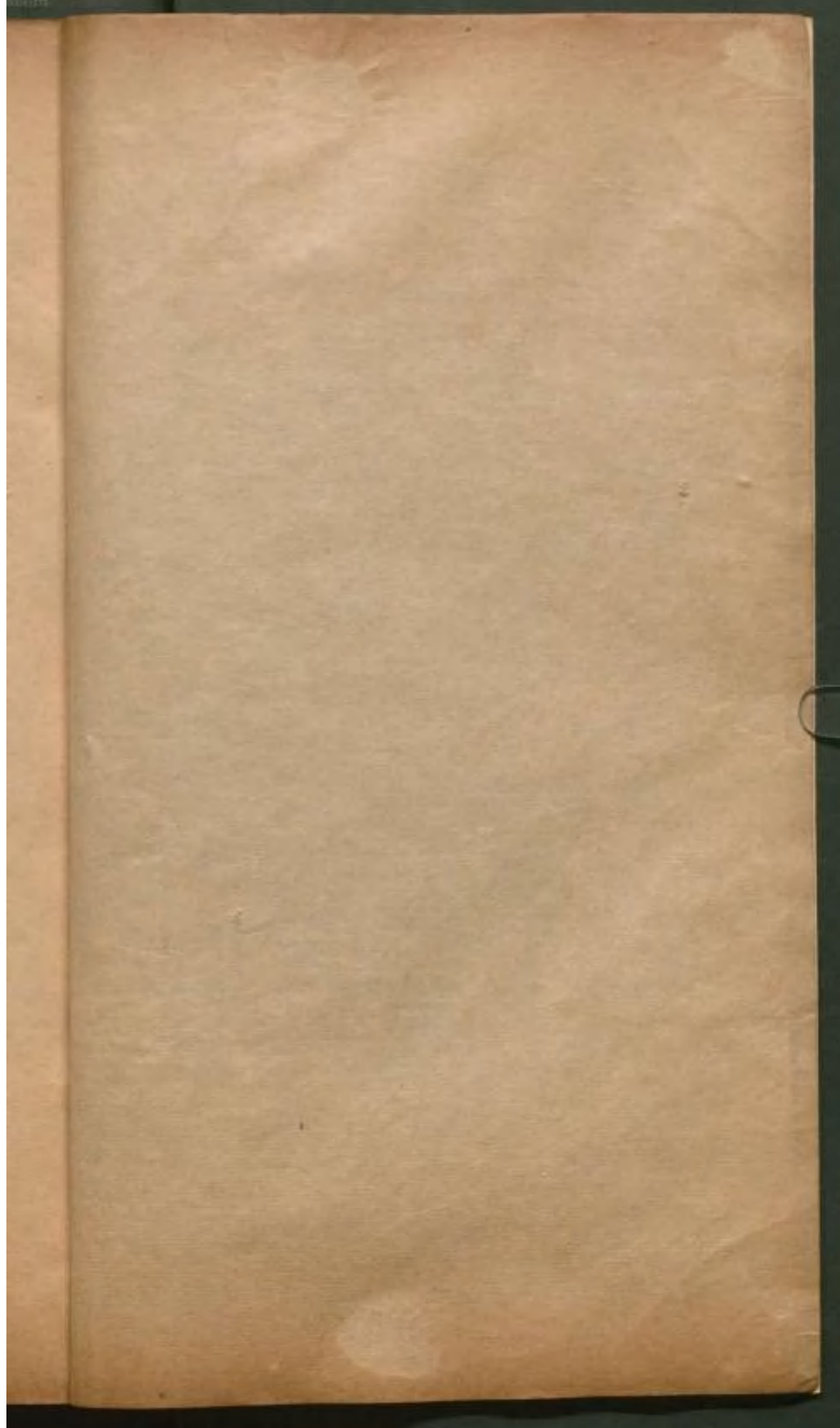
40 L. ... C. 18/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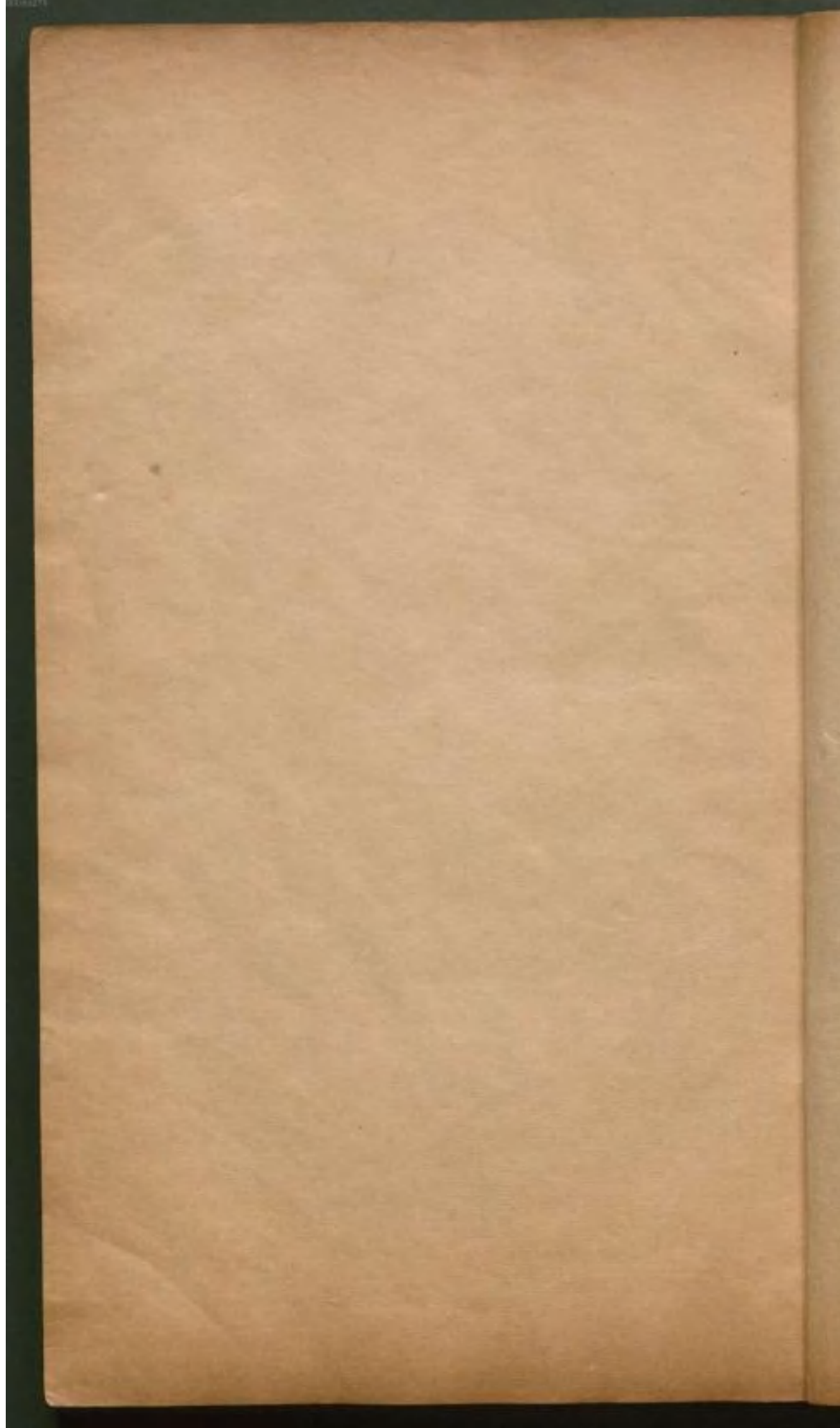
Wb 1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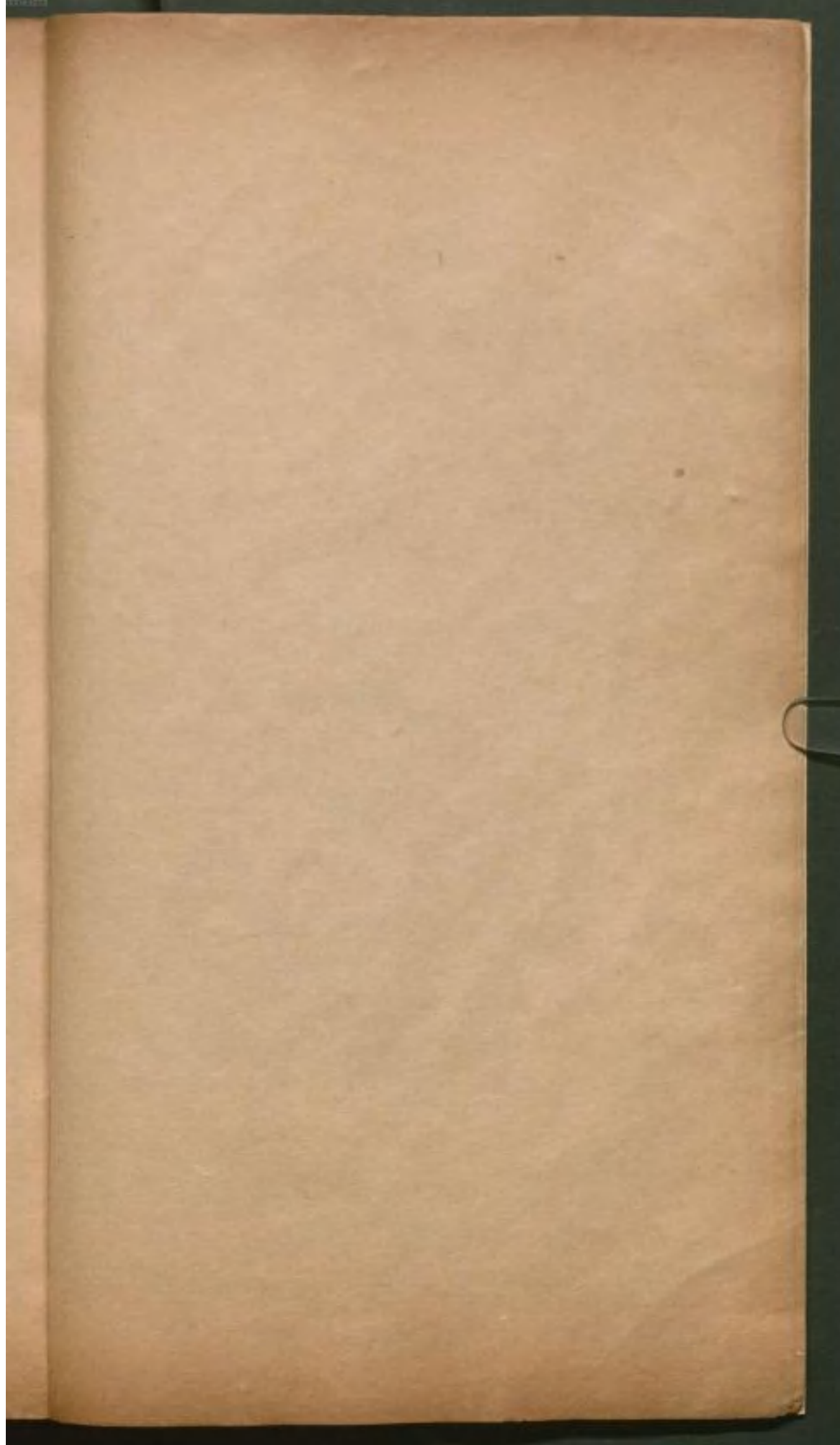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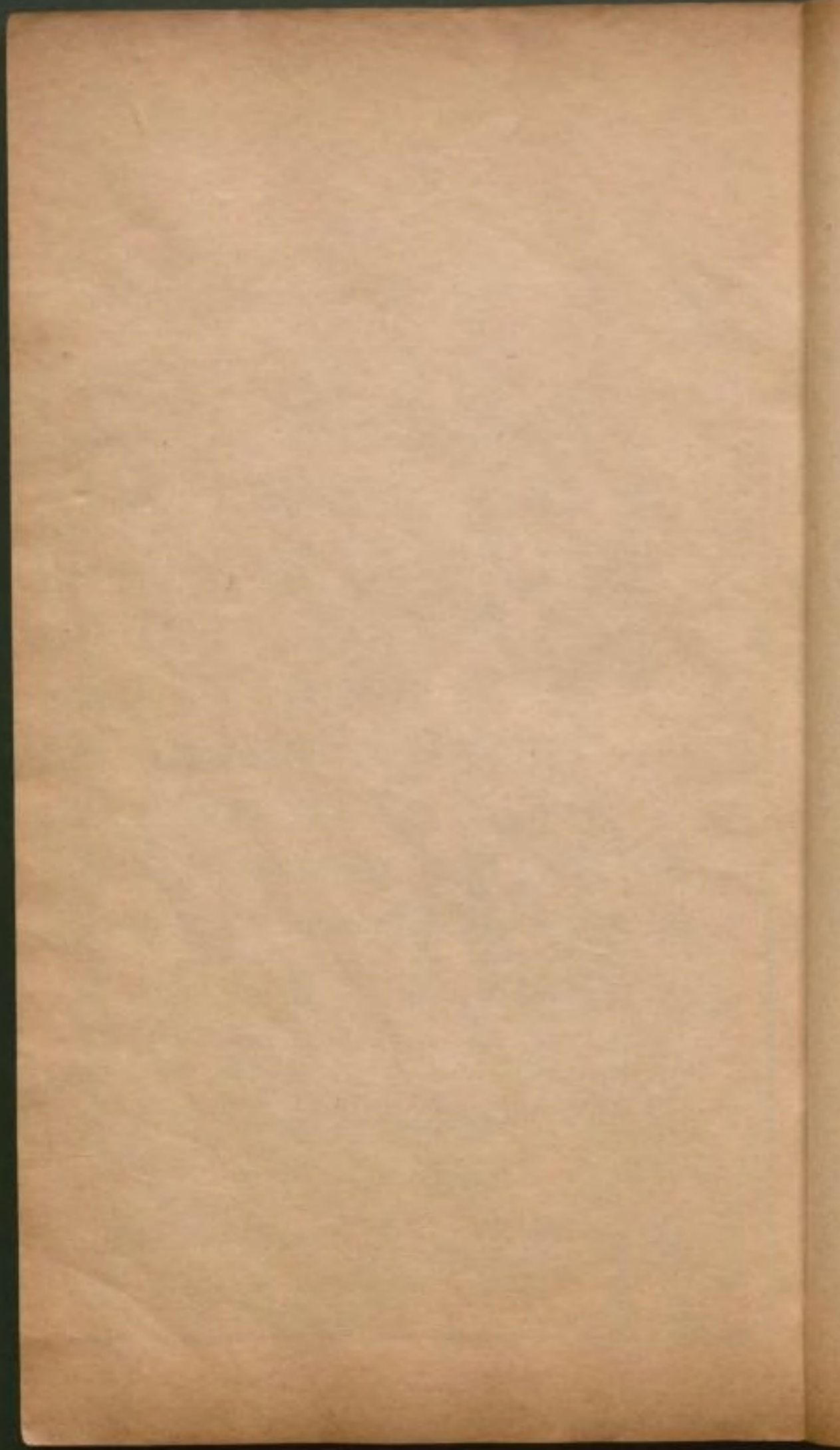
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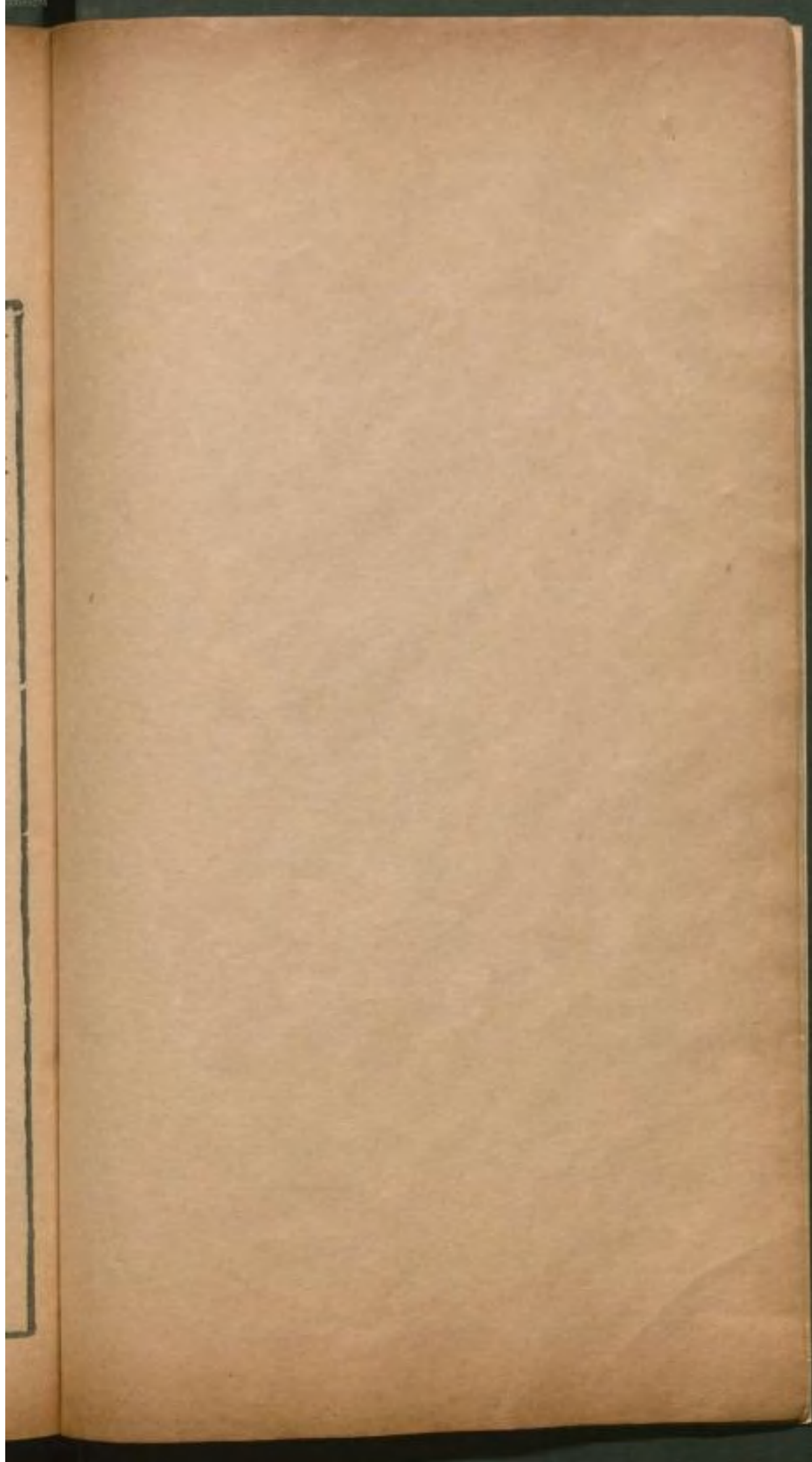
下













論語卷之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

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

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

又白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又白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

言言

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

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閒去聲。胡氏曰：父母昆

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

命吾

先進

六之二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

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

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

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停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

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夫君子之用賤視義之可

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

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

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曰慟哀過也

有慟乎

哀傷之至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音夫

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

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

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宐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

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

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

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

深告也。○閔子侍側。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慳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爲長府藏名藏貨財曰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府爲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

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

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

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

仕為急○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故也語記其足不履影啓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

竇可以見參也魯

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其為人矣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

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

師也辟

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論語先進

辟

婢亦

便辟也。謂習於由也。嘽。嘽五旦反。嘽。粗俗

容止。少誠實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

首。而通爲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置也。不以貧窶動

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置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命。謂

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

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

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

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

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

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

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

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
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
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人
是。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
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迹。而自
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
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
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子曰。論篤
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子曰。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
其言論篤實而與
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
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子路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也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

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

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

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

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

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

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

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

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白子曰。吾以子爲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其非常也。曾猶乃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者。必行已之志。謂備臣。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既非大臣。則從季

諸詩

氏之所已。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

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

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以
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辦於
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
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
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
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華侍坐○曾參父名黜○○子曰以吾一
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
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居則曰不
聖入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言女平居則言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不知我知或

有人知女則女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將何以爲用也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

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

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是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

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

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順曰同端玄端服點爾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

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暉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言大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扶夫子曰。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曰爲國以禮其言

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不讓是故哂之。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

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會點以持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

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

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

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

實事後之學各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

志同便是亮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

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嘲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

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顏淵曰。請問其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曰條件也。顏淵

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

論語

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有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騷之弟

子曰仁者其

言也訥

訥音刃。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

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

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無牛之易只言可知。○
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
言亦止此。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
之以其病之所在，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
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
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
有高下，人德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
皆爲人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
焉。○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
作亂牛常憂懼。故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
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
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命吾顏淵

論語

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

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

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

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

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

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

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

意固而詔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

夏知此而以哭于喪明則以藏於愛而昧於

理。是以不能
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謂莊、蒯、反、愬、

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謂嬰人

謂剝林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

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

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

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

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

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子貢問

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

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守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

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

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

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

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鞬猶犬羊之

鞬。鞬。鞬其郭反。鞬。鞬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鞬。鞬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

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

重之差。胥失之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有若對。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

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

論語

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二。故謂之徹。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
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曰。二。吾猶不足。如
經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
之。何其徹也。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
之需。皆量足。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之徹疑
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
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
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

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

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

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

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

篇齊景公而有馬千駟之下。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

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齊景公問政於

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

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公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

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

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

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幸於

也。亂。○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

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

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子曰：聽訟，吾故也，不謂諾，所以全其信也。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此。

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善也。君子小人，所有既有厚薄之

殊。而其所以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皆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

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

欲啓之其旨深矣。○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奪嫡事見春秋傳。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

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

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

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

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

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

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

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早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

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善其

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

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

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於爲已。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

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

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

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

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

而懲其忿矣。樊遲驢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

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論語類編

詩言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

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

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

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

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傳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

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

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

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論語

實也。○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

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

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

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

母。胡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

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

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

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論語

而政益脩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處反舍上聲。

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

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

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

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出公輒

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子。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

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

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

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

之道皆當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以此爲先。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對，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
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
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論語

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

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

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

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

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

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其

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

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

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

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樊

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

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

樊須也。

謂小人。謂細民。孟子所

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去使

詩言

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

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而

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人生則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

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

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

其能然乎？」○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尹氏曰：「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論語子路

七之四

論語

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子曰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子曰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

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

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

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

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

夫聖人則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

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

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

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使之浹於肌膚而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仁也。此非猶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

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

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

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

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

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

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

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

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定

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詩言

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

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易去聲。當時有此

言也。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

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

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

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也。夫一言而興邦。一言而喪邦。則忠言不至於耳。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諂。本有不良。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葉公問政。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

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

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

言訓

之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矣。為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

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

父隱。於理順耶。譬腰殺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

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客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

微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面

卷之二十一 七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

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

故爲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

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命吾子路。

詩言

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任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

可以作巫醫善夫。

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不恒。

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

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

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而

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

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論語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

閒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

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

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

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

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音悅。○器

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

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

已。○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矣。○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訥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兩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

切，偲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泥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論語

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思原

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

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子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

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

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習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子曰：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皆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

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明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

論語

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

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南

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

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

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詒。臯

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羿。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近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子曰。君子而

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入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

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

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

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

詩詞

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
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
也。論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
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謂色
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
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
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爲士。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問
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避楚國
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
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
爲人可知矣。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
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
伯氏齊大夫駢邑。

地名。齒年也。蓋桓公會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二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

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

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人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厭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任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

詩詩

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

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

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

夫。名絕。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

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止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

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

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

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足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

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

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

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

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於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

以取是嬰君也。范氏曰：嬰君者，無上之罪。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其已歸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安之。夫子○子曰：晉文公譎之言，亦春秋詠意之法也。

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此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使使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之，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黝反。召，音

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魯人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命，吾

詩言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繼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

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

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需

與伯同長也。正天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

與伯同長也。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威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僕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

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子

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

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

鮒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

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進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而

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

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陳

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

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

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孔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

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

論語

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命往

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幸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子曰。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明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

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

聲。○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

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

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

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

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

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衛大

家。既而反魯。故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

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甲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

重○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

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其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子

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

有俗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

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

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

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

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

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

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

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

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詩言

寧之意亦
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

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陷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

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

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

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

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言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德也

騶。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騶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

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

也。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

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

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

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

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

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

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

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

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伯字。魯大

夫子服何也。夫子曰：「相季孫言其有疑於察之言也。」陳尸也。言欲誅察。子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愆行，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其

次辟地，去亂國。○其次辟色，禮貌衰。○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

誰何，必求其人。○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以實之，則鑒矣。」

詩言

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

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

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識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

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旣而曰鄙

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

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識孔子人不知已而不可止不能適

淺深之義。果哉。歟。其果於忘

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數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

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蒯賁黃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

且言人之出處若何。○子張曰：書云：高宗諒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

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

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二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

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

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子曰：上好禮

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論語

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

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

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闕黨童子將

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

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

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言言

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

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

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

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

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

答以未學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而去之。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

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

論語

衛靈公

言言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
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
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見說

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
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
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
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
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
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
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
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

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二子曰口惠而手實

焉則顏會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

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懼見發也。 ○子曰無

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

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

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猶問達。○子曰

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之意也。

子曰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猶亡百反。○子

論語

衛靈公

八之三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
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二千五百家爲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
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也。○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

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卽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也○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也。○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

夫子稱其直。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

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

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子貢問爲仁。子曰。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

說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

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

仁也。故孔子告之。○顏淵問爲邦。顏子王佐

以爲仁之資而已。○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

爲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

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

三代迭用之。夏以前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以告顏子也。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綬。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樂則韶舞。取其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言言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患在几席○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子曰賦文仲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與者

之與平聲

竊位之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

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

禽食邑柳下論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

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

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

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已

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

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

思而審處之辭也

不如是而

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

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

小

詩詩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

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子曰君子病無能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

善之實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

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

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
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知。
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
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
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子曰。
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子曰。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已。曰矜。然
爭和以處衆。曰羣。然。○子曰。君子不以言舉
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
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

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已夫。

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

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初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

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

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哲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

論語

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

食。終夜不寢。以思。

句

無益。

句

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

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

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餒。

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蒞臨也。謂臨民也。知

此理而無私欲以開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知及之。仁能

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

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蒞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

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

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

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

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

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已。無

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

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

後與後幾之後則食祿也君子之仕也

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

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

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

之惡○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

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

某在斯歷舉在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

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子曰然

論語衛靈公

八之九

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誓必
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
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
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
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
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
天下。無一物
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
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史音僉。顓
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

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
反。按

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
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
復之。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
有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求為季氏聚

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

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

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

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

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

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

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指季

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非之。故歸咎於季氏。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顓而不扶。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顓而不扶。

論語 季氏

詩言

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

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

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

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冉

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

爲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國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

耳然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

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思於

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

而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

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

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

之還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論語季氏

八之一

言言

叛屬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櫓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

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

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

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

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

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

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

世希不失矣。

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謂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

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

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子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宣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宣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

言言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

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辟，便佞，

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皆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

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

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

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

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

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

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

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

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詩言

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罪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

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常已之誠。當然也。小人

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爲下矣

附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

爲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

思難見得思義

雖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所壅則聰無所聞

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

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

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

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

曰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其斯之謂與與平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人抵此書○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後十篇多闕誤

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學其子。

對曰未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

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常獨立之時所聞不遇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邦

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白稱曰小童邦

詩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

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

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

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謂孔子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

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

可。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言言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諱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諱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諱矣而可。○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

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而去聲。○此承上

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二字。蓋衍文耳。以

命吾陽貨

絃琴瑟也。特子游爲武城宰。以夫子莞爾而

詩言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

因言其治小邑何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

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

學故武城雖小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

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

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

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

○公山弗擾以費

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

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山。公山氏。言未無也。

道既不行。無所往矣。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

我也。爲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子張問仁於孔

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

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

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
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
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
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彌。肸許密反。○佛肸子
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

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澆。夫子故問此以止
夫子之行。觀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

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
薄也。涅染也。物言人之不

善不能澆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
可無不可。堅白不化。而欲自於磨涅。其不

○ 瓠，細也。者，幾希也。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反。

○ 瓠，瓠也。瓠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名，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

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

女。

○ 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告之。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其蔽也蕩；好信，其蔽也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其蔽也絞；好

勇，其蔽也亂；好剛，其蔽也激。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

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

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

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

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

所以救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

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

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

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

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為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召南所言皆

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子

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

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

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

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

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

然亦不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

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

也禮樂無處無之。○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

論語

陽貨

學者要須識得。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窬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

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

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

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

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

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子曰道聽而塗

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

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

往行以畜其德道○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

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

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

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

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

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

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陷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

論語

古人

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子曰。惡

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

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

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

精義之發亦天而已

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

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程子曰孔

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

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使默識其他則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

前篇無隱之意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

相發學者詳之

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疾將命者出戶

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人嘗學

士喪禮於孔子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

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程子曰

此孟子所謂不屑之

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

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

禮必

命吾陽貨

命吾陽貨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

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

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

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

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

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

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

不敢強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焉爾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

之喪既殯食粥麤食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

布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緇練要經不除

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

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女安則爲之夫君子

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

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

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

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跂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

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

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

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子貢曰君子亦有

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論語陽貨

言言

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

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子二國名。子

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
箕子因佯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
三人者。各得其本。
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皮。

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

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

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

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

子斷之之言。○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

而亡之矣。

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

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而

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

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

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

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貜按史

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與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按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七伯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按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

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長沮桀溺耦而

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

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

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

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

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糴而不

輟徒與之與平聲滔滔土刀反辟去聲糴音憂

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子

辟世桀溺自謂糴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

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

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

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

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

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亡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

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蓀音蓀

竹器分辦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

草也子路拱而立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

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賢通反

明日子路

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

滅其跡亦接與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

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則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逸民伯夷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

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柳仲雍與泰伯同竄

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與平聲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中上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

其斯而已矣倫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

具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

憂則行之中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慮亦可見矣○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

廢中權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

合乎道

之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

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

最高與柳下惠少進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

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

方外之士害義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

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與於

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語夷惠亦力○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必以孔子斷之○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其各也其各也

適秦

飯扶曉反。繚音了。亞飯以下。鼓方叔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播

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

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

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川也大

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季隨。季騫。

騫烏瓜反。○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

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閒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

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

○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

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

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

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

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

重其○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

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

良玉溫潤○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而栗然

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

已也。

信謂誠意惻惻而人信之也。廣猶廣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文乎而後可以有

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

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閑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難或末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

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

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子夏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

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

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

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思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子游曰。吾友張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誠實惻怛之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容貌之盛。

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

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

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

其臣守其政故其能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

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

義乖離不恒維繫訓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故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

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

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

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於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惡名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

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衛

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

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

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

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

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

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

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

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

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

見其中之所有言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

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量去聲○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

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陳子禽謂

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爲恭謂

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

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天可

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

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勅之斯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立之

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

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

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

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

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

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

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

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此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

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

永絕矣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戒之也

禹謨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

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

諸言

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
大同小異。曰。上帝有湯字。履蓋湯名。用之其
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闕也。言桀有罪。已不
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
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
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
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
是富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
周有大賚善人
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
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自是也
興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輔成繼

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所

所

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萬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

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於武

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

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

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

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

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

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大旨皆此

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論語堯曰

丁元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度。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言不仁。暴謂卒虐。

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燕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

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

無以立也。

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

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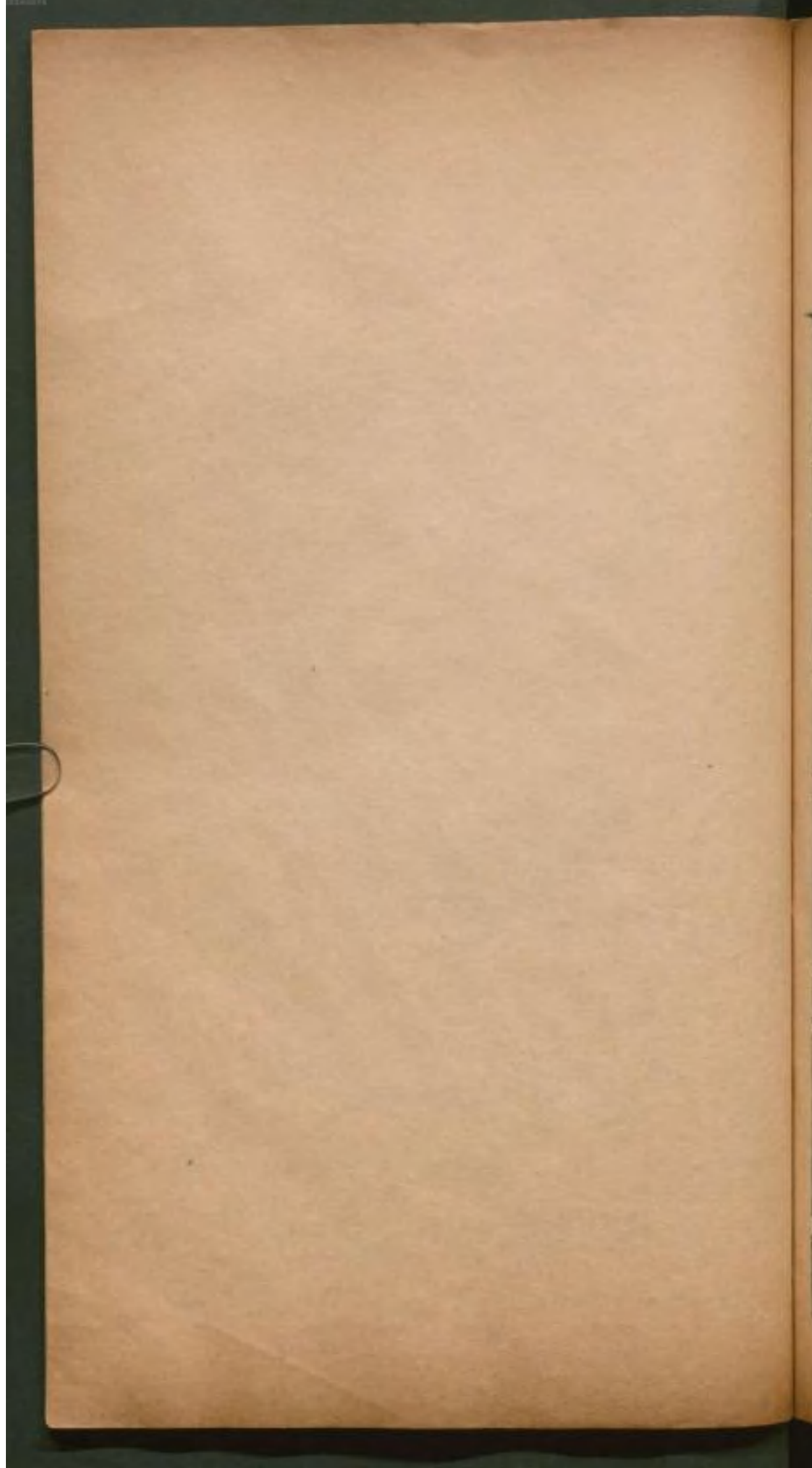
命。吾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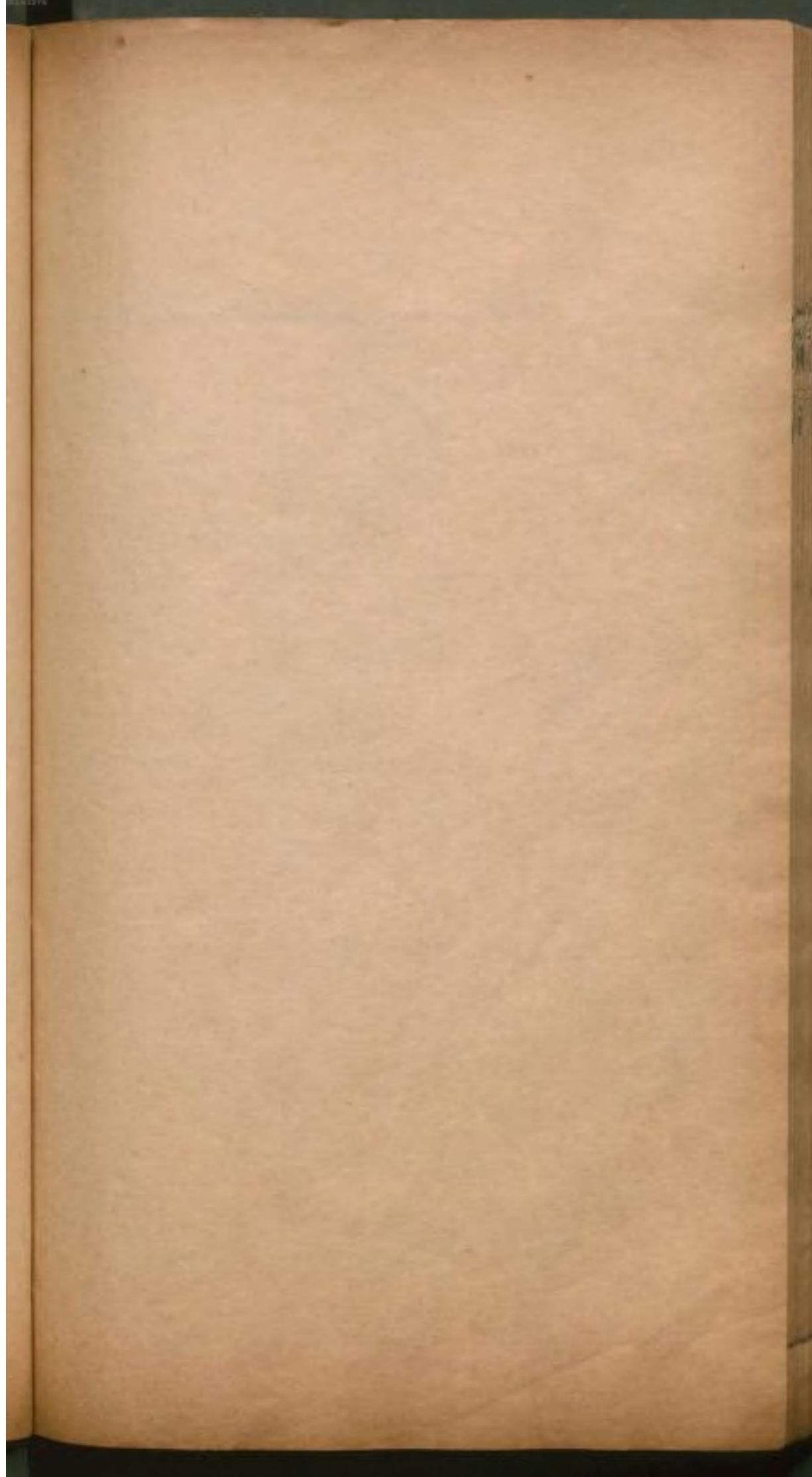
十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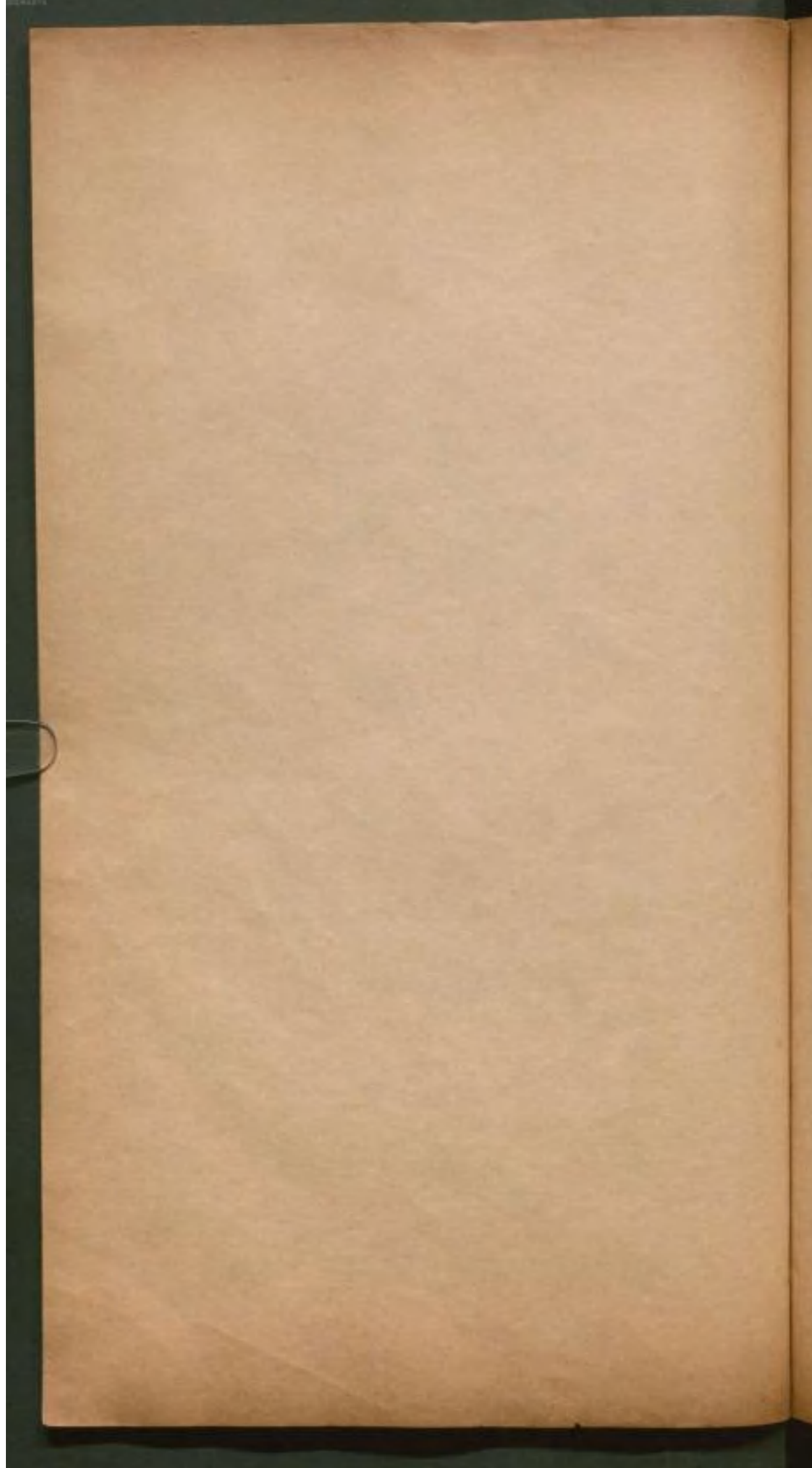
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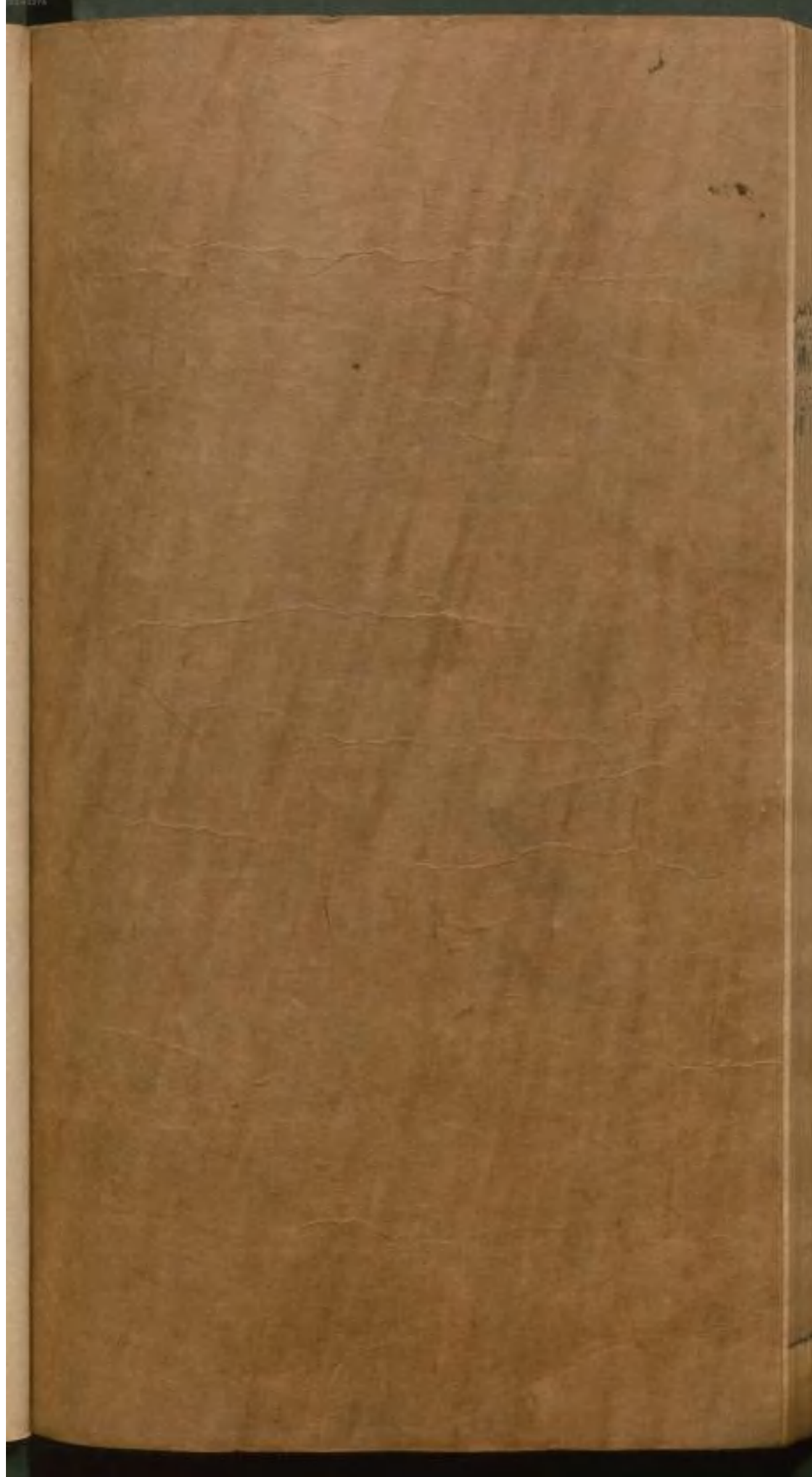
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
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
人也。可不念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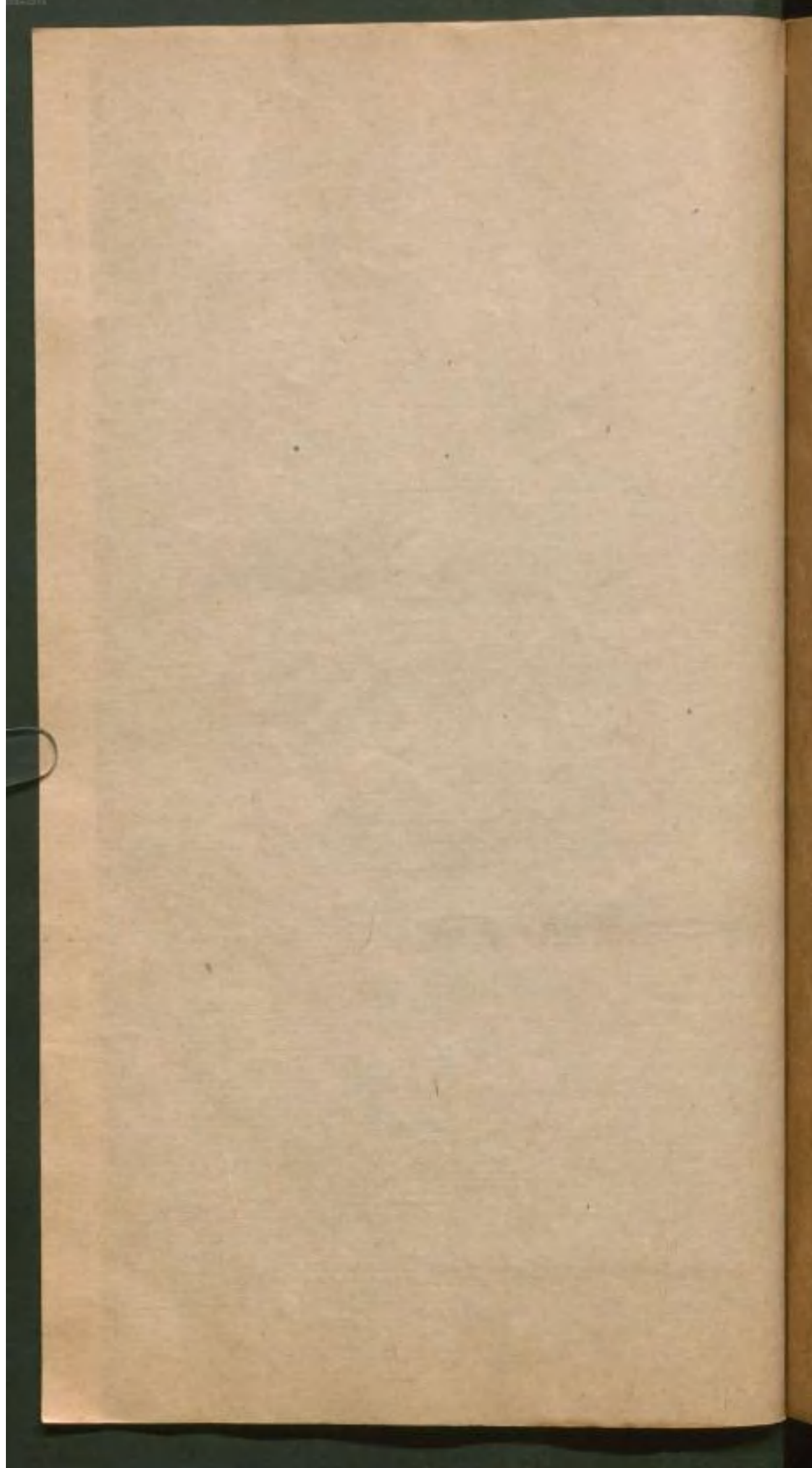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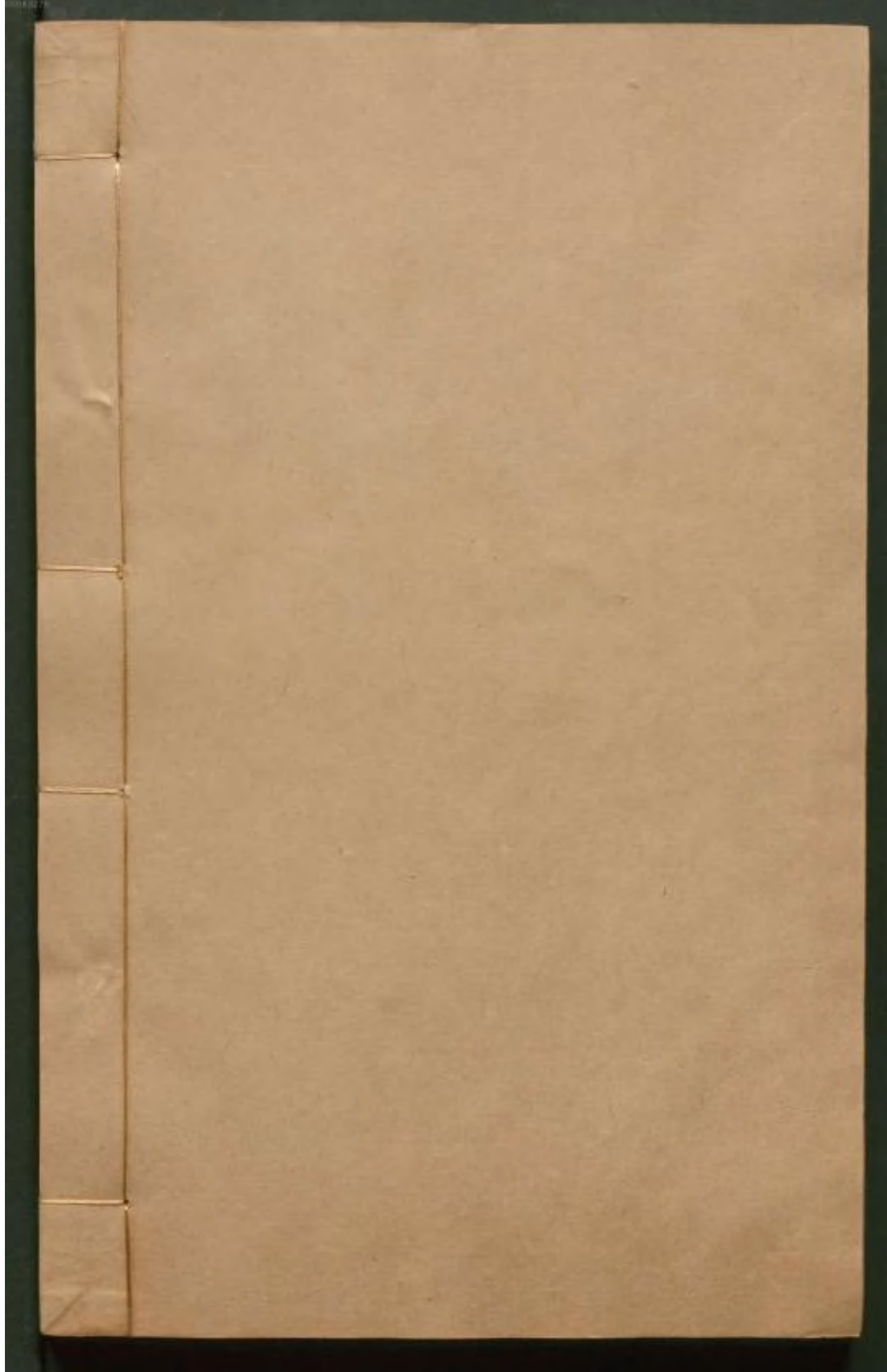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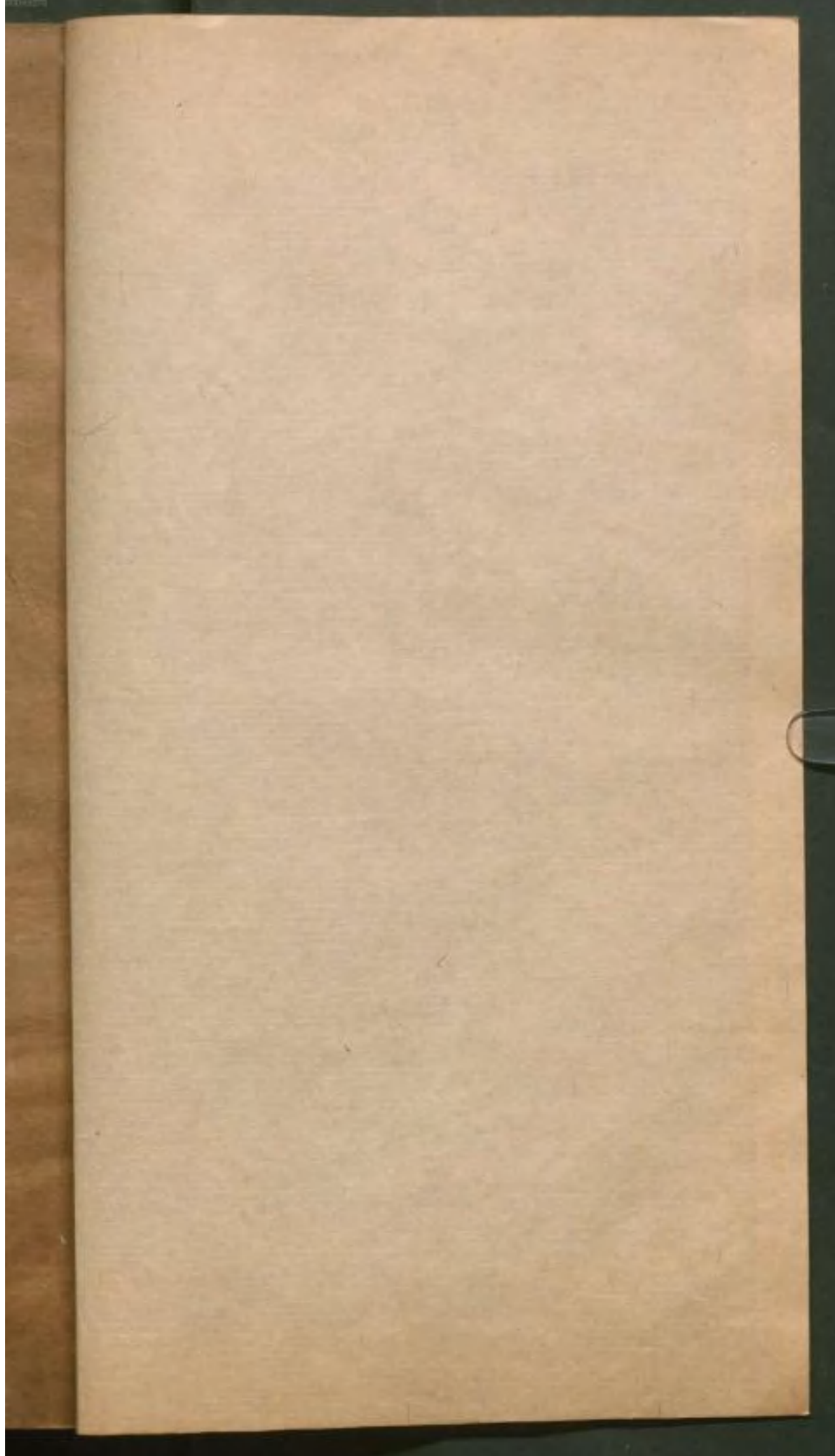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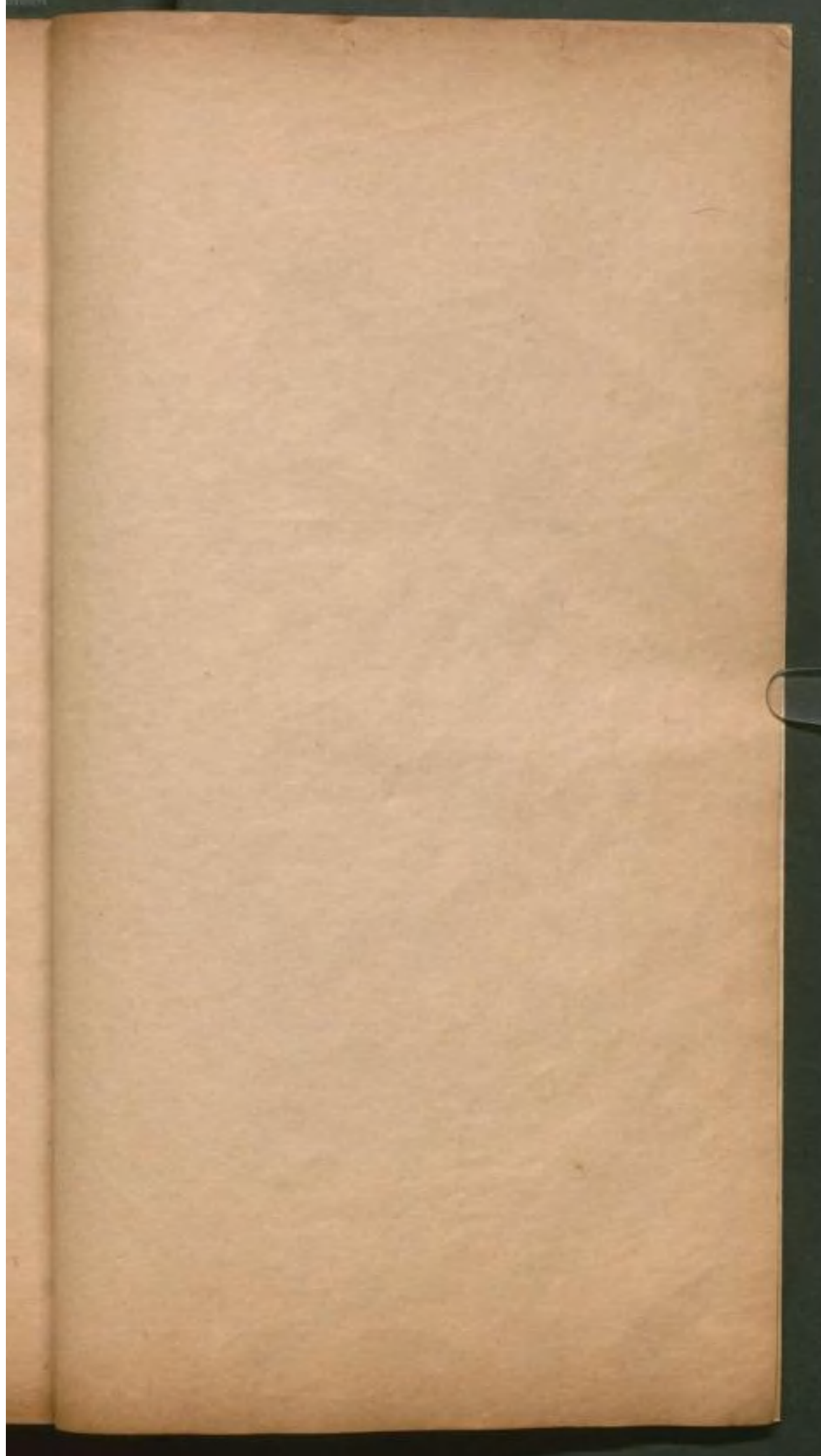
4^o L. riv. CMB/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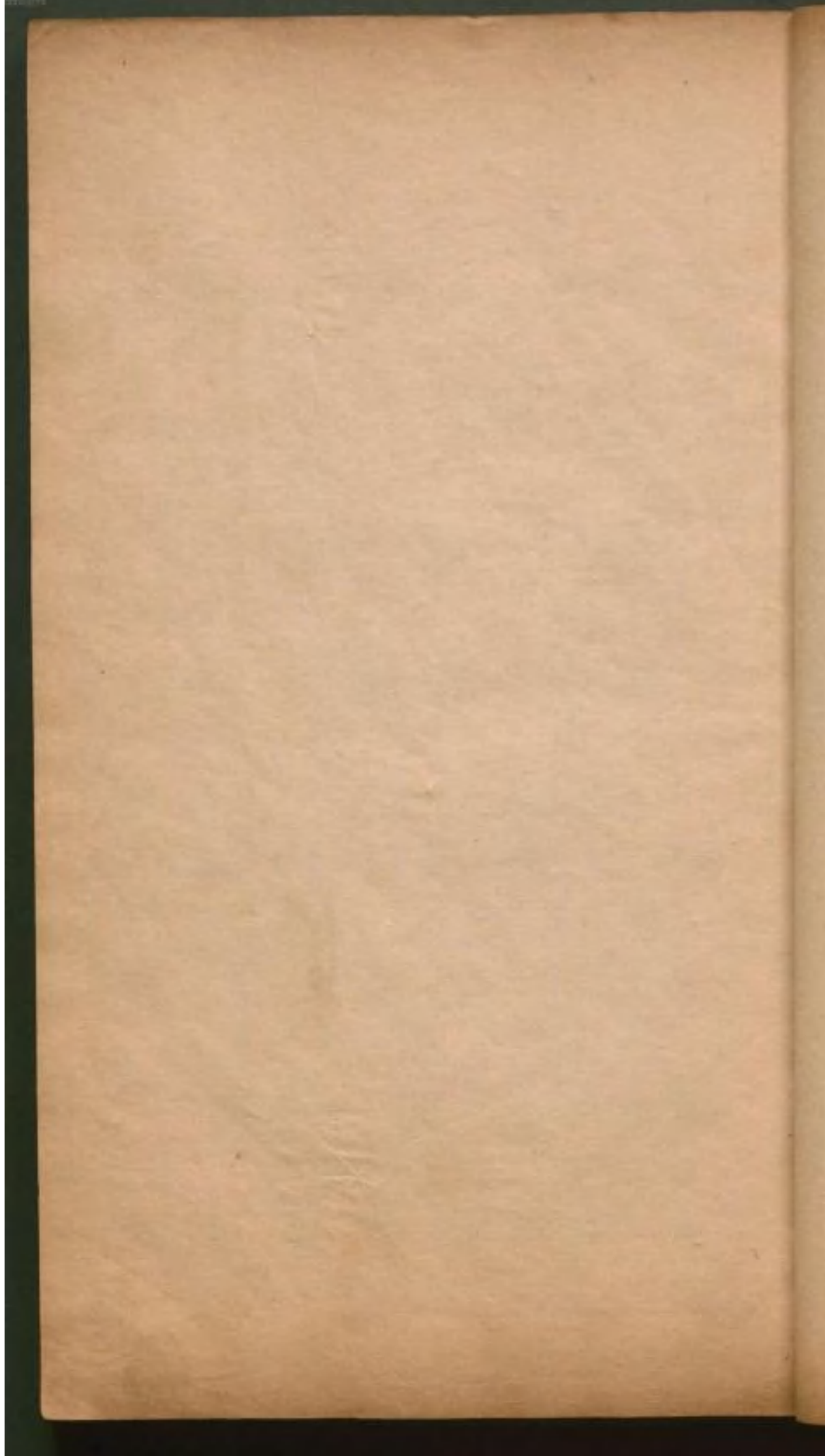
WB/5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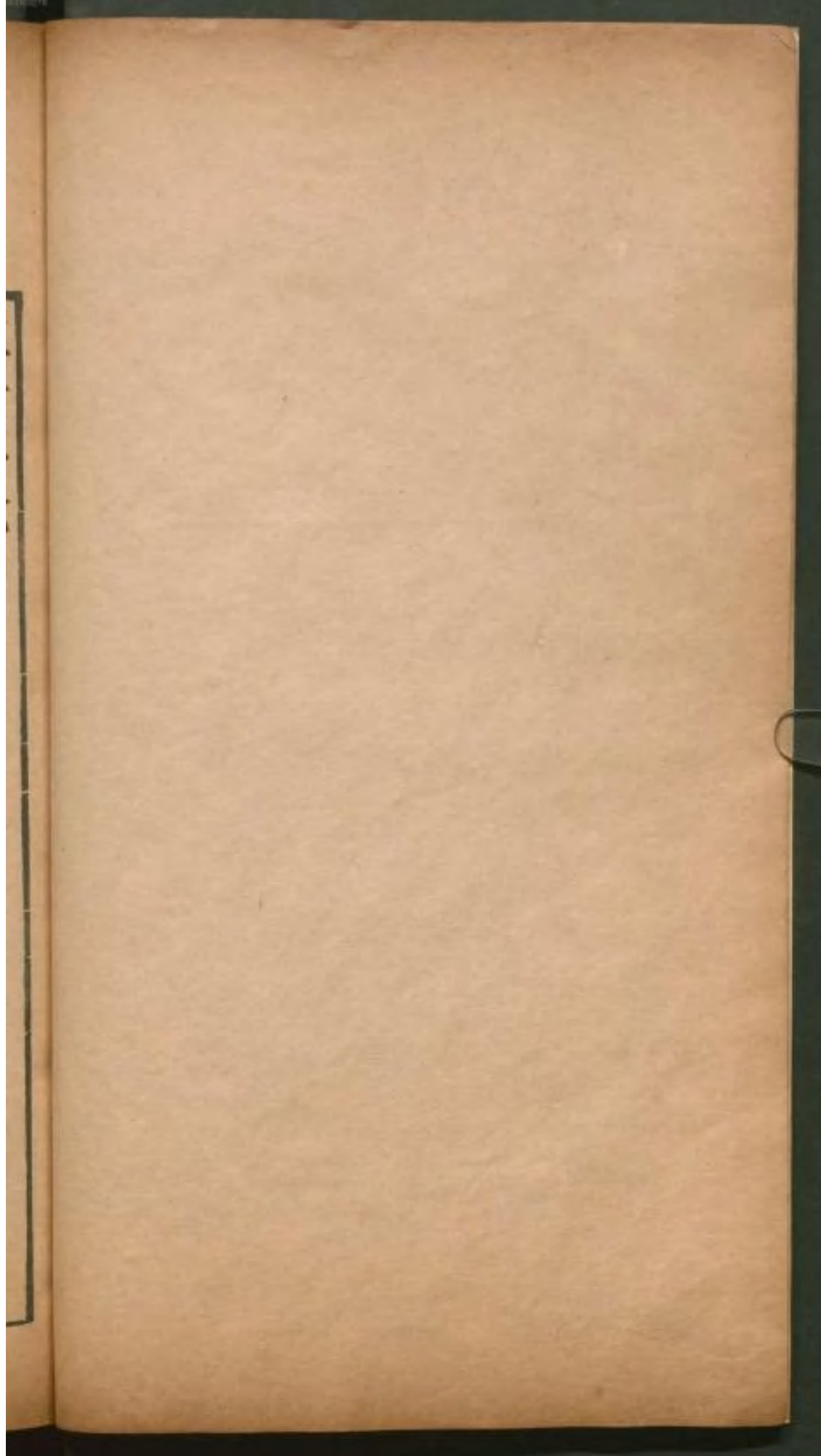


孟子

上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

車一說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

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

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孟子通

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

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

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孟子

序說

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

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

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

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燭孟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

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

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

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

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
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
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
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鑒空撰得此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

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

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又曰。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

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

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

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政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

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

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三十一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卷一百一十五

[illegible]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三

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孟。利益富國。疆兵之類。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

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

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去聲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

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餒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

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章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

樂之曰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

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

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孟子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
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
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
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
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

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與鼓音也兵以鼓

進以金退而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卹其
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
是爲盡心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焉則未矣

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
滂音烏。農時謂春耕

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
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滂
窰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
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用澤
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
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大地自然
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
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
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
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帛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

人稱之曰王。則半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牡。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木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
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
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
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
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
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
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
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
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
之民至焉
李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
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
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則...
不...
不...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
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
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
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

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

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梃

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

也。答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孟子

梁惠王

一之六

孟子
三子
孺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

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惡之

去聲惡在之惡平聲○若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有也

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爲去聲○俑從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

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幸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
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
忘於懷何至視○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
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
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
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
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
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
七年秦取魏以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
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止猶孟子對曰地
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方百里而可以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

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

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

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故曰仁。

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

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

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

可以伐之。蓋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

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出

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

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客覲辭

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有者。可

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

必合于一。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

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

孟子。梁惠王。

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勃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詩書大義。而其一。然不。梁。京。其。意。

故入君不啻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曰德何如則可以王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孟子 梁惠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

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

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

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

有諸

齕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郊也觶觫恐懼貌孟子述

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

齊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

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齊。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
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
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曰無傷也是
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

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

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

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

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

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

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

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

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

必遠處廟者亦以謂善是心而後爲仁之術

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

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

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

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

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

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

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

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一

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

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詩猶

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

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

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

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

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

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

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

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

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

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

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父兄。謂人之父兄。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子弟。謂人之子弟。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子弟。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權。然後知輕重。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度之。

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抑王興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

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鰕鱓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

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

獨貽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曰。王之所大欲

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
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
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
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
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闕同
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
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
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
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音朝

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

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

草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曰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

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恆胡發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

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

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此王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

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

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

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

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此言制民之

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一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他日見於王曰。王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

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

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

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問與之與。平聲。樂樂。

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

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頰子六反頰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

鼓管籥皆樂器也舉告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旗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

政使民各
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
能與百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好樂。得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邢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芻

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

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

里爲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

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

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

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肅鬻音育

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則坦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卽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

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鄙小

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

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

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

此文王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大勇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秦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

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

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

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

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除

孟子

梁惠上

之二十一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

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也。不得而非其

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

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

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

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時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敘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上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

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

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木之流無窮極也。

力通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

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

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

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

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

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

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

孟子 梁惠王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與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存。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

堂王政之所也。能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

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

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

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

富人哀此癯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癯音瓊。岐周之舊

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

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

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

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敘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其服與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潞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拏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哥可也。災困悴貌。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餽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上

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

篇積露積也餽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餽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

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齊也揚銀也爰於也

啟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

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

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豈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幸循也。渭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

也。棄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絕也。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曰。國君進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

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

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

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

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

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

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

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得已者如此

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如此然後

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

可以爲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傳直繼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曰臣

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

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此雖萬鎰。必使王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

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王人

彫琢玉哉。

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

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會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宣王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燕。

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以乘去聲下同○

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

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

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古何以知之

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以萬乘之國伐

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音單

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

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齊人伐燕。取之。諸

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

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

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

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我后后來其蘇寬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

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

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

先來征我之國也寬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

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

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

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

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一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

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

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是以不免乎以。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

千里而畏人也。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

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

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向

哉。○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

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

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閔。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

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

也。過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

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閒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池也。築其城也。與民守之。交死而民弗去。則

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故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

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

民不可饒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

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

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苟爲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孟子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旣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倣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告之曰。初人之所爲者。吾士其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

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或曰。世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

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

謂國滅君死之。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

正也。正謂此也。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孟子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
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
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
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
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
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
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
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
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
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
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出而正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

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

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

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

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不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

名夷吾。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

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

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

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楚子六反。鮑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

子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鮑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在管仲四十餘

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

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

者。何哉。管仲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

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曰。

西之所謂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手去聲。○曰

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與平聲。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

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也。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

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

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
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
中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

鑑音茲。鑑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

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

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土疆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

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驛也。所以當今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

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心乎四十

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

化。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賁。

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

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

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

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紂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上。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黜務敝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相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黜爲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

好去聲憚之端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

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飾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揣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

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出於此下文詳之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問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因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波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既夫於外而遂達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
極則志固心之所為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
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
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
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
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
自然不動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
之大略也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
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音夫
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
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
專也蹶頭蹶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
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
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
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孟子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

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

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

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

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

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

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

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

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

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

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

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雖

言者蓋盡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為氣也。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

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是集義所生者。

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第口。初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下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孟子卷之八 告子上 告子下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
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
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
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口必有事焉而
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
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
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
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
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
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
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摠援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辭。彼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可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流。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宰我子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旣聖

矣乎。

之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孟子

公孫丑

二之九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

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者，為冒之。子貢更子

倦者仁之所以及及物。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

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

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

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

則於此數子。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

欲何所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

所至者。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

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

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曰。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王天下。下德之盛也。有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日之人者。惟在於此。曰。敢問其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曰。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音蛙。好去聲。汗下也。三汗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

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之盛也。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

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結。

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孟子曰。以力假仁。

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

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方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

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

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

心誠僞不同故入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上霸者多矣○孟子

孟子公孫丑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

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

間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

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

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

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打網音耦繆武

○詩豳風鴉鵲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

及也微取也桑上桑根之皮也綢繆繆綿繆

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子烏自謂也。

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侮予者乎周公以爲巢如北土君之

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

爲知今國家開殿又是詩設樂急故是自來

道也。今國家開明。乃長其舟。勢必盡。是自求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禍福無不

其籍。安亦惟日不足也。乃今之

之
意
五
言
配
命
自
求
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曾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神大曰天子作直猶可違自作直不可治也

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福也達避也活生也書作追追猶緩也此言福之自己

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遠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

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廛無夫里之布也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

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布。鄭氏

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

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

一家力役之租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

之民已賦其廩。又令出此大望信能行此五

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

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

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

寇戍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孟

孟子公孫丑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

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

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

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內

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人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惻隱之心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

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所有物在中而緒

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

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

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

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皆端處。

孟子見乙卯年止。惟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

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思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
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所祝。利人之生。匠
者。作爲棺槨。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

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

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

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

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
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
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
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
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
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
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己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

智。不智。故不知。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

禮義之所在。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

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

反求諸已而已矣。

中。去聲。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孟子

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其其勇於自脩。

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悟也。意。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

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

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

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發此之聞。故其在人者。自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反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於人。○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聞惡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浼，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

楊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

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

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

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

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

而可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

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一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

實爲

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

日支干孤虛壬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

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

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

必有一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

有不戰而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

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

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可傳其人得見乎對曰不可王曰有疾不能造

朝

章內朝並音訓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卜司○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

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

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

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

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也。孟子所言之辭之大者也。

是子曰名不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

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

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

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

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

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

口箴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噉。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相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

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

有爲也

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敬盡禮而後往者。非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

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

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

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

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

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

餽。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

受。爲兵之爲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

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

之有戒心也。若方齊且未有虞也。無虞而饒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度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一當於理。

而○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上。

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

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

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十

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曰。今有受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

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

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

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

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

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孟子謂軻皐曰

說而不小釋從而不改故邪。

說而今釋從而而不改故邪○孟子詳蜺龜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蜺音遲龜鳥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蜺龜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蜺龜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蜺龜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

不知也

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

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

孟子

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孟子爲卿於齊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反

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駿臣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

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驪蓋攝卿以行故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人惡而嚴如此

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

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

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

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

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

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

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

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

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士親

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比必二反校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校

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士親近其肌膚吾聞之

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

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

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代與沒

受之於子。見可。而後以是方。是聲。下代。也。與。伐。與。同。夫。音。扶。○。沈。同。燕。以。私。問。井。下。命。也。
了。喻。子。之。事。見。前。篇。等。侯。土。地。人。民。受。之。天。
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
有。罪。也。仕。爲。官。也。上。即。從。仕。之。人。也。齊。人。

伐。燕。或。同。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
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
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
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
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
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
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

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

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武王弟。周公兄。

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

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

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

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

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詐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

孟子
三
倫之至其
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

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

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

順之又從爲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

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

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

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

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

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

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

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

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

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

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

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

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潮朝音

他日王謂時子

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爲去

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

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

也盍何

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

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

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

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

萬鍾之饋。是我雖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

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

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

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

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

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

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

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

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

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

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

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

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

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

畱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

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

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

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

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

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孟子思之。事而先。

以爲我謀者不及終公留子思之事而先
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

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止至則是干

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

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曰夫尹士

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

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予三宿而出晝於

孟子公孫丑

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

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

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宿哉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上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

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

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開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前

今日此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

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

由周而來七百

孟子公孫丑

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

矣。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

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

所爲此孟子所以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

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

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

哉。然則孟子雖君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

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孟子去齊

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地休

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

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illegible]

孟子卷之三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

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

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皆先是。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而後非。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

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

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覲古覓反。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

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士爲必不可無。後

公之

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士爲必不可師。故篇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不當復求他說也。

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

瞑莫何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傳書說命篇。瞑眩。慎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

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

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孟子

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飣粥之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飣。諸延反。○當時諸侯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表下紼也。

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紵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麤布也。何縵也。喪禮三日始食。常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也。者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此黑也。

已。承字上六。卿之長也。歎歎也。深望其黑色也。

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

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

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

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

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

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

有名。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

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

善。亮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

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

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往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

豳風七月之篇十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

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

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

有無恒心。小人。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爲富不

仁矣。爲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

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

孟子滕文公三之五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
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
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
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
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
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
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
過什一也。徹通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也。均也。藉借也。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

田而不見其利。必取益焉。爲民父母。使民將焉。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

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禮反。從口。從今。或音普。覓。反者。

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

籍。言多也。糞。穢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

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

之也。益之。以足取。盈。

之數也。稚。幼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音夫。

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

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

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

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爲表

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詩云。雨我

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順天雨於公田而遂及

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

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

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詩云。司佳佳。司佳佳。司佳佳。

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人

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

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

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

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良。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孟子滕文公三之七

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

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

子

太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

者是以分田制祿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之法不可偏廢也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

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

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

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

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

此推之當時非維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此世祿常

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責亦不止什

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

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餘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上妻子。以

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

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

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

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之祿。而

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者文耳。上

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此其

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

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

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

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

講求法制。衆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

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

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

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止之。未行也。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入下猶可驗之一鄉方
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
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
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卹患厚本
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行
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
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
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
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有爲
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

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關○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

孟子

滕文公

二九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之欲其堅也。以爲食。實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招所以起土。未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與民並耕而食。養死而治。今也。勝有倉庫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養音孫。惡音平。

聲。○養。飧。熟食也。朝曰養。夕曰飧。言當自炊。

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

蓋欲陰壞孟子分。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

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

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

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

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

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人。以粟易械器者。不

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孟子曰。滕文公

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
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
也。陶爲甑者。治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
句。舍謂作陶
治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

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

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當。堯之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

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

藥濟子禮反。漯作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曰

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潯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泗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

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

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

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稷

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

孟子 滕文公

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耕而亦不必掛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

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

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

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

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

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

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

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二年。然後歸。他日子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鹽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伏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

也南蠻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駃亦作鵠古役反。駃博勞也。惡聲之鳥。

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闕宮

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

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

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爲市。

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則也。行欲使市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小。為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璧。又音開。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

觀其意。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

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問夷子

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

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

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具心必有所不。合二。夷子

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徐子以告夷子夷子

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

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

匍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言扶下同制音蒲制蒲北反。若

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

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

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昔所謂遷謫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

納音訥。訥楚極山反。訥此禮反。訥音蕭。為去聲。藥力追反。裡力知。

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察山水所趨也。納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噉攢共食之也。顙額也。訛訛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訛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上籠也。裡。上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

之矣。

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孟子

滕文公

三之十七

孟子
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而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虞人也。

人守死圖之吏也。搢大夫以旌搢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尊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

而射。今要笑不能也。賈習也。

荀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

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

一。中節欲其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

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

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

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
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
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
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
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
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與民由之。惟其所得於人也。獨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
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
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未反。禮曰：諸侯爲籍百畝，晷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薜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器皿，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曰舍上聲。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爲去聲。曰舍上聲。

曰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

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
妣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
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
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
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
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
今之士無功而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
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如通之。則梓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

美

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美而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美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

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

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曰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孟子

滕文公

三之二十二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武墁

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更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

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
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
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
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
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
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
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
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爲
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
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曰矣武成篇義武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
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
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
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土女以匪盛玄黃之
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尚
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大休命
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
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
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
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
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
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此
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
文取其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殘之義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上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數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味誰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曉之也。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思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曾子曰。簞食。膾炙。病于夏。謂先來加禮也。

哇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

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詔笑強笑

皆小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哇之人也

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

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

可知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

切而不洪不及者○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

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

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

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

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

人事得失反覆。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

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

胡工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

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

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

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藥音怪行去聲下同沛沛內反。暴君謂夏太

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

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千國皆紂黨

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作助也啓開也欽壞

也此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此周

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

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

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

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威矣思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孟子滕文公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
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
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
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
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
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則大亂。

行刑則人皆無父。無君。若以陷於禽獸。則人亦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

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

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

也。孟子曰。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

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

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

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

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

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

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

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

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能言距

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

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下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

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奸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

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宴。○匡章

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

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

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

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

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

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

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

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

則是木能如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

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盧。辟績也。纊緣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

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

鵝之肉也出而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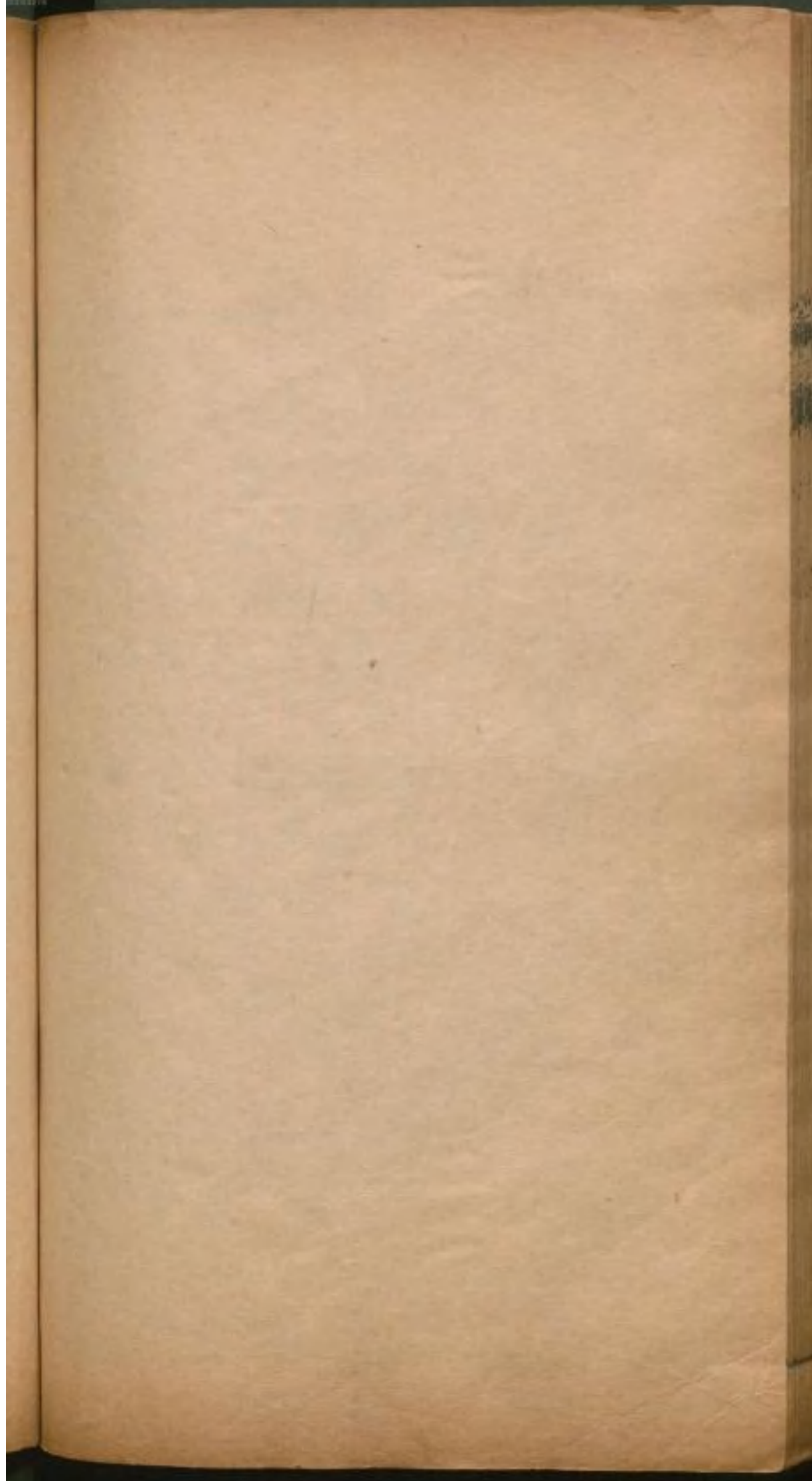
蓋音閭。辟音避。顙與輦同。顙與楚同。子六反。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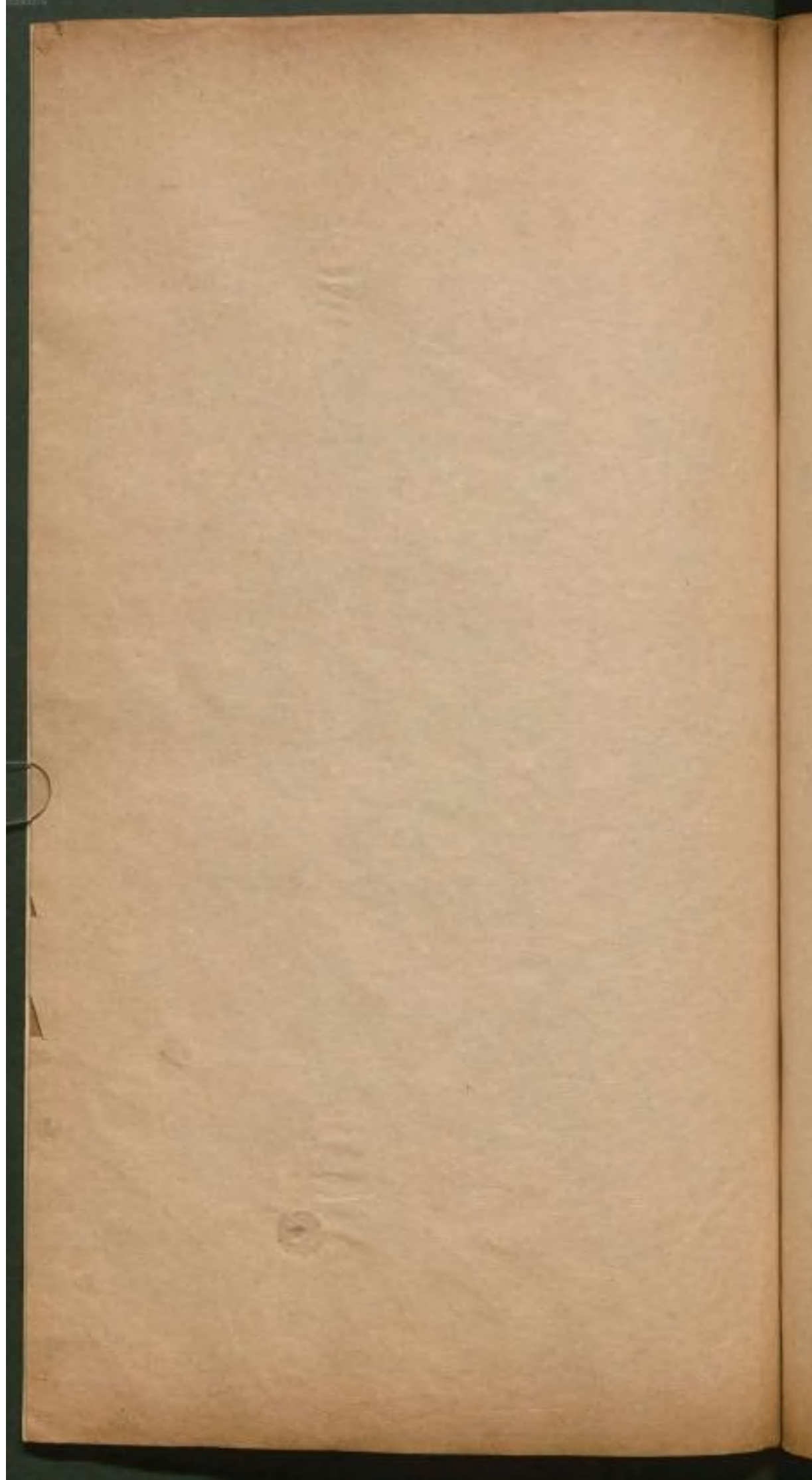
平聲。鵝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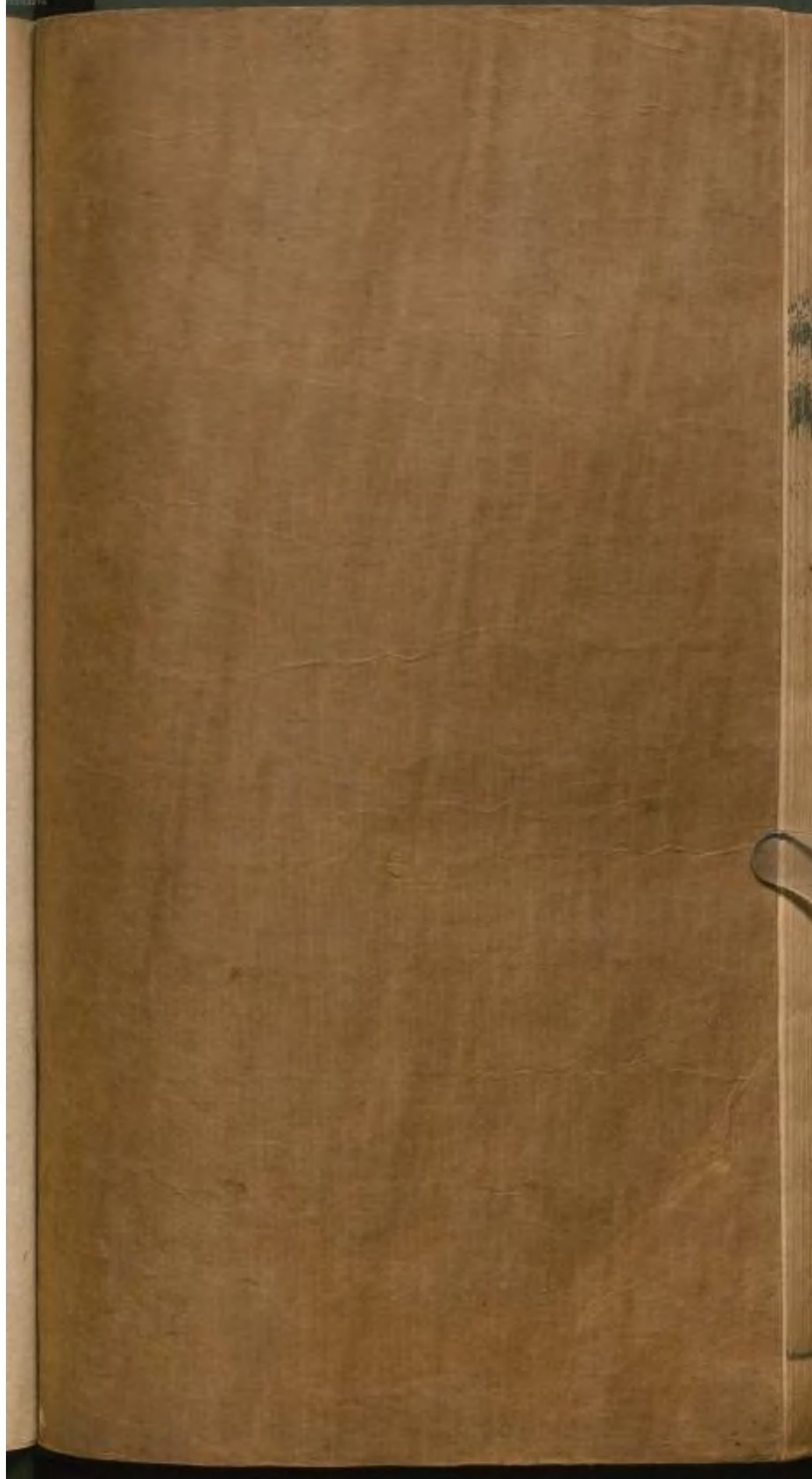
己仲子也。鵠鵠鵠鵠聲也。頻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大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辟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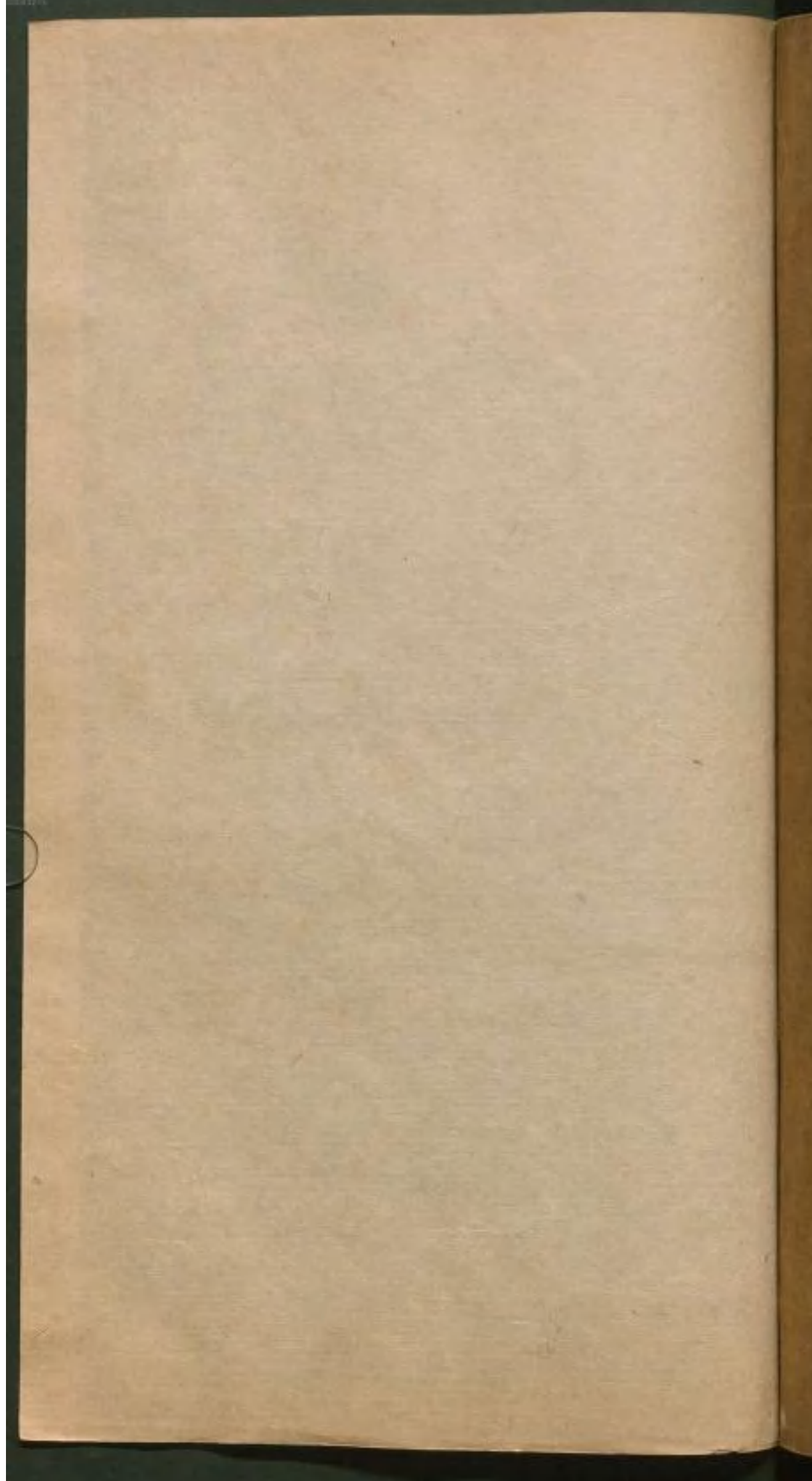
以爲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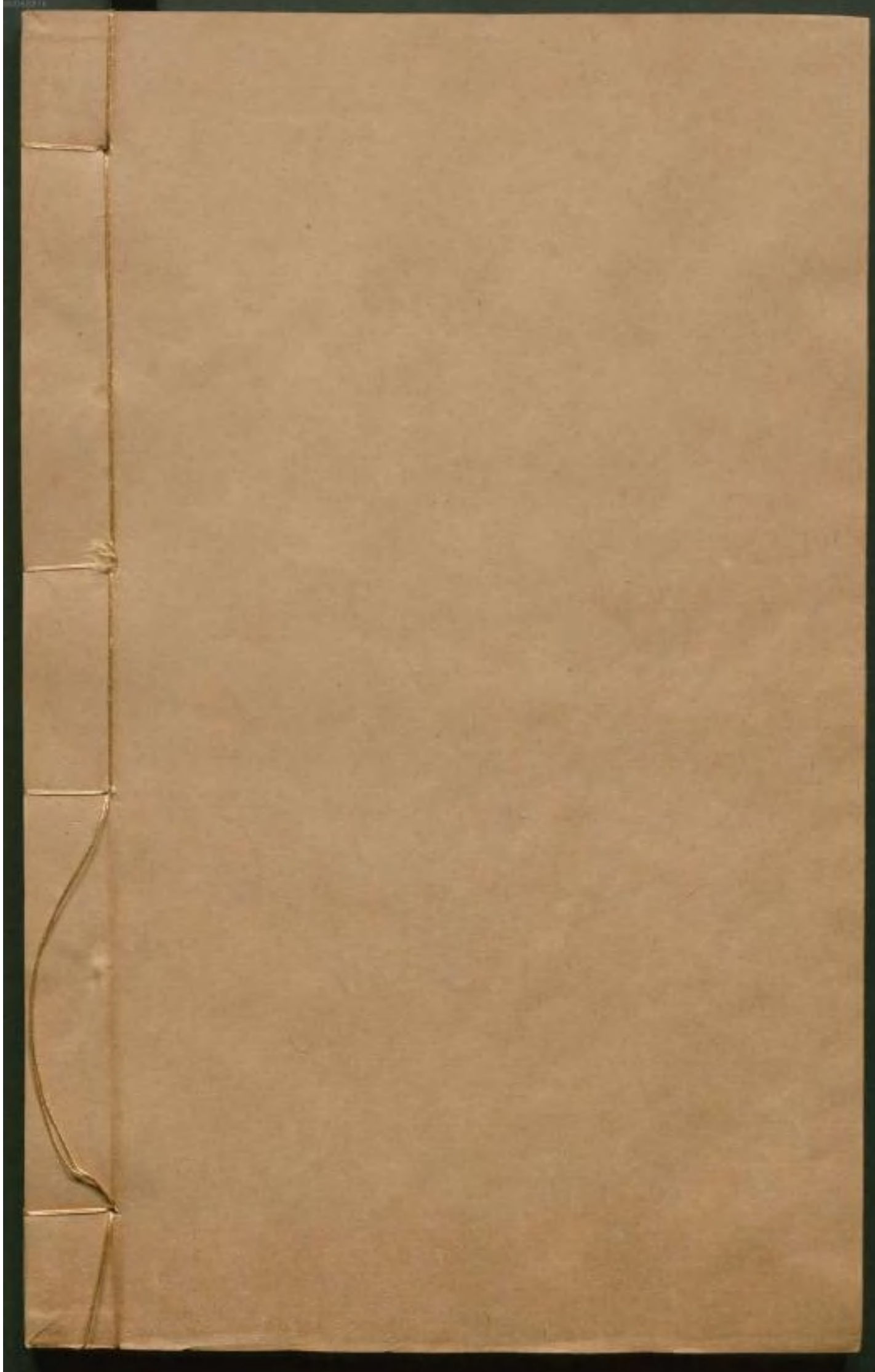
以爲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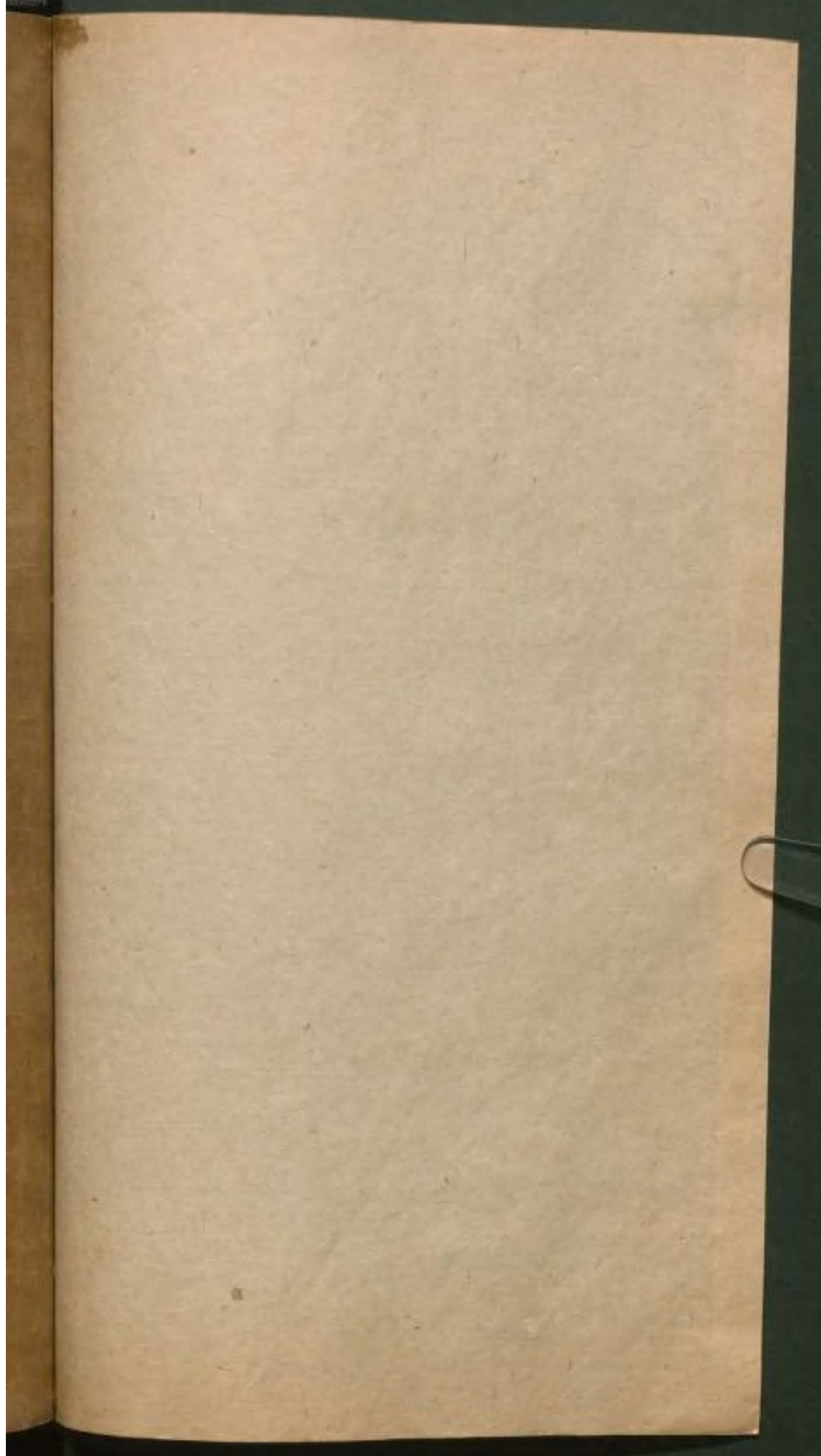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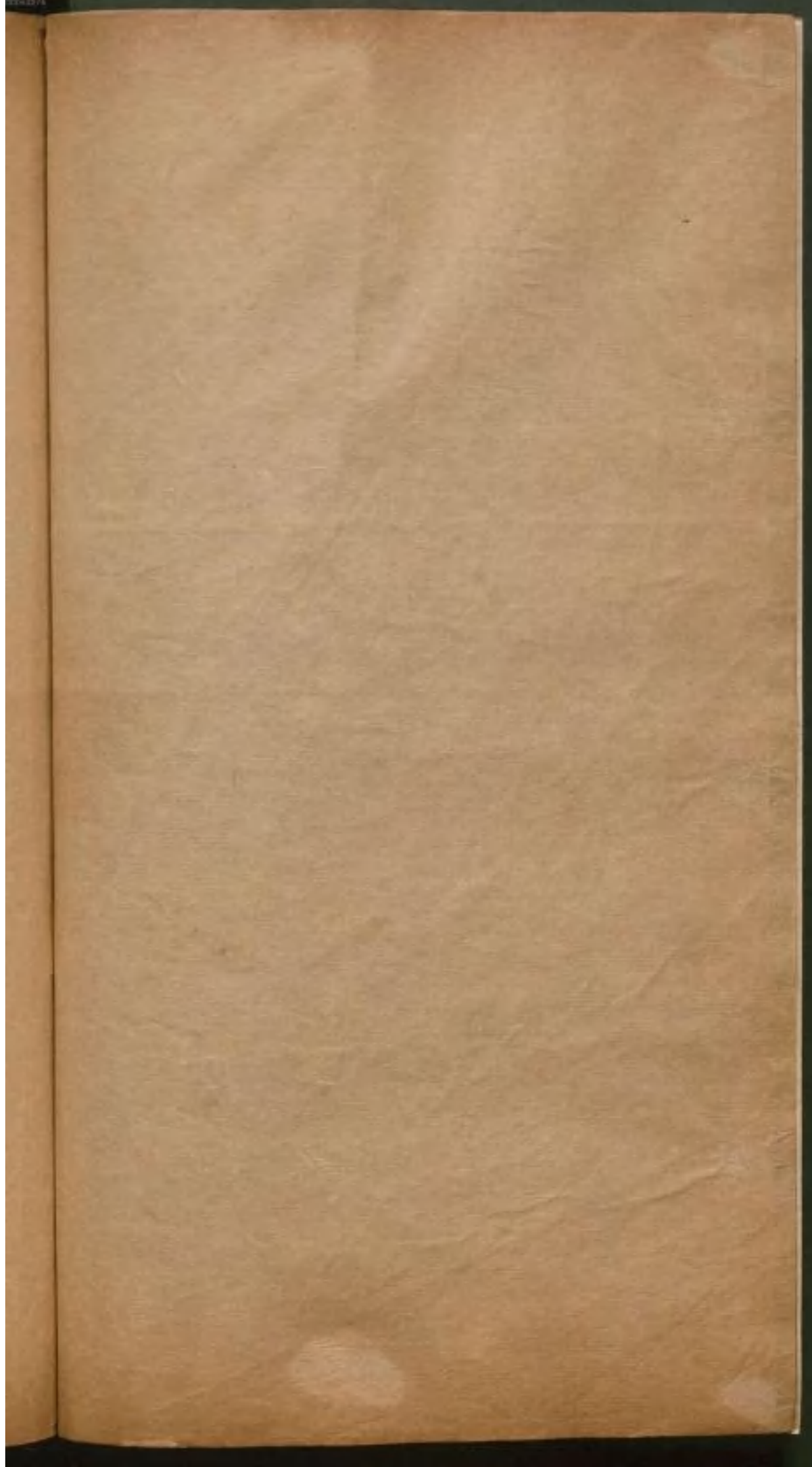
4^o L. sin. C 1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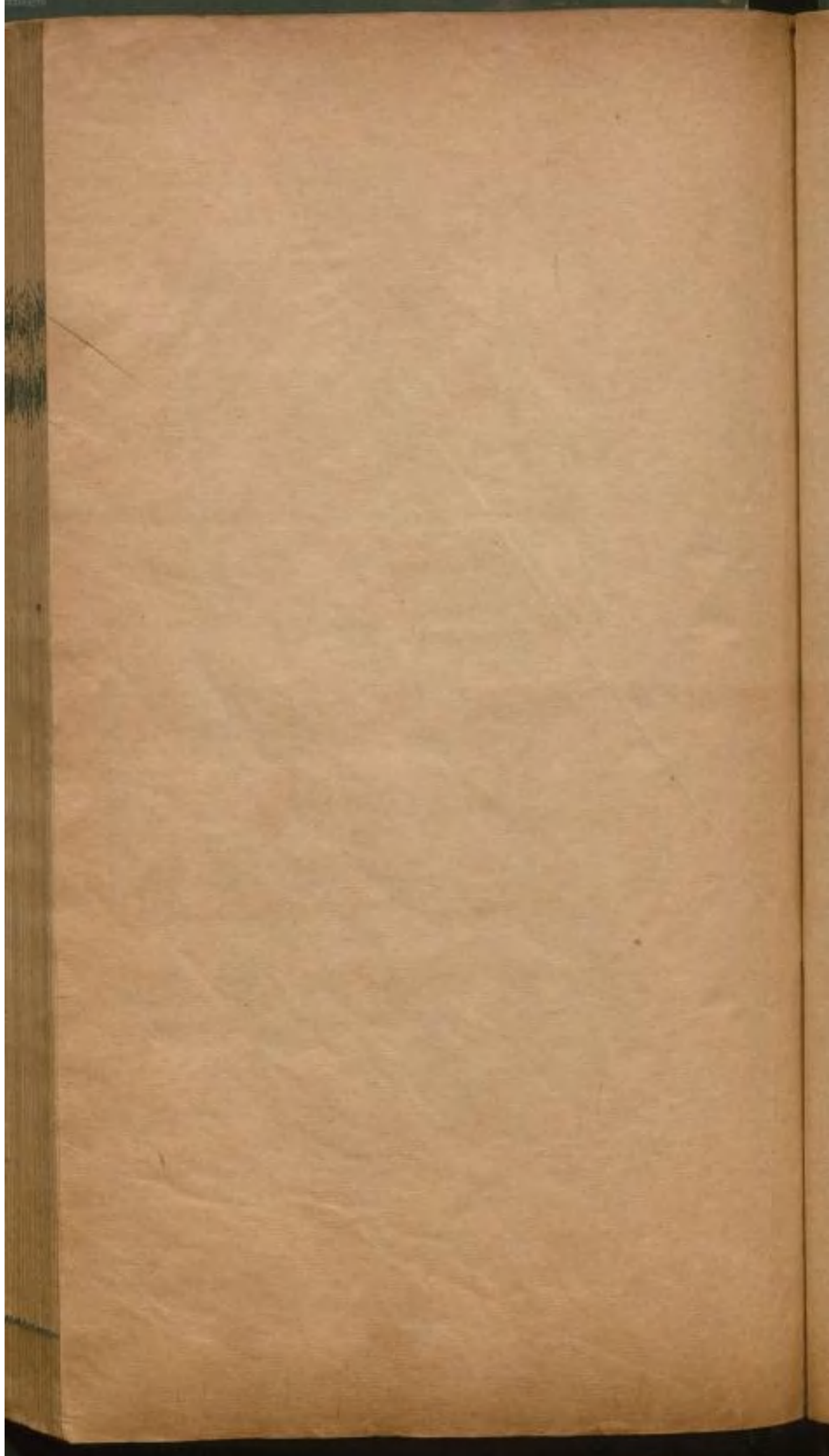
wb/5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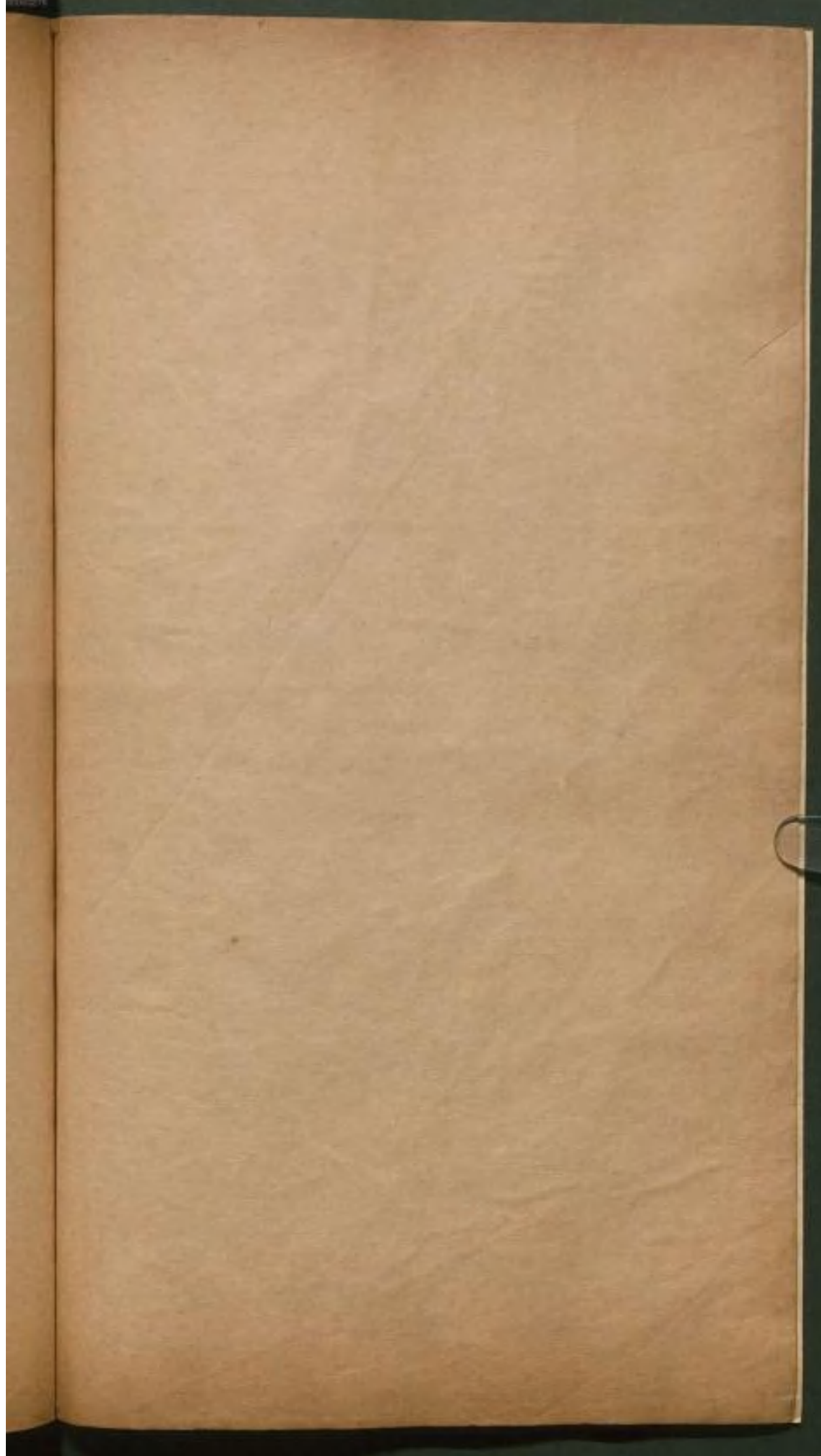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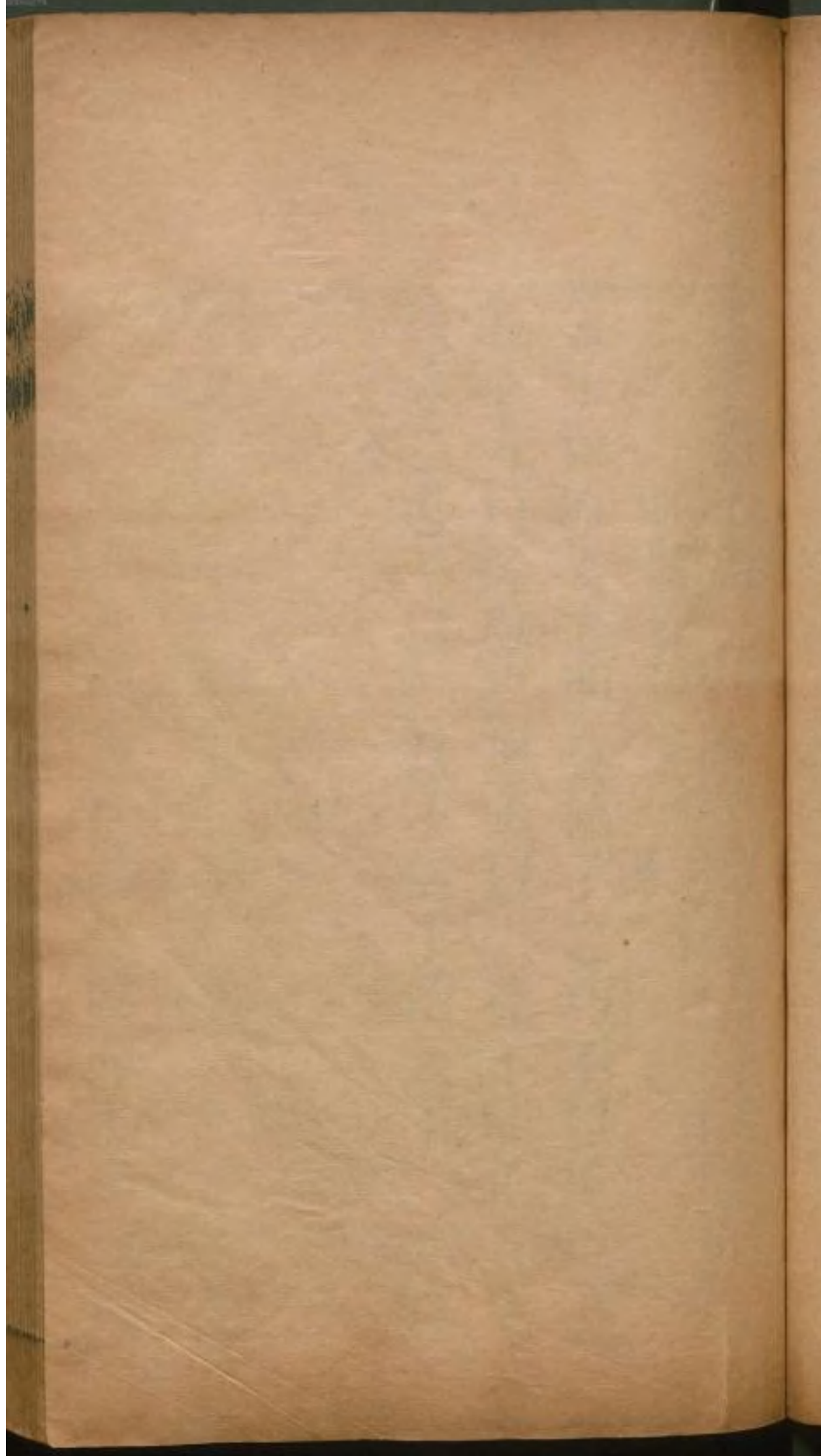
孟子

下











孟子卷之四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
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
之明目。

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
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音之樂師。知
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
之上下。黃鐘。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
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
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
法度。仁政者。治
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問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

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

雅。假樂之篇。行。通也。率。循也。章。典法也。聖。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

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

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孟子

離婁

四之二

以仁心仁聞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行先王之道。是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

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

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

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

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

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

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

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故曰

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糞材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戎民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

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猶沓沓也。沓徒

泄泄然不急救正之。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祇。故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

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孟子離婁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蹙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孟子曰。規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欲爲君盡君道。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

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

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

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

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

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

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國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孟子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

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

聲。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

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

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孝云云。長言也。

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其言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無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

命。白求多福。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孟子曰。人有

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

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

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孟子離婁四之五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畱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行一易行引其一二三七八九不義三

亡。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

已。天者理勢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言小役大。弱役強。

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

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

公。蓋與為昏而畏其強。今也小國師大國而

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

國不脩德。以自強。其殷樂怠敖。皆若教大如

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

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上之庸大而
敏達者皆執祿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
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
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
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

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
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仁

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

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

自取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之者。孟子曰。天下之歸。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言民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

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

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鼃錯所

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

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

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

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鰕魚者獺也為叢

鵻者鷓鴣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陂

與驅同獺音闕爵與雀同鷓鴣諸延反○淵深

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鴣食雀者也言

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

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為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

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

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推柔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

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

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

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

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可勉也

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

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

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

化而入也此所謂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孟子 離婁 四之九

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曠安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

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

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孟子曰居下位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

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

不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上。得

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

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

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

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

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

孟子

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孟子曰。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束餼。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皇之是子丁之夕皇之也子丁之夕皇之其

子焉往

言焉於虞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

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父言齒德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諸侯有行文王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

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央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

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

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由此弟于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爲土地之故。

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

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愬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

揚其惡管中正則眸子瞭焉管中不正則眸子

子眊焉

眸子眊音了眊音耄。良言也。眸子眊者蒙家曰不

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廋於度反廋音搜

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爲。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

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

音笑貌爲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也。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

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

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

以還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

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

亦當從權以援之。不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

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公

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公

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

行也。文者公以三下。行。後之。以。公。後。

孫子曰君之不善教也

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

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

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

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

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

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父子之間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

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

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

亦戒之而已矣。

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口用三牲之

養亦不足

以爲孝矣。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

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

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

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

進也止所謂養口體者也者曾子曰可謂養

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

之。曾哲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

離婁

適音謫。閒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

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也。呂

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

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

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

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

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

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予所不與言者。

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

故孟子姑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以此責之。曰：克有罪。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

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

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反。

啜呂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趙氏曰：於禮

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

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

之中無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

告也

爲無之爲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

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

○孟子曰仁之實

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

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

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

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

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論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盡其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

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

大孝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

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

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

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

孟子
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映夷。畢郢。近

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

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

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

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

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其乘輿濟人於漆洧。

乘去聲。漆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

僑也。漆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

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

也。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洹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

爲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曰亦

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

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

小惠得子孟子之意矣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

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

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

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黍養之恩

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

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

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爲

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

同儀禮曰以

迫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曰諫行言

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

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

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

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

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綏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

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其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益

通使何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若君

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

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 ○孟子

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

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

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

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

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

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

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

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

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

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士於義。則信果。

亦未嘗不信果也。○井氏曰。上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

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曠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

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

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

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

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

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

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

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

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

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

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

之則是私已而已。○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

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難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王約之也凡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
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

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

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

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

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

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

同未知孰是疑○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

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

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苟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

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

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

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

之也。夫子嘗以問達告。子張曰。達者。行木之

之也。夫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問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

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事物

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

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有者能之○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文王視民如傷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安矣而聖人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武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仰也邇者人所易知而不

亡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

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

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

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

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

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

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

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

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

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

也。乘去聲檇音逃杙音兀。○乘義未詳。趙氏

時以爲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

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

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

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

三者皆其所記。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

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

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

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

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

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

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

孟子卷之四 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

繼之而孔子之事天○孟子曰君子之澤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

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

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

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

竭矣服窮則遺澤寔微故五世而斬予未

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

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

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

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

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

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

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

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

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

孟子離婁

四十一

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

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

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逢

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

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豕衆也。羿善射，蒙亦自能射，後為蒙所殺，愈，酒勝也。薄，言

射者。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酒。勝。也。薄。耳。

其罪非差左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
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
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
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

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大夫尹

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

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鐵也。扣輪出鐵。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

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

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

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齊戒。謂皆反。○惡人。醜貌者也。

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謂親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

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

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

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

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

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

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所惡於智者，爲其

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惡爲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

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

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見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

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

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

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

簡驪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

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

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游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湯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

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

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

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

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

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

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自反而忠矣。其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万而思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

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

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

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

孟子離婁

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

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

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

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

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

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

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

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往救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

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

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

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

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

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

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

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

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

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

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

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屏也。

必非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父母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

孟子

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孟何不也。左

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

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

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幸

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

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

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

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

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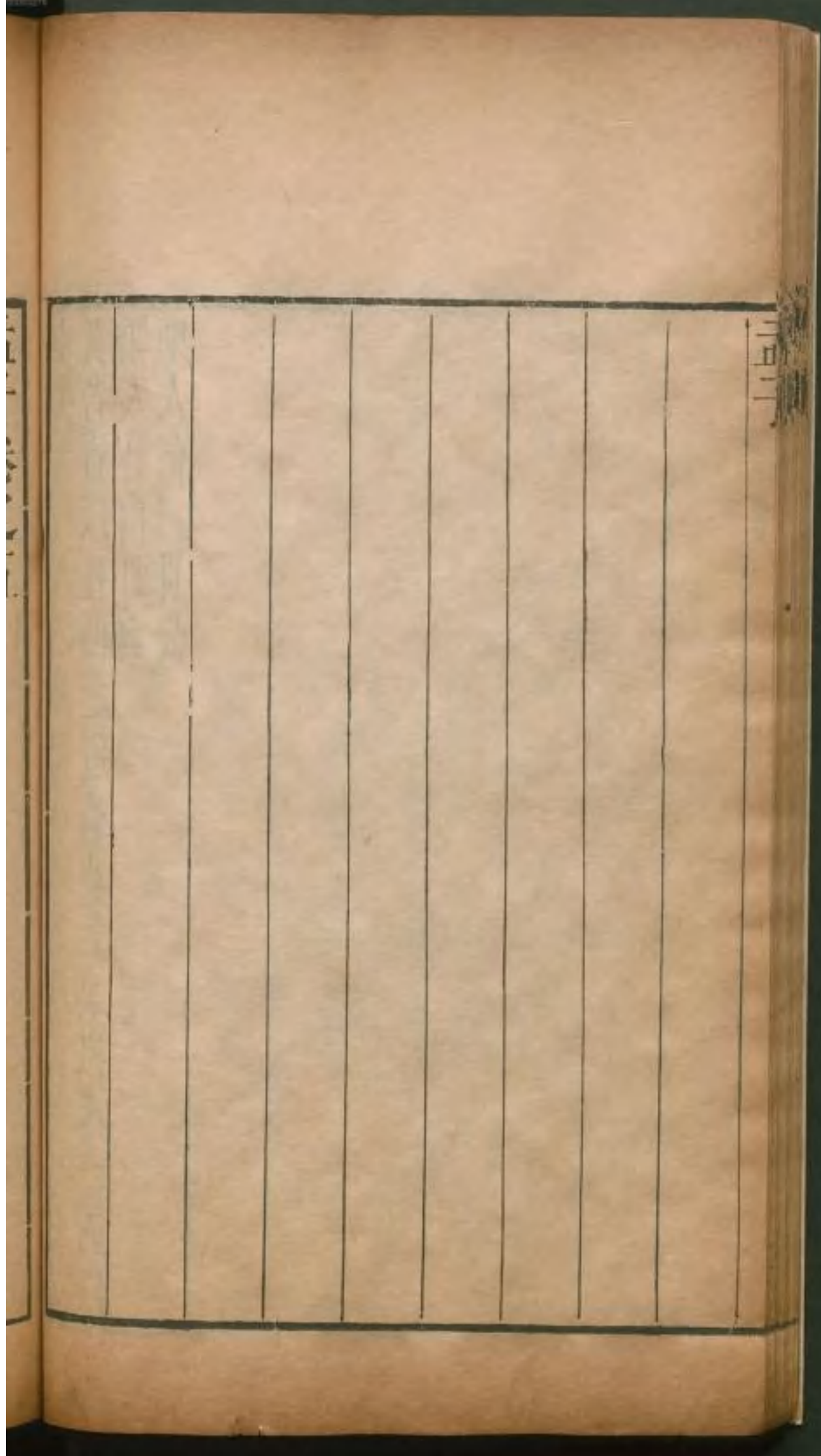
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

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適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

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

希矣。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
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
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
驕人於白日。與
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五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人無所慕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凡天下之士就之也待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孟子推舜之心如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

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

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黷父母。是以不告。

也。如告其廢人之大倫以害父母是以不告

也。

對直直類反。詩齊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離怨也。舜父頑母

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

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

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

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

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弧朕二嫂使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

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

拚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

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擇而下去得不死後

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井

瞽瞍與象共下上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

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

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皆也。績功也。

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

也。士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砥瑯

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

此物也。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

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

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凡而

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惻惻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

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

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

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

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以爲放也。事見曰。舜。汭。其。二。子。幽。州。於。驩。東。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

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二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
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
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
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

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
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
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
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
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覲貢之期
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

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兄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

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潮音

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感。輦感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占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爲祖落。過止也。密。靜也。入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

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以文害辭。爲臣使北而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幸。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聲。言齊嘏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而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齊嘏。夔夔齊栗。齊嘏亦允若。是

書曰祗載見誓服夔夔齊栗敬謹

爲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

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

舜敬事誓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誓服亦信

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誓服不能以不善

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

而子者。而非如○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

咸丘蒙之說也。

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

天下非一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

之私有故也。

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

諄反。

萬章問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

事而示以與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

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
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
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上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上事而事台百姓安之是民

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

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

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

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

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

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

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也。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

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

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

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

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故不有天下
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

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

金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又。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

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

言周公所以不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

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萬章問曰。人有言。

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

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

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焉。下。弗見也。非其義也。非其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禍之以天

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

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

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

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

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

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

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

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

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程子曰。予天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

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

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

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

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壽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即此。攷光

之民四夫四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

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伊尹樂堯

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也吾未聞枉已

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也

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

而已矣行去聲。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

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

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

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

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

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

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

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謂

事之入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

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

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

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辭如字。又音雖。○顏讎

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

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

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孔子不悅

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

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相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士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上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陳難。然猶擇所上。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癰疽侍人之事乎。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

爾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于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秦穆公也。

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

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川遂爲首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

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

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

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

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計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

奚舜祿不天於心故飯牛而神肥後穆公亡志

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夫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順者

孟子
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

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

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柳下

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

易果呈今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懼，與鄉人處，由由然。

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

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

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

仕而仕，孔子也。

漸，先歷反。○接，猶承也。漸，漬也。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

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

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

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

不至，則可以微罪行矣。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孟子萬章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難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爲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

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

事也

事猶作

樂者

集衆音之

小成

而爲一

大

事

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韶箠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畢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謂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鈔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智。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孟子

萬章

卷之十八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

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

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

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存夏

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外。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也。天子一位。公一位。當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惡周制妨害亡之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

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

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

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

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天

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

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大國地

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倍。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

八十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

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

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

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禮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

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

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

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以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

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關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余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

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人焉樂正其妻牧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

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

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

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

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上公下諸本多。

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

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

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堯元以女妻舜。故謂之

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甥。謂室。謂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養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

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誡。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

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曰卻之

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

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閒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

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卻之爲不恭也。

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開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邦交以道。如餽賄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臣。凡民。有。不。敬。是。不。待。文。而。朱。皆。也。受。受。夏。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書作憖從對反禦止也止人而
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
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
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
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
今書閔作晉無凡民二字讞怨也言殺人而
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
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
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
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
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曰今之諸侯取之於
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凡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

孟子

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孔子有見行可之未嘗終三年畱於一國也。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同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

孟子受進退惟義所在。恩校此章。孟子曰

問孟子之義則曰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恩按此章○孟子曰

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

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

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口而欲資其餽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

已非出處之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上於

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

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孔子嘗爲

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爲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

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

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

也。

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

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

諸侯寄也。謂不仕而食其土。亦謂之寄。

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

萬章曰：君餽之粟

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

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

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

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

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

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

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

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

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之一笑。笑爾亟拜也。

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

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

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

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

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

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

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

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

質與贊同。傳通也。質者十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

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萬章曰。庶人召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

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

禮之。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

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

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

召之也。

爲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

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名與

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齊景公田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

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

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

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名之是

不賢人之招也以上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

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

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來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

也生合言其前也視視以爲法也萬章曰孔子

人所視人求之焉。底與風同。鴈石也。言其平

也。知言其而也。禮也。以爲法也。萬章曰孔子

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

君命名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與平聲。○孔

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

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

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

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

皆然。隨其高下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

以爲廣狹也。

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

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

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

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親之恩。無

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得已而至。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乎色。

曰。王何卿之問

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

得已而至。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

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

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

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

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

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

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

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

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音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也。杞柳。杞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

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

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

潔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

之可使過。潁，激也。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潁，潁也。水之過潁，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

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

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孟子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
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以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
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
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
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
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
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
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
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
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二內也。非小也。義小也。非內也。○告子曰。以人之

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

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孟子

告子

孟子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

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

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

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白篇

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

求勝。卒不開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

○孟子

首至此。此則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意以
求勝。卒不開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
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孟季子問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

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

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鄉人長於伯兄一

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

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

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

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

惡平聲。弟爲之。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或曰生可以爲善。可以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

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

好去聲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

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

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

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

知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

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

上聲。獲音問。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黜。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義。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凶年爲

富歲
豐年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貴也。豐年也。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麴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

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扶筵也。

音平。耰音曼。饒苦交反。麴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饒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賁。賁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贅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

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

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

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且曰。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言日夜之所息。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
心也。平日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
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
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
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
平日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
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

又已隨而格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

其理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

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徹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本當無時待守之，而在

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木當無。惟特字之，則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日木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曰

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

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

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繳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召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孟子曰。魚我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所次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常少而亂曰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

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

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

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

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

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

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一簞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鬬呼故反蹴于六反。已木器也。蹴踏也。乞人。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

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並去聲爲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噍類之食今乃爲此二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

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舍其路而弗由。放

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合上聲○哀哉二字放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

省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全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

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

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

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

中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

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

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

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

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孟子曰今有無

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

六之十三

孟子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

伸同。爲去聲。無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

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

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

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體有貴賤有小

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

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

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楫棘則爲賤場師焉舍

聲櫝音賈楫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櫝也。養也。櫝梓也。皆美材也。楫棘小賤非美材也。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

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爲去聲。飲食之飲人。專養口腹者也。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

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

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

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

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

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

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

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

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

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

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

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

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

耳日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

此大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

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

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

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

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口惟心

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

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

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要求也。脩

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

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

貴於已者弗思耳貴於已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

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謂人之所貴謂人以爵

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

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

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

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

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

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

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

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

所為有以深助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

於不仁者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

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莠音踴。稗音蒲。賣

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

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莠稗之熟。猶

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

之義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美稗之熟。猶

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

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孟子曰。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占。彀。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

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

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

孟子 告子

孟子

聲。狂。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曰。問也。

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

聲。迎去。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

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

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

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鈎帶鉤也。金本重而

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木反食。

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與羽之謂哉金帶金也

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木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

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

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

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往應之曰。紵

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

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

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紵音軫。摟音婁。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

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

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

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

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

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

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

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爲愚哉。出爲耳。勝平聲。○四字本作

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

記說匹爲鴛是也。烏獲古徐行後長者謂之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

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間。淺陋
齷齪。幸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
不循禮。故孟子告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
之。如此兩節云。

館願畱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

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大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

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
可師。不必藉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
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
弟。而不吝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
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
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
齊人也。小弁。小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齊人也小

難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

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

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宋

慤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慤。口莖反。宋姓。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

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說。○則宋慤方欲見楚王。然其不悅則將見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將○宋○齊○方○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鉏○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昭○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曰軻

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

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

以利爲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

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

有義利之殊。而其以親有與亡之也。○孟子居鄒。異譯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

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

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

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

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

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

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

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

不享矣

以其不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

屋

廬子悅

或問之

屋廬子曰

季子不得之鄒

儲

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

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

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

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

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有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孟子曰居下立不以賢

而不爲之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爲後

上下言上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

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

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

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

孟子

告子

六之二十三

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

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

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

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

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

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

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

有則髮必識之

水名。縣。勳。齊人善歌。高唐。齊。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

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

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稅音

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孟子

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國。上地荒蕪。貴老。夫賢者。皆口克。王立。則有慶。一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

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

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

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

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

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軟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軟所洽反。糴音狄。奸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易教命二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族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幾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雜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

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聞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一戰勝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

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滑釐音晉○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

滑釐所不識也滑釐音晉○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

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

宗廟典籍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

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

損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

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

心在○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

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與國

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

孟子曰吾欲一十而反一可也○白主名月開人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其危亡也。○白

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月。周人也。欲更稅法。二

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

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

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孟子曰。子

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

之道貉道也。

貉音迫。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

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

圭亦知其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

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孟子

告子

卷之二十八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

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

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

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

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主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

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

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

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壅塞故水逆行。今乃壅水。

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

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

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曰：其爲人

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

孟子告子

六之二十九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

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

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

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

於有以來。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

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

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兄

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

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其所受亦
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

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

舜耕歷山。

三十登庸。

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

鬲遭亂。

鬻販魚鹽。

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

楚

莊王舉之。

爲令尹。

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

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

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人一旦

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鍊動其心。堅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

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

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

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

發於人之聲。然後

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

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

也。拂士。輔弼

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

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孟子曰。教亦
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
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七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

以出者也。

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

之全體而無不盡者。

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以大學之序言之。

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

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而不足。以爲智矣。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俟之。所以順。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巖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

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

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孟子

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

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

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已

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

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彊恕**

而行求仁莫近焉。彊上聲。彊勉强也。恕推

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

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

則私不容。○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者

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

之而不知其○孟子曰人不可以無心。無心

之而不知其

道者多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

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

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

以爲得計，故無所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

恥，一事不知人，則事事不知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

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孟子

盡心

七十三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

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

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

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

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

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

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言不以貧賤而

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

義見於行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

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

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孟子

盡心

七之四

孟子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

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欲音坎。附益也。韓

魏音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

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

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

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

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于譽

田鑒井。命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猶虞必有達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知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爲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

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太音扶

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

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

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

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孩提之童無不

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無不學也及其長也無不學也及其長也

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

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

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

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

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動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爲其所

孟子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不爲不爲不

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刃

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卽

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安婦之道也有安

士嬰臣皆以安士嬰爲悅者也言大臣之計

爲容悅者也

此鄭氏之事安婦之道也

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

人之務悅其君春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

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

張子曰必功覆斯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

四等客悅侯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

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

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存

○孟子曰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孟子

盡心

七

孟子
五十一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

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

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

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

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

今既得之。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

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

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中天下

焉

樂者音聲之通。地廣民聚。澤可遠。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去分

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

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孟子盡心

七之八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

仁人以爲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

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食肉矣。曰。此大非之。八口之

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雞。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

家。可以無饑矣。

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雞二也。餘見

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

雞。養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

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

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

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有術必觀難爲言。爲仁不可爲衆之意。

孟子曰有月容光必見其理也。此言道之有本。

難爲三日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

其淵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淵水之湍急

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淵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

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是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乃能至也。

舜之徒也

孳孳勸勉之意。言雖本至

雞鳴而

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開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臙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謂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拔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孟

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利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

也。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

也

於一者之謂而執其中近道也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

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二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

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

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

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

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志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

幽之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

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辭諸作營勅音外與

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

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

○孟子

道未竟爲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

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

私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

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

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

歸卽爲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

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

則假之而已是以○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孟子盡心

七之十二

孟子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

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

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

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

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之章音也。○孟子曰。上可事。塾丁念反。○塾

是

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國彭更也。

之意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

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

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著。心之所之也。士既未

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

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

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

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

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孟子盡心

七之十三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食音嗣。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

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

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

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

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然則舜不禁與。與

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矣

言事勝之。心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

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聲。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

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

躋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躋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

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

於父母可以解變。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

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

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

以爲心者莫非大堦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

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

處之。○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事矣。

七十四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范齊昌。居謂所處之

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

孟子曰。

張鄒

義文

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

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見於面。

魯君之

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垤澤。宋城

門名也。孟子下又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變二品。下。文。失。音。○食音。○明。畜。許。六。反。○

孟子曰食而弗愛未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助明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

犬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將猶奉也詩曰

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

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

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

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

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

其兄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紼

而已矣。紼。終之忍反。○紼。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

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覓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

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

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願於嫡母而不致終喪。其傅爲請於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喪。丑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喪。丑

何如也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王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疑當時此禮。曰。是欲已廢。或旣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王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疑當時此禮。曰。是欲已廢。或旣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

終之而不可得也。

雖加一日。

愈於已。

謂夫莫

之禁而弗爲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止。

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太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人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

○孟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

不。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

同。有。如。時。雨。化。之。者。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孟子

盡心

七之十六

孔子之於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

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有答問者。就

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由賜有私淑艾者。艾音義。私

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竊也。淑善也

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及。若孔子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此五

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

也。人○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

也。幾音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為拙計變其設率

為上聲。幾音。古。候反。率音。

也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

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

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

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

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

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

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

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

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

二焉。

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

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大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

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其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

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隨

過不及之不同然。○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銳者其迅速

退速

退速

退速

退速

退速

退速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

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

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

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

本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

無僞也

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因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

孟子

盡心

七之十八

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不
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
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
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
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
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
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
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
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
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

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國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中也

以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

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孟子盡心

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

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征

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

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

或有害於義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

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

或作幽楊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罪從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也

或作肉。楊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已。○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

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

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

孟子

七之一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
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王
地如角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之崩也○民爲暴君所虐○孟子曰梓匠

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

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媧烏果反一飯食也糗乾

脯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

○孟子曰吾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

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閒耳。

閒。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議察非常。今之爲

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

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孟

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孟子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

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

能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可以見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孟子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

孔義所以辨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

信仁賢則國空虛

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

亂

上義所以辨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

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

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

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社上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

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是故得乎丘民而為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

是民為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

則常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

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

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之意。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

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作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

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

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

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

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曰。孔子之去

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孟子曰。君子之

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

臣皆惡。無。○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所與交也。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賴。孟子曰無傷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皆從心。蓋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傳寫之誤。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即風柏舟及大雅

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墜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

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昭昭明明也昏昏闇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

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句介然用之而成路

句

爲閒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

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

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

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

蟲是也蠡者蠶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

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曰

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孟子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

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

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

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

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

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

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

子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上。川之一。野。自。泉。承。虎。虎。負。隅。莫。之。一。牧。嬰。望。見。

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

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

爲士者笑之。爲善也。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

嵎，撓，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

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

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浩生不害問。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曰。樂正子。可人也。孟子曰。善人也。言人也。趙

張子曰所謂善者則何命於天道○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

曰浩生姓不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

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則可謂善

人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

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充實之謂美方

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

加大而化之之謂聖人而能化使其大者混

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

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七之二十六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

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今之與易墨

歸斯受之而已矣

聖人見利不惑。楊氏曰。太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逐豚也。

之豕豚也。苙。圍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

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

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

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

緩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

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孟子

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七之二十七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盆成括仕於

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矣。

盆成。姓。括。名也。特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

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業而未成者蓋作人所以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快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

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

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

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孟子盡心

孟子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人。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窬
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
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
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
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
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
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士未可以言而言。
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而
是以言而不言。是以言而不言。是以言而不言。是以言而不言。

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

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音忝。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

餽，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

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

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

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

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

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

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若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榘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榘。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冰炭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

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以此之後。食必思棗。故

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案曾子以父嗜之父必思之

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

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

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肅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

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

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

也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緇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環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

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

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

問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輒稱之。不

稱而已也。黃。平也。掩。覆。

行而不掩焉者也。

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哲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

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

孟子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

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獨

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

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獯者曰。何必如

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

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

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闕如奄人之奄。閉藏之

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

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傳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

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

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也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

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

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獇。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

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獇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獇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孟子曰。由堯舜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孟子曰。由堯舜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由湯至於文王。五

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

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

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

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

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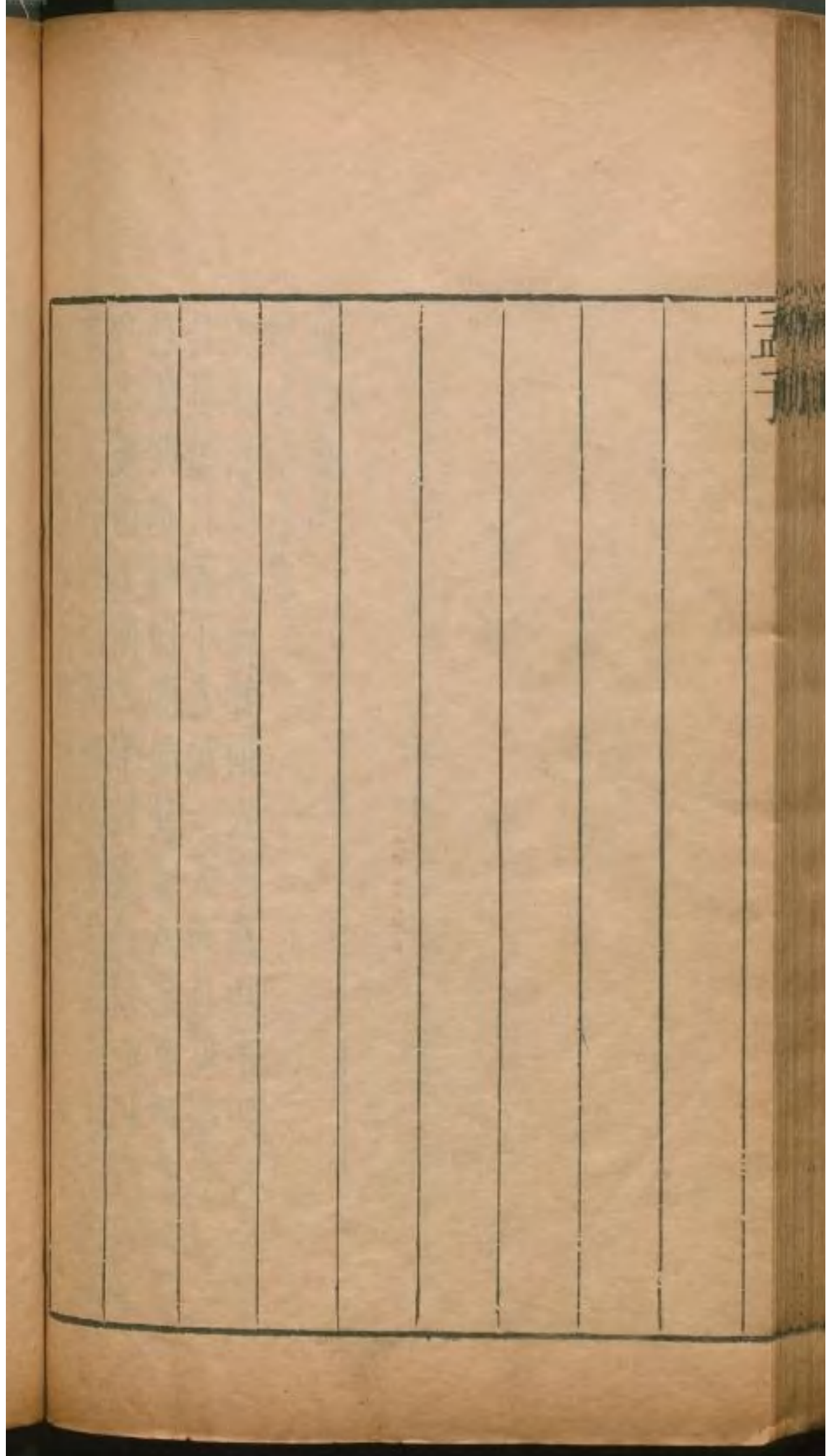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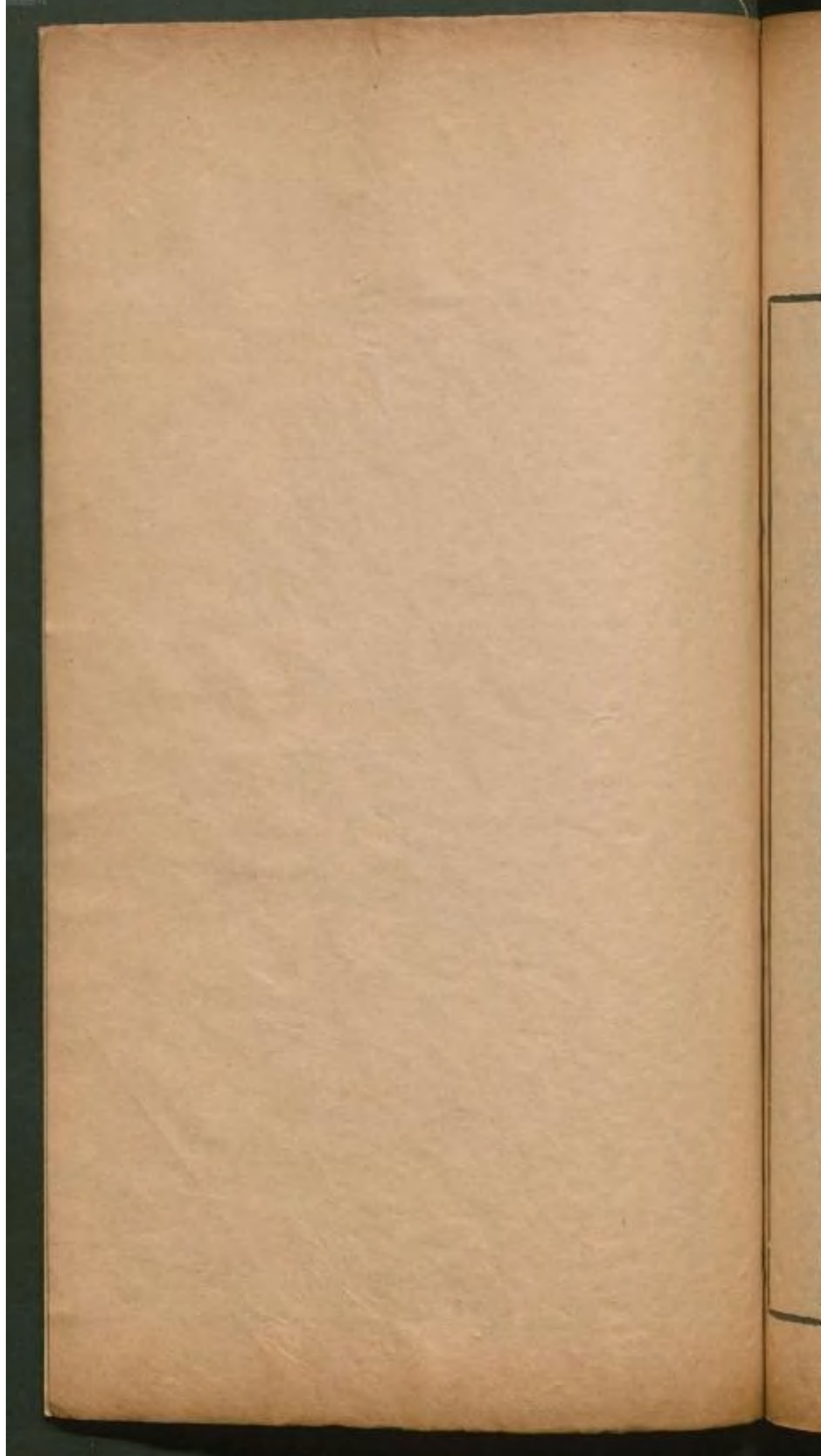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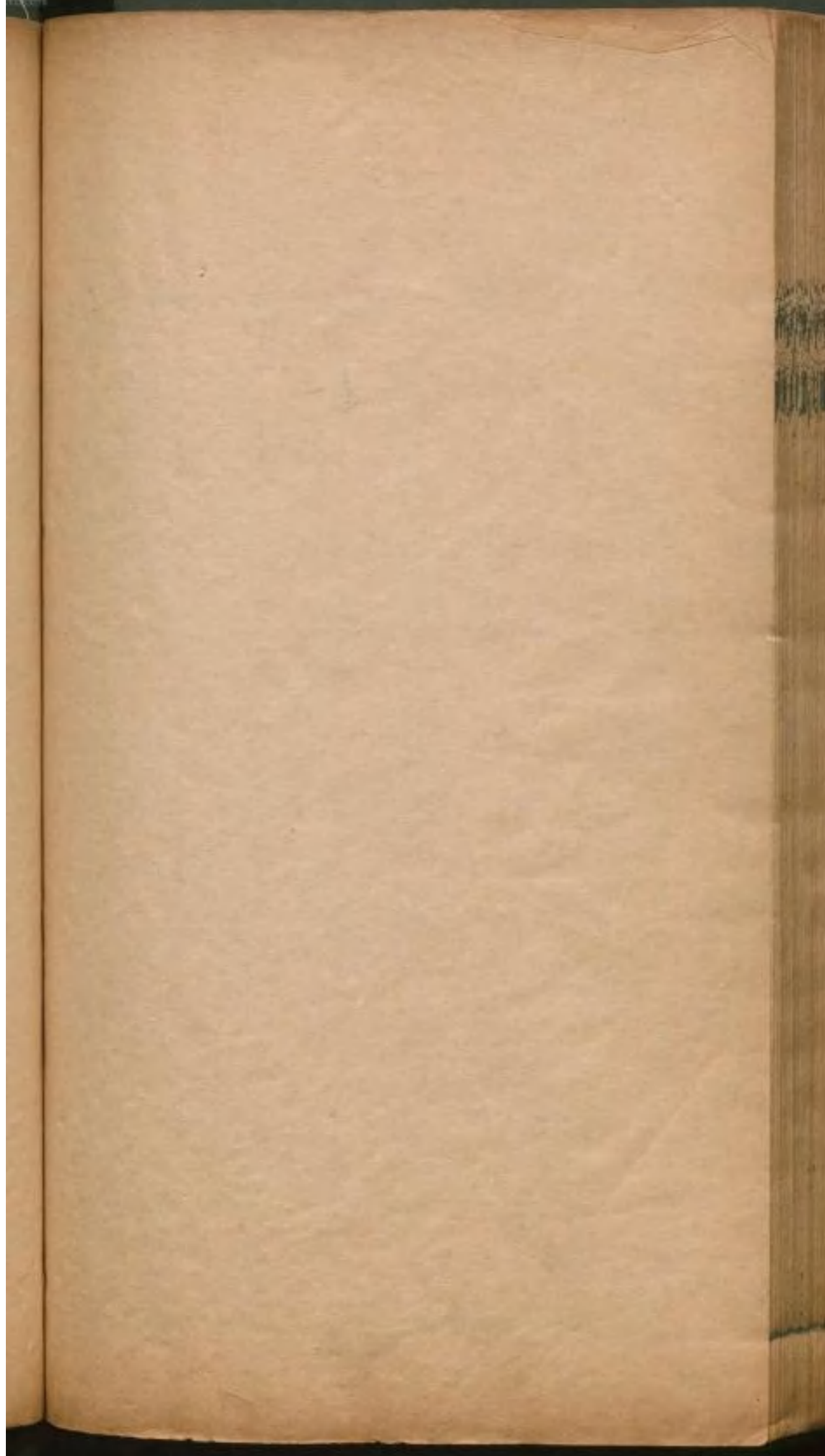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智莫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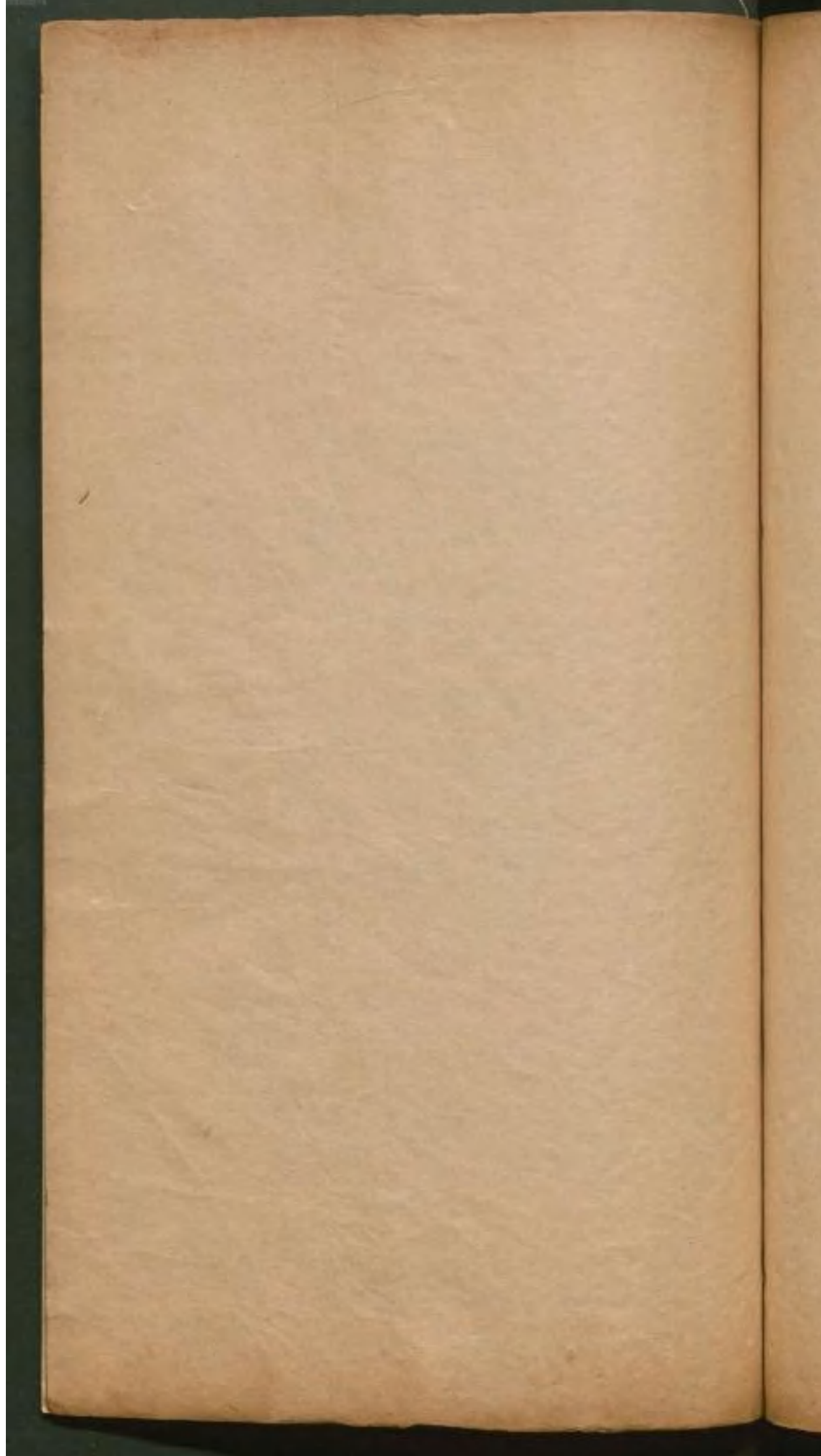
學不傳道不行。曰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
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
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十四百
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
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
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
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
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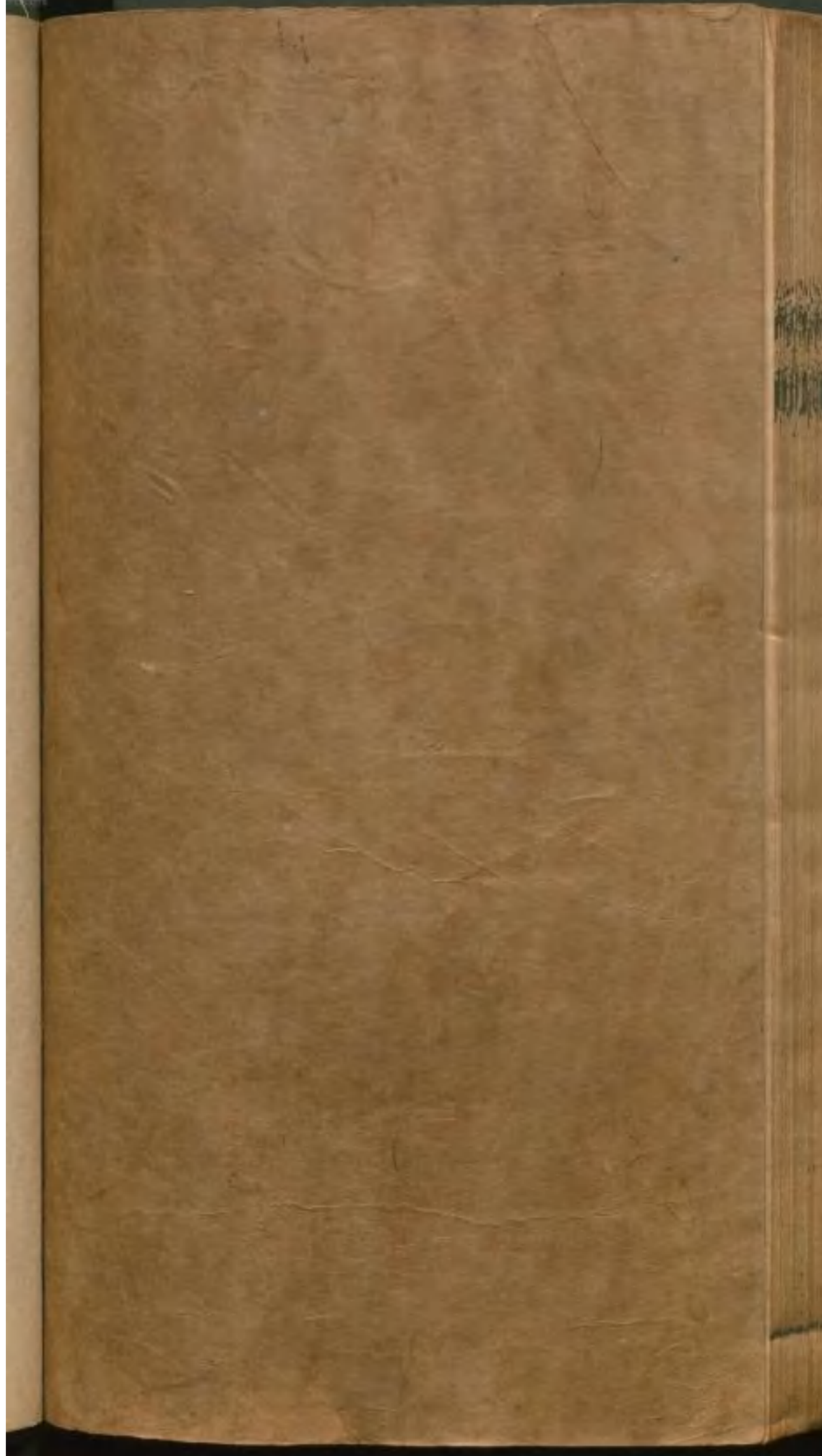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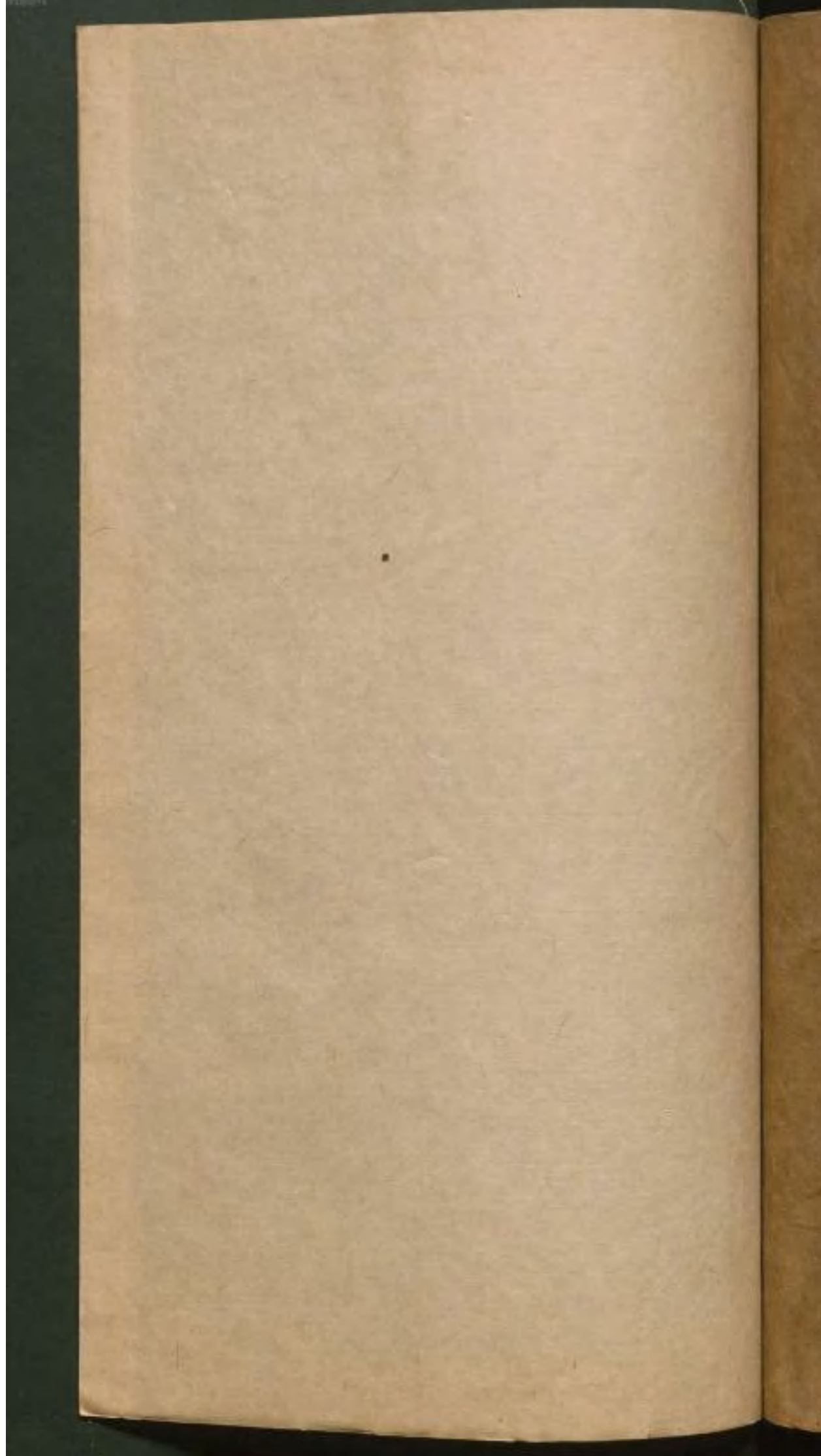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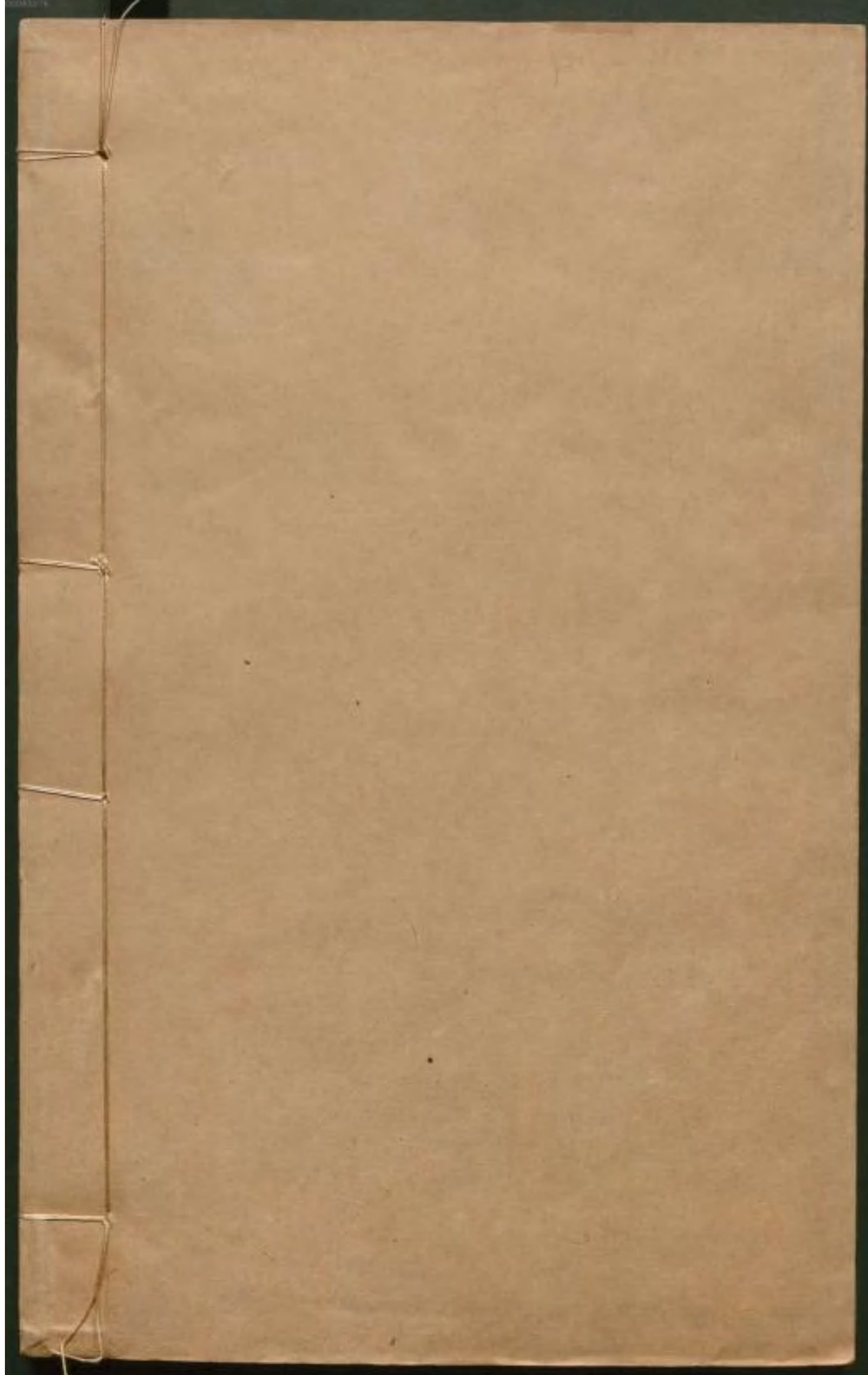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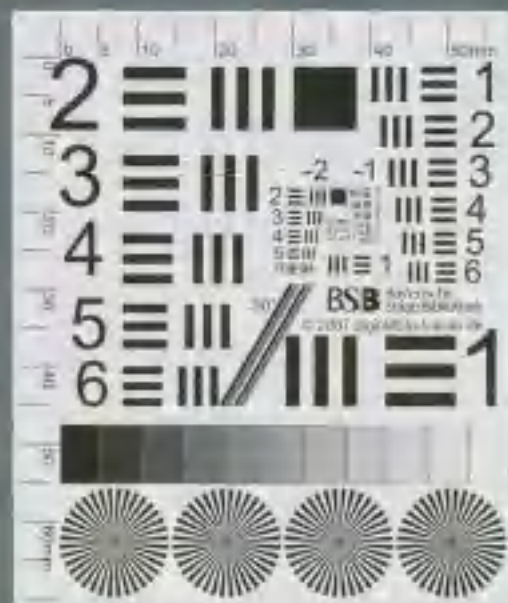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叔公深其於滅有其知之遠。鄒序文哉傳篇百不傳之

所之人欲津而天聖成其天下賢習焉莫知